

吴稚辉论证及其他

不 照 復
許 樣 製

本書名：

吳稚暉論政及其他

編輯者：

T. S.

印行者：

出版合作社

發行者：

一九二八年七月

定價四角

實售價三角二分

目次

寄汪精衛先生書	一
答馮寒電	一三
答馮儉電東電等	一五
答馮支電	一七
致馮寒電	一九
讀了汪先生分共以後的贅言	二一
讀了汪先生的兩件大事	六一
弱者之結語	八五
勸大家相安一時	九九
請求更正一個字	一一三

覆謝國馨書	一一七
關謠	一二五
相當時期的話	一三五
中山先生黨國存亡問題序言	一四三
中央日報創刊祝詞	一四九
學總代表大會中之訓詞	一五五
書汪先生最近宣言後	一六一

寄汪精衛先生書

精衛先生執事：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再奉書於執事。如以私交言，將出不遜之言，自應求先生恕其冒犯。倘以公義言，則言之激直，有不敢不盡其詞者。今有慈父殯於郊，忽以變殭屍聞，每夜必出殺人，行路裹足，則剖棺而視，白毛窸窣然，遍於體，非復慈父狀態。爲之子者其哀痛何如？又有愛子，隔日向趨庭，溫語依依然，忽明日由塾歸來，怒其目，擲書包，趨廚下奪菜刀執之，逐殺家人，不得已檻於書房，又日夜叫囂，伺隙則破柙出，較劇盜爲猛，非復愛子。爲之父者其哀痛又何如？我輩愛先生，敬禮則如父，期望則如子，而先生今日狀態，已變成殭屍及瘋漢，我等哭笑皆不可。痛苦極矣！弟等之所以有此言者，以前不必論，即自今年四月一日相見而後，至於今日，先生之離奇怪誕，真使人莫名其妙。如先生果已歸化共產黨，不過借國

民黨爲一種見客之面具，是則先生已服膺陳獨秀而爲之第二矣。先生居武漢三閱月，代共產黨恣意破壞國民黨，亦固其所。又如先生果如淺人之所測，不過好爲領袖，貪聯共之策，植勢可深厚，故至于山窮水盡，又必詭言反共，而不忘倒蔣，是二者而果信，則先生僅僅變爲殭屍，原亦可言不瘋。

但最近一週前，七月十八漢口中央日報發表所謂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之宣言，詞氣之間，有所謂共產黨「決議案之內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似乎主席團中的先生，絕非立在共產黨方面，而又灼知利用共產黨之不可能。然而何以又其勢洶洶，如欲率領張發奎之共產軍，願爲流寇，圖擾浙閩兩粵。爲最後之奮鬥；難道目覩共產黨禍湘禍鄂禍贛，慘痛不忍正視，復欲率此醜類，再禍鄰境，再禍鄉邦乎？汪精衛復何面目詆譏昔日之禍粵者。彼輩止楚弓楚得，以爭私利而已，而汪精衛乃率赤帝醜類，賣國劇盜，再據海疆，以便海參威之勾通。是先生將爲吳三桂猶不食其肉之舉動，豈非由失心而瘋，且厲氣所積，又變爲殭屍耶？

今且先載七月十八的中央日報政委主席團之報告於左：

其言曰：『本黨於今年三月開第三次會議，議決本黨與共產黨開聯席會議，討論一般的合作辦法，尤爲本黨對共產黨之誠意的表現。自有此決議以後，本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便邀集共產黨諸負責同志，開聯席會議，或每日一次，或間日一次。開會時間往往延至四五小時。對於國內外一切問題，皆提出討論，共同解決。政委主席團以爲如此辦法，必能使容共政策，得更大的效果。』

『不幸六月初旬，政委主席團忽然由共產黨負責同志交給一個秘密決議案。這議決的內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這一位負責同志的姓名，此時不能宣布。所可聲明的，這一位負責同志，不是以秘密形式，而是以開誠形式，來與本黨商榷。惟共產黨方面，立即將這一位負責同

志驅逐出去了。其罪名是洩漏秘密。共產黨既然如此瞞神瞞鬼，所謂聯席會議，豈不是一種具文。此不能不令政委主席團大爲失望的。

今祇將這議決案的內容摘要宣布如左：

「（一）關於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上級機關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

（政委案）這種主張，對與不對，姑且勿論。但這決不是本黨的主張。

民生主義裏說明「耕者有其田」的意義，但是同時說明「要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總理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演說耕者有其田的意思，再三叮囑，要求這種主張之實現，必須農民起來，在政府領導之下，以和平方法，得到解決。如今他們却主張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豈不是與本黨的主張大相違背？倘使共產黨方面在聯席會議上提出這種主張，與本黨商榷，甚

至爭論，甚至決裂，尙不失爲相見以誠，光明正大。然共產黨方面絕不提
出這種主張，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軍民衝突事件發生後，共產黨方面也
承認農民運動的幼稚與錯誤，也承認應加以制裁，却不道湖南農民運
動所以如此幼稚與錯誤，完全是不受本黨上級機關之指導弄出來的。
而這却是共產黨方面的主張。共產黨方面，如今却又以本黨制裁農民
運動之幼稚與錯誤爲藉口，而說本黨不要民衆了。

「(一)在中央委員中增加新的領袖，將老中央委員代替了。」

(政委案) 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須知中央執
行委員是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的，如今却將新的來代替舊的，這豈不
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織？豈不是根本的破壞中國國民黨？
「(二)國民現在的構造，必須改變。」

(政委案) 這種主張，更是荒謬，其破壞本黨之陰謀，可謂盡情暴露。

「(四)消滅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

(政委案) 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國民革命軍，而建設共產軍。本黨自實行總理容共政策以來，在武裝同志中，向來沒有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的區別，每每對武裝同志演說，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無可分析。這是本黨負責同志所諄諄而道的。如今他們却偏要分出誰是共產黨員，誰是非共產黨員，要武裝兩萬共產黨員來消滅非共產黨員的軍隊。所謂工農分子，其名則美，既經挑選，其必為共產分子，不言可知。這種主張，如果實行，則國民革命軍與共產軍戰爭，必不可免。這真所謂大亂之道。

「(五)以知名的國民黨員作領袖，(不是共產黨員)組織革命法庭，處罰的反動的軍官。」

(政委案) 這種主張，不值一笑。在共產黨看來，知名的國民黨員，不過是共產黨的劊子手。

「政委主席團自發現這決議案以後，因關係重大，不能不審慎考慮。既不願輕率的破棄革命聯合戰線，又不能不爲本黨生命及國民革命前途謀安全發達之保障。乃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正當審慎考慮之際，而七月十三日又有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對於本黨，厚誣醜詆，無所不至。並鄭重申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這是共產黨員破壞本黨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國民政府是本黨執行命令之最高機關，既然退出國民政府，便無異脫離本黨。乃偏說退出國民政府以後，仍在國民黨。於理論上實爲矛盾。且國民革命及各級政府機關，都屬於國民政府統系。既然退出國民政府，則在國民革命軍中，及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

本黨既發見了共產黨方面危害本黨生命的議決案，又發見了共產黨方面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容共政策，已可謂破壞無餘。然本黨仍體念總理遺教，對於共產黨力求容忍。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七月十五日通過決議案原文，與共產黨七月十三日宣言，兩相比較，誰是極意保持革命聯合戰線，誰是任意誘過他人，藉端攻擊，讀者必能一覽無遺的。」

※

※

※

※

精衛先生，吳稚暉讀完右邊所載之宣言，最爲難過。從頂門麻起，麻到脚底，肉麻得耐不得者，就是「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又就是」既不願輕率的破棄革命聯合戰線。「爲什麼爲了這三句話，肉要麻到這般田地？」就是把列甯的恨世認做革命；尤其是把鮑羅庭那班賊強盜，算做革命黨，更十分叫耳朵吃虧，把陳獨秀李立三那班惡徒，也算做革命黨，同他們結起革命的聯合戰線來，還要生在一塊，死在一塊。何物共產黨，有如此魔力，能叫白面書生的汪精衛傾倒如此？汪精衛不

知如何中了風着了魔，如醉如狂，並香臭黑白，一切顛倒，竟放任那班惡徒縱惡了三年。中山先生的容共，批示在鄧澤如先生的呈文上。批得清清楚楚。止爲他們要借共產搗亂，妨害國民革命，所以收容到國民黨裏來，叫他們服從三民主義，停止他們錯認的共產政策。精衛先生！你發什麼瘋，要同他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結起革命的聯合戰線來呢？

所以先生在武漢綜合演講之詞，訂成一小冊，不久尙有此間報界的忠厚長者，同你對牛彈琴。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資產階級民主政體，辨論起來。他還諷示我應當辯駁，豈知我在一個月前，便大澈大悟，覺得先生不過癡人說夢，何必化了氣力，我們反來對實策做史論，徒然叫那班共產黨惡徒，坐在旁邊好笑呢？因爲主義政策，共產黨的實際，那裏有這麼一回事。我對旁人早說，汪精衛先生替共產黨辯護，若共產黨果有一毫實際，果然是無產階級專政，我當樸通的跪在地上，受共產黨的洗禮，其去馬格斯牛格斯更十萬八千里。共產黨我在一個月前，尙信他

們有合于張溥泉先生品題的，叫做強盜主義。我也曾經賞贊他，稱他爲有訓練有組織的李自成張獻忠主義。然而一個月以來，我却大大以爲不然，那裏夠得上強盜，更那裏夠得上李自成張獻忠？強盜李張，都被共產黨笑爲英雄氣概的一種，他們還嫌強盜方法太老實。共產黨者，簡直是一個寡廉鮮恥，萬惡千刁的毛賊。如是而已。請以一事作證，自從反共以來，曾聞有捉到共產黨，臨死戟指痛罵，慷慨就死者乎？無不叩頭乞命，聲淚俱下，以求倖免。此非彼等之卑鄙，仍是彼等之策略。苟僥幸得釋，而搗亂如故。所以凡稍有一知半解，具些少的人根人氣者，決不會成共產黨。凡成共產黨者，決然再沒有一毫人根人氣，能轉移其賊性。何以辨其爲共產黨？則其人第一先要終身沒有一句真話，第二以能騙人爲第一種道德。所以他們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無產階級有產階級，什麼革命戰線革命方法，都不啻若自其口出。我輩最好惟掩耳不領教。猶之乎你替賄選議員去談國利民福，真算你的倒霉。汪先生還要替他們去結革命聯合戰線，要生在一塊，死在一塊，我連帶想到

了那個麀頭鼠目的陳獨秀。肉麻呀，真正肉麻！

先生若說我言之太過，我自然也原諒那班赤俄，他們止是遙遠的革命，綿亘了一百五十年，終不成功。眼見一票一票的人送到西伯利亞去死，所以積忿成恨，積恨成厲，變爲什麼當也不肯上，止要能達洩忿目的，什麼手段都肯用。因爲什麼手段都肯用，所以什麼說鬼話用騙術，都算做最高革命方法，至于共產主義，無產專政云云，都是說鬼話用騙術的材料。你看木司科，無產階級整千百的睡在火車站待合室的內外。那專政的，止是幾個說得鬼話更像，用得騙術更辣的共產黨。所以蘇俄也居然要冒充世界革命黨，且倒慢些瞎說。何況要同他結革命聯合戰線？至於中國的共產黨，更是不堪。他們並無入什麼忿恨，簡直閉了眼睛一想，都是造假鈔票的詹大悲，痞棍的李立三，無行文人的陳獨秀，一班頂髒骯的垃圾。成起來的糞堆罷了。

精衛先生呀！你何以至死不悟，還要率了死臭的小共產黨張發奎等，去擾亂

父母之邦呢？你到底何時因天狗星經過你的睡床，你才變了疆屍？你飲了什麼狂泉，就失心的發了瘋？我細細追原的原諒你。因為你在北京看顧總理的疾病，太勞苦了，亘兩三月沒有好睡。陳頌平先生批評上海店夥，對客沒有好聲口，止為睡眠不足，肝火一旺，容易失去常度。何況你是數月不得好睡。嗣後且亦果曾激發肝病。先生至今的如醉如狂，大約是肝火太旺。果然止是如此，願你在廬山為長時間的休養。我們哭笑俱不可，痛苦萬狀。話太激直，望你多多見諒。弟吳敬恆頓首，七月二十六日。蔡李兩先生亦寄聲候你。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答馮寒電

洛陽馮總司令勛鑒，寒電敬悉。北伐方殷，而武漢之師忽決計東下，或且南行。此間正深焦灼，如欲任其蹂躪，自然有所不忍，苟欲正當防衛，又將如何北留？天幸我公仗義，嚴詰是非，痛陳利害，冀迴狂人之聽，甯不額慶。惟聞汪君等曾覆我公禱電，謂南京決難寬恕。又聞彼等新受第三國際訓令，一致改口號爲「反共倒蔣」。如其反共可以倒蔣，則聯共尙需倒汪。離奇顛倒，成何名詞。綜此而觀，非反共係蘇俄策略，則倒蔣爲個人私怨。則請我公再電彼方，四月此間反共實與蔣君不涉，皆弟等不忍亡黨賣國，恐共產黨爲幼稚之擾亂，故亦爲幼稚之抵抗，則請汪君等勿以蔣君爲功狗而必烹，亦不必重苦江東之民，使必嘗湘鄂幼稚錯誤之慘禍，急止其師。弟等當面縛自獻，求汪君等割刃以快厥意可也。否則回復其涵負之素抱，因

彼此反共，幡然攜手，尤善也。而同室操戈之戰禍，以免。中國幸甚，世界幸甚。頃問李
蔡諸公，適多未集，弟等急不擇言，謬先哀鳴，一俟李君等集合，再議詳答。并乞以區
區之意，轉語同志也。弟胡漢民鈕永建吳敬恆同叩。嘯。

一九二七年，八月。

答馮儉電東電等

鄭州馮總司令勛鑒：疊奉要電，適以介兄行赴淮北前敵，此間同志或假或病，一時不及協商，弟等日日繞室馳念，久稽莫答，歉愧良深。我軍三月以來，所遭極艱，一阨於滬共披猖，不幸而有斷腕之清黨，再阨於漢謀東侵，倉卒而有調兵之守境，皆致貽誤戎機，適長北寇之燄。及今權衡輕重，不得不忍痛并力北顧。介兄之親臨前線，正與尊情遙合。弟等紉佩忠告，敢不力贊盡畫。望公隨時洞示機宜，俾能因應恰當，黨國幸甚。我公儉電所謂至於萬不得已，可使咎有攸歸，誠名言也。汪君等敬電，已知嚴切訓令，俾共黨退出各團，則較去年廣州三月二十限共黨不得爲部長選舉不過得三分之一，手段已隨時勢而遠辣。袵兄之臂，教以徐徐，弟等何敢多存奢望。且方今汪君之氣猶率其志，彼以爲惟書生乃是言黨，凡軍人必皆成閥。介兄

適當其衝，尙令不屑並舉。古人所謂成見塞胸者，勿驟與衡理。常俟其氣之徐平。誠哉如此矣。所以開封會議欲速不達。公之苦心，猶必待稍久而後見也。助我者友之，誤我者遠之，謀我者仇之。稱物平施，原不必故示長厚。近來武漢宣言共黨之罪，知其不惟錯誤，實曾灼見陰謀。然而僅進於三月二十之一步，忍遠之矣，猶不能有四月十五之決心。無他恥仇之耳。因方有所不足于此者，安能不聊厚于彼，亦人情之常。弟輩容忍者曾一年，豈反不聽汪君夷猶斯須。故欲強所不歡，使汪君等必早來開封，見其尙不願見之面目。弟等亦何敢出此耶？瑣屑問題，于百忙中刺刺瀕公，負疚滋多。然而感公調護之篤，稍盡曲折，亦以表其低徊往復，知去佳境不遠而已。張蔡李諸君曾預表同意，未獲署稿。尊處同志亦求遍轉，恕不一一。弟胡漢民李烈鈞鈕永建吳敬恆同叩冬。

答馮支電

鄭州馮總司令勛鑒，伏讀支電，喜極而涕。我等終身之交誼，最近之努力，均不至爲三五棍諛如陳獨秀李立三所賣，此總理在天之靈，終發其奸險，而促我等之集合，俾竟垂成之功也。稱慶之餘，俯首總理之昭佑，黯然而神傷。漢上諸同志，所謂個人問題無關重輕，豈特無關重輕而已。在弟輩鹵莽從事，過舉極多，倘共黨終於實信處此，如何而能不矯枉過正，方日夜恟懼，默祝我友之我助，安敢有絲毫缺望。嗟乎書本上之共產主義，未嘗非一種之同志。但總理則合萬流而并包，列甯乃強世界之類我。相去毫厘，差以千里。我而忠於我黨，自應容彼，彼亦忠於其黨，却應謀我。矢人函人，擇術不同，求果自異。况江南之橘，逾淮爲枳。彼等所造中國之信徒，八九佞巧。其父攘羊，其子殺人放火，亦固其所。所以欲始終容共，並非理論所不通，乃爲事實所不許。然欲弟輩之淺狹粗莽，既當交絕，不出惡聲，又應不惡而能極嚴，當

然遠遜於漢上諸友，正撫心而愧發難之過暴，止翹首而冀我友之終諒。當日正如鄙諺所云，啞巴吃黃連，雖不能說得分明，然知實有其苦。此則聊可塞責而已。情勢今既至此，糾紛即已消盡。漢友前電，已令共黨完全退出黨部，則黨事止有整個之善後，並無兩派之爭執。開一第四全會，促第三大會之進行，早求澈底整理，自亦宜之。然南京會集，漢上已一再決議，我等亦掃室久待，在漢友止須實踐四月之宿諾，在此間奉交總理之愛都，則漢上重要分子劍履所及，來柄大政，庶弟輩奔走後先，則可免致隕越。故共黨已擯，問題不在黨紀，而軍閥將殲，大計乃在北伐。止須執監委員湊集於一堂，忠實同志遍衛於全國，我軍人同志請任潮輩坐鎮南中，望孟瀟等肅清上游，而中正隨我公與百川等直搗幽燕，海內定即黨國之進行不難矣。弟等感喜交集，馳貢緬縷，不盡百一，佇企明教，速達美滿。諸同志處並已一一將尊電轉去，俟彼等別復。弟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蔣中正胡漢民李烈鈞張人傑鈕永建

蔡元培吳敬恆李煜瀛同叩齊。

一九二七年，八月。

致馮寒電

鄭州馮總司令勛鑒：奉真日賜電，命赴安慶會集，弟等欣然贊同。文晚致覆台端時，介兄正登車去滬，示以電稿，彼笑而立署其名。詎料元早乃傳介兄有去志。卽晚赴滬挽留。比至滬濱，彼已赴寧波。去春煜恆至平地泉挽公。公上庫倫，止相差數小時，白駒絕維，翩然竟杳，其悵惘相同。友人出宣言相示，並云介兄宿搆者有日。上車時曾遍示其袍澤，特未示其長衫友人。讀竟乃大喜。夫讓而必至於會，會且必赴各非所居之安慶，則雙方尙有不可思議之小隔閡可知。終需相與退讓，乃能一致。容共之錯誤。既先後痛哭流涕而追悔，則個人之犧牲，亦宜彼此爭先恐後而自動。雖弟等自信，能至議席讓步，然何如介兄早讓之直捷。蓋自共黨搗亂而後，彼此拘束之力，無諱爲薄弱。甯方尙留倒汪之殘帖，漢上亦有罵蔣之新電。雙方樞要，皆無

奈何其徒黨。左整備雍容揖讓，互通情懷之時，一方乃不能不停止其北伐，一方又不能不揭櫟其東征。玉帛與干戈，將錯亂而並用。豈不勝笑萬國。所以騎馬不必尋馬，釜底可以抽薪，止需犧牲任何一方，便不必有會，亦無所用議，即完全自然解決。弟等初不悟此，其去介兄遠矣。故現亦幡然改其安慶之行，各爲故里之游。一了卽百了。容共反共，各以錯誤爲試驗，互相不擇美惡，惟以附己者爲賢。政象已彼此日非，若又貌合神離，惟領袖是競，惟曲說自高，因強合而暗鬥，必更重黨國之禍也。稍息其時矣！倘不以爲逃伍乎？一柱擎天，惟公有焉。弟胡漢民，張人傑，蔡元培，李煜瀛。

吳敬恆同叩寒。

讀了汪先生「分共以後」的贅言

上

此番汪先生到上海來了，已有十天，不比以前的匆促，所以他雖一樣冗忙，已有工夫，談論他的近見，發表他的政論。我們屢接他的言論，又看今天『分共以後』的文章，都滿意到十二分。一樣一句話，在他口裏說出來，格外精警，格外清切，是乃他的天才，別人本是及不來的。通國的人都相信他是個惟一的柱石，就是總理所謂知難行易，他是知得最透澈。

我今天還有一點要來做這贅言。就是爲了最近廣東的變動，引起我們重大的疑懼。若說他們不過是地方衝突，我們短視的同志，也不少這種衝突的錯誤。在

我個人，雖然很盼望大家覺悟。然各人要做急色兒，騎着馬去尋馬，阻礙一點大局，也只索由他們去自悟。說句腐敗話，所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我們沒用的土老兒，且關了門，塞着耳朵，讓他們去鬧那一斤還是十六兩的笑話。再說那黃琪翔打倒黃紹雄，他們姓黃的一家人去火併，用得着我們去疑懼麼。并且以最近把戲而論，顧孟餘先生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會打起來。他在漢口，唐生智便被人打起來了。他到廣州，黃紹雄又被人打了。難道唐生智可以被人打，黃紹雄就不可以被人打？止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對黃琪翔張發奎便有異議，也就不公平了。如此，更何所用其疑懼呢。

但是，簡單說是地方衝突，幾乎黨裏黨外的人，都相信不到一十二分。說南京去打唐生智，是第三國際的俄國人在後面發蹤指示，雖三歲小孩，也笑他滑稽。若說黃琪翔張發奎的舉動，在地方衝突之外，另有一些蹊蹺，連汪先生對我面講，也保不了他裏面沒有共產黨，尤其嚇得我一身冷汗的。汪先生曾要親去消弭他們

的共產計畫，先生說「消弭得快，便可無事，若逼得緊了，難保不逼他們到那條路上去。」阿隋隋，那種不南走越，便北走胡的人物，我們有多少消弭的力量，用得出呢？況且共產黨都可因為逼得緊，便居然做了，這種人連共產黨都會上他當的，我們有什麼誠意，會使用我們的消弭法，去請他們領略呢？就是連日李任潮先生發表的過去經歷，也有參考的價值，而今天何香凝先生亦言廣州盛傳張發奎去香港，會與楊匏安等接洽，都沒有張發奎等告訴汪先生，止是反對南京特別委員會，那種簡單。今天報上汪先生告訴新聞記者，用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態度，止把他們的表面文章說說，果然止是反對特別委員會，關黃紹雄什麼事。尤其關代表促開四次全會的李濟深什麼事。尤其關黃埔學校什麼事，都蹂躪到了。難道止不過恨了毛廁，拿便壺出出氣麼？汪先生是誠篤君子，不眼見是不肯逆臆的。我們那裏敢來修正先生的談話。我們是懷了疑懼，不能不加贅言。

我們的疑懼：是生怕漢口反共，第三國際的俄人，已定下計畫，別尋道路。據近

來杭州搜出來的共產黨秘密文件，頂注重便是廣東。因為俄國要先裝五萬枝槍，來武裝漢口的無產階級，是三數月以前的事。然而沒有海口可以輸入，所以閩在海參威，等候裝進。他們本盼望葉賀在汕頭成功，不料有那不識時務的黃季寬先生，把牠打散了。不到一個月，黃張却把黃季寬作爲新軍閥定罪，這不是一滴水剛滴在油瓶裏，不能不使人由詫怪轉到疑懼麼？

疑懼共產黨，是全世界公共的事。就是爲他手段兇惡，絲毫無革命意味。李石曾先生常說共產黨是極舊的右派，他們是幾百年以前的把戲。最近在宜興無錫，那種搶東西，殺老婆子，全然是賊強盜的行爲。在浙東竟宣布要做流寇。果不出李先生所料，到三百年前去，同張獻忠攜手了。他們常笑人有封建思想，有英雄氣概，他們要想做草澤英雄，封建他們做俄羅斯的張邦昌，此外還有一毫餘義麼。

現在一般人最錯誤的，便是說中國實業未發達，用不着共產革命。我們起初誤認蘇俄是個革命黨，并且便是誤信了中國實業未發達，用不着共產革命那句

胡塗話，便很相信加拉罕鮑羅庭的蠱惑，說「你們中國是實業未發達，用不着共產革命。我們幫東方民族，止幫他國民革命。我們對歐洲，方去鼓吹共產革命。」這真是他們在那裏下部洩氣。什麼叫共產革命，種類也多極了。比那馬格斯牛格斯高明得多，圓滿得多的學說，也不知多少。就是馬格斯儘管淺陋，他說的資本發達，共產革命愈近，也有數分理由。美洲就天天在那裏實行，着着在那裏進步，難道革命兩個字的神聖意味，止是拿殺人放火來代表麼？猶太人是一種嘴巴最硬的民族，俄羅斯人是一種最專制的人種。猶太人是受了三千年暮氣，俄羅斯人亦經過一百幾十年革命，終不成功，於是結起一種怨毒，聚集在多數黨的身上，掛出羊頭，是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階級鬥爭，世界革命，實在是賣他們的狗肉。便是欺騙無產階級，來幹殺人放火，達他們少數人的肉慾。便是汪先生「分共以後」裏說的，「共產黨叫得最響的，無非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以無產階級獨裁爲目的，要作成無產階級的國家。但攷之實際，何嘗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不過是幾個無產

階級領袖的國家便了。幾個領袖，各以一般無產階級做背景，來奪取政權，一般無產階級，不過做他奪取政權之犧牲。」汪先生給我們這種明快的判斷，我們便愈加明白。我再本了良心，進一層推講。凡從古到今，什麼獨裁皇帝，封建侯王，共和國家，都有欺騙的好聽的招牌，叫人來犧牲。然而他們遮羞的面具，歸結到一句不嗜殺人，叫犧牲的範圍愈縮小，沒有直把殺人放火悍惡的作爲訓條，毫無忌憚，肆他們的獸慾，還成功理論的。這就是紅海印度洋邊一種原始人種，善造空中樓閣的把戲。基礎是築在無條件可以修正的自售力上。只是人類萬萬年原始神話時代，應經過的一段歷史。宗教是過去了，又要叫共產黨出來做個結尾。你看舊社會裏三個教主，兩個都是猶太人，一個菩薩，便是亞利安血系，鮮彌族的近鄰，都像賣膏藥的硬嘴巴當面欺人，沒有半句認錯。但態度各各不同。佛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但猶太血較少，所以最溫和。止是說，你應信我，你不信我，也由你，你終究還是信我。因此魔力亦最大。不需強力傳布，入其牢籠的更多。其次是猶太種的耶穌，一口不

移是三位一體。全智全能的超人，態度還溫和。是說，你不相信我，並且害我，終有你的末日裁判。就是爲這末日裁判，要行使最後的威權。所以有些熱心家，要想救免上帝爺爺的總算賬，便奔走流汗去傳布了。又次是猶太的鷹罕墨得，這位先生的歷史，還夠不上一個清白人，居然也稱起上帝的少爺來了。他的態度，便強硬起來，彷彿說，你不相信我，留心我刀下無情。結末又出一班猶太共產黨，勾引俄羅斯的專制霸王，抬出猶太人的馬格斯來做偶像，驅進列甯去三位一體，成功一種不可修正新宗教，因爲他要冒充科學的，所以不好意思說上帝，所以拿無產階級來替代上帝名號，無產階級是無影無蹤的東西，所以代表上帝。馬格斯是有名有姓，代表耶和華，列甯是歐洲化了代表耶穌。他的態度，是止許相信，而且要殺却一部分人，床鋪空出來，讓他的信徒睡覺。（其實睡的止是幾個教士，教徒是沒分的。汪先生已經說過，不必再贅。）這個教叫是什麼教呢？便叫做殺人放火教。我代他們簡括明淨的宣傳，無非對凡有五十元以上資產的人們說，你們也享用得夠了，我們

來送你上西天。所以國民黨引他們做朋友，要想修正他幾條，來附會三民主義，這無異要拿聖經修正，切合牛頓學說，是愚妄極的，最可恥的。共產黨便是共產黨，還要說中國共產黨，還認識中國，這真是咄咄大怪事。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所以那種共產革命，惟有實業不興，民窮財盡之國，才鼓吹得出來。一部二拾四史記載得很詳細，一到政刑黷亂，家破國亡的關頭，便殺人放火的強盜賊爺爺，跟着出來。只是極陳腐的老把戲。照中國這樣的混沌，是醞釀共產革命的最好地點。我堅決的說，他那種狗糞的騙人話頭，說他們要到歐洲美洲才鼓吹他們列寧式的共產革命。歐洲美洲難道中國人一個也沒有去過。如果在歐洲美洲他們能鼓吹得成殺人放火的革命，我一定撲通的跪下去，受共產黨洗禮。所以我要勸有良心的中國共產小英雄，不要殺自己的同胞，來媚悅大俄羅斯，大猶太的野心家。雖則照我國民黨人搗亂如此，一般同胞偷惰如此，我與汪夫人同此悲嘆。恐怕殺機一定大開，共產黨定要大出風頭。不過他們替那個驅除，做起陳涉吳廣李闖張獻忠來，可憐他

們也不知道。他們心中止以爲蘇俄是一萬年有道之長，成功的了。豈知歷史上佔據什麼三十二年，算做什麼。便是孫美瑤，佔據抱犢崗，亦可三年五載。蘇俄也是陳涉吳廣，爲另闢太平的一個驅除者。不過白俄還豎起皇帝的旗來，要把破銅爛鐵去對壘，一時襯出他們的強固罷了。

所以共產黨實在是亂世降下來的天魔。到二十世紀已照例不是殺人放火的時代，所以看清楚了，要嚴格的消滅他。汪先生此次也贊同暫時叫俄國各處的使領，都下旗回國，說不到斷絕邦交。終之我們不要大開殺機，所以請他暫時離去。照這樣的情況，所以黃張續葉賀之後，又夾着共產黨在內，在廣東開放海口，做出那驚人舉動，怎叫人不疑懼呢？如何爲反對一個特別委員會，要如此小題大做？特別委員會，本是九月裏汪先生也無可無不可的與聞的，沒有強有力把持，用革命方式構成，並且止是兩三個月的暫局，修正也可的，改造也可的。第四次全體中央會議，一致贊成以後，特別委員會又沒有哼半個字。至於他有「反特別委員會即

「反革命」的一句標語，那是受共產黨餘毒，是對多方面講的。想來並不會留意挑動要開第四全會人的惡感。想不過對於不受支配的作官話表示這是一時經過和議告成的機關，應當承認。和議到底澈底告成麼？大家也不暇問。反革命是什麼罪名，動輒加上，是共產黨的把戲。所以我說是共產黨餘毒。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叫得震天響的要開，領袖汪先生歡迎了來。他們所謂新軍閥黃紹雄的朋友李任潮先生，丟了槍，保護汪先生同來。何所不可耐，還要用兵諫作後盾。汪李兩先生到了上海，傳達他們什麼意思，大家都好像應聲蟲。一響便答一個是，爲什麼還要逼住了汪先生通電承認他們設立中央辦公處。這些小事，現在我們都不責備。不過引着許多旁證，證明他們止是爲反對特別委員會要用如此驚人舉動，未免說得過於簡單，至少還有地方的鄙陋衝突，也還不能不引起恐怖時代共產的疑懼。汪先生這番對天下後世，宣布得如此堅決明白，方二十二夜間，我獨述汪先生在漢口主張賢明政府，爲鮑羅廷所笑。鮑以爲主張賢明政府，便是不革命了。汪先生屹

然不爲動，主張賢明政府，毫無疑貳。張溥泉先生即跪下連叩六七次。汪先生還禮不迭，大家歡暢。我說一個在歷史上的人物，也得擔任一些理論上錯誤。例如主張了賢明政府，救了中國，不曾犧牲了中國去從井救人，挽救世界。在理論上自欠圓滿。然而天下後世查攷當時，有否那種挽救世界的可能性，都還沒有，那就賢明政府雖平凡，斷送了汪精衛一生，也不枉了。人是繼續進化性的動物，本不是一個人能造成進化的全條線的。我努我們可努之力，又被信仰拘束，我們替中山先生實現主張，有什麼功罪可言呢？人類是萬萬年的，若說世界革命，止要用殺人放火，殺了一部分，留着的一部分，便永遠從此無事，有這樣簡單麼？就說世界革命，就止把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從中國賢明政府做起，幫助安南印度埃及，也次第獨立了，做起賢明政府來，如汪先生所謂弄成沒有階級，用得着什麼鬥爭呢？拿那民死主義的階級來鬥爭，達世界革命的目的，無非教天下大家仇恨，要殺到至多剩了一個人才得。全世界人類共產大同，依我理想，有三條大路可以達到：

(一)是教育革命。希望他速速達到大學校強迫。倘使舉現在共產黨所謂無產階級都受過大學教育，他們社會的組織，用得着什麼淺陋的馬格斯、庸妄的列甯，代他們計劃呢？這大學強迫的一個希望，不是烏托邦。小學強迫已成了信條。歐戰後學齡要加增到十六歲，已近中學強迫。止要世界製造生產，夠安排學校，大學強迫，終有一地，預料在二百年內可以實現。

(二)是物質革命。終得要達到什麼衣食住行的生活物都歸機器做了，而且做得好，做得多，簡直止用得少人工，於是止需一個分配均勻，馬上共產。(最可惡的是共產黨在叫化子身上打出冷飯團的革命。不說殺人放火的慘暴，就是弄到那物質不完全的醜惡來，有原人思想，便又得到萬年以上去了。)

(三)是生育革命。這不是現在講節育主義性交主義人所能為力，必要在科學上大努力，得到圓滿的方法，才真把生育限制了。否則殺機又不許開，生活又豐富，當然無限制的百姓造起來，死的又不肯死，地球又不能吹糖球般的。

吹大起來，那裏站得下呢？又非請共產黨來屠殺不可了。所以共產黨能在民窮財盡的國家殺點人，滑稽的說法，也是功德無量。因為床舖一空，睡覺的人便舒服了。吃飯傢伙砍掉許多，米糧也賤了。終之宇宙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共產黨是主張把已成人的精蟲屠殺，我是主張不使精蟲成人，且不使性菩薩輕易製造精蟲。今日的節育法是屠殺精蟲，我還嫌他不圓滿。故我決不願意共產黨來屠殺人。（正寫到這裏褚民誼先生適來。他說，男子腎囊的卵子，能生出兩種功用。一種使精神強固，表顯男子的態度，聲帶寬暢，鬚鬚翹然，一種便是製造精蟲。現在的反老還童法，就是把後一種截止功用，叫精蟲爺爺不從上帝處降臨。吾人一切營養，專門幫前一種功用來強固我們的身體，延長我們的壽命。從前的老公鹵莽減裂的連根一割，連前一種功用也失了，又是不妥。據褚先生所說，雖然我們理想的把精蟲老爺擋駕法，還要靠科學菩薩，得到更圓滿，更自然的方法。但也可見止要請精蟲不下凡，不要屠殺精蟲，不是甚麼煩難的空想。）

所以恆河沙數的精蟲，得到一個人身，談何容易。豈能容許輕易屠殺，殺人不足眨眼的共產黨，怎麼可以容許他留種呢？深恐怕黃琪翔張發奎拿地方衝突，來做表面，便利俄國人來打通海口是結果。那就江浙躍躍欲試的要蠢動，湘鄂朝不保暮的要復活，流寇的局面，可以晚上睡覺，尙不知道早晨起來，已經阿呀。他們若拿暗引共產黨的計劃來直告汪先生，他們就大事去矣。自然決不肯說出。就是拿地方面衝突，要想對深惡痛疾陳炯明做廣東王的汪先生來獻媚，要想充做汪先生的八千子弟，亦必遭汪先生呵斥。惟有把促開中央會，反對特別會的表面大文章，來像煞有價事的欺瞞汪先生。故鄙意以爲極宜留意。特別委員會的朋友們，大半來開中央第四全會，應到第四全會的人，沒有一個持異議，是汪先生十日以來親眼目睹的，理應嚴詞致復他們，不應拿這個題目來做弄兵的口實。

現在北伐如何因黨爭無從奮進，奉晉相持，如何危急。馮軍獨力支撐中部，如何困難。除非汪先生刻日同了蔣先生，邀同胡先生等，把賢明政府的責任肩起來，

對於百姓的倒懸，趕緊解除，對於鄙陋的內爭，使他們解仇釋嫌，各得其平，於是北伐并力，可早完成。李石曾先生所謂分治合作，他的真意，并非一種政制，却勸阻人決不要想大清一色，或小清一色。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如此而已。李先生意思，據我所揣測者（揣測者或者絕非他的也未可知）還有種種，當於下篇雜述。又因特別會而感想種種，亦或有參考之價值，亦於下篇雜陳。我所以又敢如此嘵嘵者，我將吞炭爲啞，終身不復言黨國，故作一次之狂妄，以爲結束。我從未登台，並無下野可言。然再若走動政界，連狗都不如。已於十月一號誓於武定路林宅，復將於十二月三號至五號，出席中央四次全會預備會一次，即裹足十年不到黨部。所以必欲一臨預備會者，恐人將疑我不到會，乃用消極抵制法也。盡力黨國自有間接法，豈必揩油去坐人家的白汽車，奔來奔去，算做盡力乎。一笑。

說起特別委員會來，據我個人感覺，是一件毛細得很小的小事。擁護他也說不到，推倒他也不配。如果各方面都要拿他來做爭鬥的工具，從鄙陋一方面說，要借打破醬油小碟子，來做分家當的理由，止有鄉下婆娘才開得出口的。從正經一方面說，搬場還沒有搬好，前後門都在那裏同打劫的肉票的相持，而室中又把家堂釘在那一間，鬧得不亦樂乎，也就是自尋死路了。所以把中央會開起來，修正他罷，改組他罷，均無可的呀。他本來自己宣布是一種暫時的組織罷了。

特別委員會是好是壞，我是不會參預過半句話。看見報上，曾經有人誤傳過，說這是肉麻得極的所謂「五委員所主張」。四委員我不知道，若我這肉麻的一委員，從八月十四不見了人面，到十月十號才第一個看見李石曾先生，所以九月裏的特別委員會，連我的靈魂都不關事。淮南登仙，雞犬上昇，當時經天緯地的人

物，自然值得挽留。但把如我這種雞犬亦夾住在裏面掉籠抄，所以羞見親友。我這回四月裏跟上南京，供養在鉄湯池蘭花館三個多月，不是敢因緣時會，獵取富貴，實因我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出於我自己的見解，深恐反對的人造謠，說我自知說錯了，故縮頭不出，走到鬧熱場中，以表挺身而出的意思。居然以鷄犬的資格，屢登要人錄裏。但我的受此揶揄，不必說，我還惴惴焉替大家難過。自從國民黨趕走了七八省的軍閥，做出什麼改良，靠了中山先生的一分遺產，開起銀行，支票是發出去了，定期兌現，是沒有刻上。自然望這銀行開得發達的，也十分原諒。康有為解釋變法的混亂說得好，就是小孩廢一副乳牙，也要發寒熱幾天。「當此發寒熱的時期，自然明白的人，覺得驟然來把孫傳芳來比較，齊燮元來比較，什族廢銅爛鐵來比較，都是懶惰苟且。然而這張最可靠的支票，要趕緊兌現，經理人才有光榮。否則共產黨也可以發寒熱，說他們殺光了三分之二，就可以現烏託邦。他們說不嘴的，就是現在蘇俄。工人失工的，比沙的代時遠多。做工的做到十三四點鐘的也

有，乞丐是遍地，窮人是睡滿在火車站上。物價與文明是正比例，紐約物價高，故工人亦家家各有汽車，是應該貴的。爲什麼木司科什麼東西，反貴過紐約。他們的杜石，乃領了掛着幾萬元的金剛鑽頸圈的老婆，在四十元一票的包廂裏看戲。什麼瘟臭的聖彼得堡，也學起來改叫做甯格勒，還要到世界來煽亂不已，遺穢不已，所以被人到處趕回。我們雖然沒有那種闊大的規模，存心要造空中樓閣。然而以我黨人才的區區，要照着中山先生的擔子，給同胞謀幸福，也不是孫傳芳齊燮元止要少括地皮，便算功德，有那末簡單而容易呀。爲什麼還有工夫縱橫捭闔，互相出戲法，忘了整理兌現呢？若杜石來不及安放到蘭庭桂館去，將來逼住了，被人丟到毛缸引邊去墊腳，也就回想要人錄裏那種榮耀，與秦檜慶壽的煊赫，魏忠賢生祠的熱鬧。縱然事類不一，而情景無異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不能不喊悲夫了罷。因此一蓬風的說，我們從民國十三年改組以後，才有今天的成功，成功是國民黨『革命巨子』富貴成功了。中山先生的主義，中國人的運命，還是寫在沒有最近

兌現日期的支票上。前天有位朋友來講，現在綁票的三派，一是嶧縣派，據說有三百萬的大公司，組織非常嚴密，待肉票也非常優厚，所以他們常綁到大票，這就是組織嚴密的成功。然而成功的什麼，是那一個的成功，我們倘不留意，錯認了成功，忘記了民國元年黨人的行爲，是否反要勝過現在，那就努力的，畢竟還是中山先生所說革命尙未成功呀。還仗這種成功，保障我們在要人錄裏出風頭，終應該羞不可仰的才是。我說這段空話，因爲要把所見特別委員會的起源，無非是縱橫捭闔，那一方面，都有出戲法的興致，才湊成功的。現在反對的，擁護的，細細回想，無不可自己都噴飯的罷。私人交際，全然要大家拿出誠意，我們不是鏡花緣上的君子國，我不敢說此廢話。但是略顧大局，又知戲法出不得，沒有不請君入甕，是我堅決的敢於判斷的。

然而人家是否縱橫捭闔，或者盡是我的夢囈，亦未可定，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請恕我罷。我是在門外瞎說，猶之乎拆字先生、望文生義，拿孔聖人的金言出來勸

人。所謂吉凶晦吝者生乎動者也。動是少動爲妙。

反共以前，共產黨的謀我，乃是當然的，陰謀且是他們的看家拳頭。反共以後，你一槍來，我一刀去，各自大動特動，也是當然的。所以若在四五月裏，漢口即大舉東征，也有什麼希奇。在那個時候，倒是你也上鄭州了，我也上徐州了，好像並行不害，各行其是的革命。可怪的，自從第三國際發出反共倒蔣的命令，漢口同志遂以清黨聞，一面各處的同志，那裏一封信，何人一個電，有想不到的懷舊親友，一面大張東征的標語于通衢，於是一方面也不得不將徐州的勁旅，變而爲西守，真莫名其妙。

幸而冬電打來，齊電應去，雙方嘴巴緩和，以爲從此可以無事，乃知霹靂一聲，唐生智發出庚電，洋洋五千言，借共產黨陪襯，把蔣介石罵得狗血噴頭，都是極可笑的笑。我當時便一定認他是一隻放屁狗。且曉得他們一定要執行第三國際反共倒蔣的命令。那裏曉得，又有一班人上了當。八月十二開特別政治會議，大家

因蔣先生辭職，居然主張暫時歇歇也好，且免唐生智的蹂躪。噢，我們自願竟把將同帥取銷了，雖有車馬砲，還下什麼棋呢？這種下棋，也沒有看爛了扁擔頭的價值。唐生智終算天之驕子，此時不滾蛋到無何有之鄉去，更待何時。故以上的把戲，是在池子裏看鑲邊戲所見。而下的，止憑着報紙揣想。

在報上看來，以爲文武水陸並進，浩浩蕩蕩，南京將要添着漢口的漢官儀格，外煊爛。豈知有些穿長衫的，却出象叉仕，還要支撐殘局，着盔甲的，也因為對面的車馬砲，反直向河界以外移來，變了態度，而怕看着臭棋，曾經住過采薇山上的朋友們，經雙方邀請，也就出來湊熱鬧，這就是特別委員會產生的歷史。漢口也有分的，南京也有分的。現在反對的也忍氣吞聲的，像煞擁護的，也不是堅持到底的。若說這光是西山會議派的主張，是不確當的。

但是，天下不太平，止是不了解李石曾先生分與合的原理。喜歡西風壓倒東風，東風壓倒西風，看着臭棋的朋友，又忘了情。看得起緊一點，實在是不能免的。而

且當時匆匆組織，把什麼客客氣氣的朋友，也好像無罪受罰，屏諸門外，所以出把戲人，終是手法太多，照應不及，反而漏洞太多。便撞到請君入甕的方面去了。

於是好點說，就有人受了毛廁的苦，把便壺出氣。遂要出呂純陽過海，大八套的大軸戲來。把人兜屁股一脚，就踢出九霄雲外。這是黃琪翔張發奎兩名角所演。我在這裏求天拜地，沒有猶太人來做後台老板，才算恭喜大吉。

所以特別委員會那種不祥之物，那一方面，也願意燒個路頭，把他送到另室供奉。但是從此若各方不願意，未免再耍把戲。因此第四全會亦正好適可而行。不可倚他爲萬能，什麼都要他決定。時間終不過三個月，還有他的上司全國代表大會，自有能力，把全般都鬱貼起來。這是我望第四全會開成時注意的。

因爲特別委員會，大家集矢到西山會議派，只也是臭虫捉不到，打秧糲。至於西山會議派，（我亦曾做過西山會議派）這回整個兒的出來，我終不大贊同。如以法理而論，認西山派爲真，其他爲僞，則不經全國代表大會，便許僞者加入，自居

亦不大圓滿。整個兒的逞着機會，拔茅連茹的起來，必有對方妄生吞併的疑懼，現在各方面幾個表面上的人，自然都無問題。至於大飯桶，中飯桶，小飯桶，大飯碗，中飯碗，小飯碗，一串的汲引，便無形中生出不平來了。況且最應避嫌的，就是尋常的見解。終好像將工作與功勞爲正比例。我們反共人的功勞，究在何處呢？什麼七省八省，漢口南京，都是他們有槍的打下來的，並不因反共即多得一塊地方。止有反共以後，帝國主義者反愈加強硬。（只雖不這麼簡單，另可討論，然現狀如此。）諸公出來工作，雖另有旋乾轉坤的熱心，比我從前去住蘭花館，單純爲免人造謠，用意還要正當。然而當此失職者紛紛之際，誰還來講這許多。止以爲挾有勳勞而去，所以不如止以友誼的相助。如從前將急要的先出，抱膝長吟的隴中人物，可以待時而動。合法的合併，等候全國代表大會，現在也不必再設。這個總意思，還願意貢獻出來，做相忍爲國時的參考。

最平常的一條發達實業理由，沒有人敢堅持。其實什麼共產黨的發生，也止

執了無產階級沒有飯吃，出來號召。我堅決的斷定共產黨沒有能力，會在歐洲美洲鼓吹出殺人放火的革命，也就是他們的無產階級，並沒有受機器的累，窮苦到同我們無產階級一樣。他們是得着機器的好處。尋常工人能得七百二十元工錢一月，上工去有汽車可坐，所以他們不願意殺人放火。我們總理的建設，明明注重在造港築路與大規模的實業。那裏所謂頭等人物，如汪精衛、蔡子民、諸先生，皆貌合神離什麼，鼓吹研究，都是小孩哭耍皮老虎，買張花紙給他，叫他望梅止渴的頑意兒。這番大學院要注重國文，使我氣破肚。難道現在美的書店，善的書店，新呀月呀的書店，教人寫情書，上條陳，計畫陰謀，還不夠麼？胡適之先生拿出良心來，咬咬緊牙齒，教人要拿出拜金主義。別人替他橫打官司，駁他拜金主義的失詞。拜金主義的本身，原是不對。但胡先生不過借他的字面生辣，促人注意，要教人注重實業。前數年余日章先生帶了一把開壺，到各處演講，標明美國有農工商仕好幾條出路，所以壺蓋不烈。中國止有做官一途，壺蓋到了一樣度數，就推翻到地下去了。

上面這條罵人，不是正文，那是辱說的。只是另有問題，等我再轉胞胎時，再對未來的中國人討論罷。現在的本意，是要叫人留心官場飯碗，止有此數，大家不要拚命的爲所識窮乏者得，來把清一色的武器來鏖戰。至於窮乏人，也應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不得已要隻飯碗，也不好鑿孔栽鬚子，背皮上開刀的盲進。苟有他途可想法抽得出那隻毛廁，最好，否則也要順乎自然。我常說，歐洲的買火車票，儘管人多，先到先買，後到後立，每分鐘至少可買二三十張。中國人就不得了，大家塞在洞口，幾十條手臂伸得高高，小孩擠得哭喊，錢夾被扒手掬去，一分鐘止買幾張票。這是何等的不經濟呢！然而有否明白的朋友，我不敢知了。本還有重大的問題，牽連着李石曾先生的分治合作，今且再分一篇，明日爲之。故把上面算做中篇。

下

中篇說到前事，似乎對於那一方面，都似嘲似諷，爲無理之取鬧，甚屬不當。然其意止欲懲前毖後，爲「有則改無則勉」之獻曝而已。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信諸公必有此度量。吾意無他，止有三事：一爲中國及世界的若令蘇俄畜類，猶太獸種，再得志於中國，附之者亦必爲最後之犧牲；而被其禍者，至少死人民三分之二。到頭這班魍魎魍魎，雖亦必同上斷頭台。然而中國幾不成中國，而世界革命亦受其打劫矣。（何也？世界革命不到倫敦巴黎紐約帝國主義的策源地去擒賊擒王，却來燒我們高粱桿子的房子，殺鄉下老婆婆，其無價值如此，豈非世界革命之污點。其二是爲吾黨個人注意的：一告武裝同志，若不就大局計算，不能抑其小不忍，始而倖倖，極有理由，繼而巍巍並不自知，加以多方設防，積漸自大於是上惡當成軍閥，又進民國十六年中無數野雞毛畜生之輪迴矣。

一告長衫同志：若始則買了爆竹，必要自己放，遂爭地位，爭地位固爲黨也，然而人禽卽由此分界。往禽界者，由地位，而要人，由要人而柱石，柱石築基於陰謀，卽

一落千丈，顯出原形。亦即民國十六年中畜生道上策士之一矣。

麻油拌生菜，由各人的心愛，由各人自便。這種老生常談，原不會勸醒過一個人。然這條死路，直往裏面鑽去，古往今來，毫無一倖。請將來各自到閻王簿子上去一查，便恍然大悟。

但不過這唉聲嘆氣，對小問題曉曉，原止是爲各個個人可惜。至於大局，就是把眼前的幾個人，自己糟蹋完了，中山先生的主義自在，中國的國運，也不見得靠着我們進退。殺豬屠戶死了，並不會吃帶毛豬，自有相當的人物來收拾。落得我們做個驅除者，教人冷笑罷了。

現在據我所見，最要緊說的，到此圖窮而匕首見，我不能不直講。就是第三國際發出反共倒蔣之命令後，我們有人奉他的命令沒有。我是不清楚。就是沒有，有一部分人並不注意到這裏，可以張開眼睛上他當，是不能免的。這班赤色帝國主義的畜生，他是海枯石爛，不能忘情於中國的。所謂反共倒蔣，反共乃是仍舊跑到

國民黨裏來。打倒國民黨，倒蔣不是打倒蔣介石一個人。（我們老實的同志，曾經上過惡當，真相信蔣先生去歇歇，他們就算已達目的。豈知大大不然。）乃是打倒蔣一類人的反共兵力。換言之，就是打倒國民黨的武力。國民黨主要的武力是黃埔軍與桂軍。

他們第一步本想先倒黃埔軍，後倒桂軍。七月中有許克祥的秘書蔡君對我說。湘中盛傳唐生智已與桂軍接洽，把軍官派大團結的名義來反共。正要消滅了第一軍，唐生智就可以爲所欲爲了。我笑不可仰。我說：軍官黃埔，開個把會，各自懇親，當然這種同學的結合，猶之乎文人的北大南高，自然可以有，而且應有的。若說可以把這種名義來左右國是，那裏有此成例呢？唐生智同陳銘樞不是同一軍官派，何以唐的逼陳，必欲置諸死地？他再有面孔向那個同學去迷惑呢？況且桂軍領袖幾個人的堅決反唐，有一毫放鬆麼？那裏曉得，當時唐生智靠了汪精衛先生一班國民黨到底反共的同志。便盛吹蔣下野可以無事。當時北敵熾於北，唐軍逼於

西，左右實難應付，且大家靠位汪先生是最大人物，說一句算一句的，他最恨人頭畜鳴的共產狐狸精，拿撒謊做聖經。唐生智有此靠背，故大家息事甯人，恰恰蔣先生氣悶要歇歇，便讓他歇歇。這雖蔡秘書的預言，似乎證實了一半。然當時七軍挺身在前線，沒有退後讓一軍孤往。而且唐生智的急色兒，馬上佔據安慶蕪湖，連程朱諸軍，忍不住了，起來與桂軍左手右手的擋着，打倒了老唐。於是所謂打倒第一軍，所謂軍官派，影響全無，都是唐的買空賣空。止苦了汪先生，恰恰由廬山重去漢口。若非如飛的逃得快，幾受了唐生智護法的嫌疑。猶之乎這番，也走得剛剛恰好。否則黃琪翔張發奎佯追葉挺賀龍，一根汗毛也不會擦到，黃季寬先生把他打得乾乾淨淨，在國家是有大勳勞，在朋友是進了黃張無用之差。如何反稱黃先生是新軍閥呢？護什麼黨？護共產黨罷了。若汪先生不是早走一脚，被他們撈住了，他們儘託詞發表汪先生國民黨的議論，掛羊頭，賣狗肉，汪先生左右為難，豈不是汪先生將為通國求生不得的人，受一度冤枉的批評嗎？只固然是汪先生洪福齊天，也

是中國人的不該遭殃，天老爺暗叫汪先生早走一脚。閒話少說，先滅黃埔軍，再滅桂軍的計畫，第三國際的獸慾竟不遂了。

於是十六兩還是一斤，倒過來試試。便是先滅桂軍，再滅黃埔軍。一半是他們以為已經成功。黃張同唐生智一樣，又買空賣空，騙汪先生來上海赴會，又騙李先生跟了最大人物同行，好像把汪先生押給李先生，是最靠得住的咯。汪先生真倒楣，豈知他們馬上幹了不名譽的勾當。若非兩位李先生灼知內容，知汪先生還是被人欺蒙的汪先生，否則李德隣先生回想伏謁於廬山，李任潮先生自憶推尊於通電，我之待人，比於人之待我，對面崇拜的菩薩，果是慈祥愷惻的呢？抑是神通廣大呢？則兩位李先生懊喪萬分矣，而一位汪先生亦叫苦連天矣。今皆幸而免，代他們謝天謝地。但這種都是閒話。大家要問還有一半桂軍，再用什麼方法消滅呢？那造謠挑撥，耳鼓上不斷的響聲甚厲。豈知人雖至愚，上當不過了一次兩次，這是小學校教科書上所說，有獅子要想吃四條牛，四條牛聚在一起，却不好下手。於

是獅子裝模作樣，叫四條牛自由疑成怨，由怨成恨，跑了開去。一隻吃了，便隻隻無伴。這是狠淺的詭計，誰還肯又上他的惡當呢？凡外患愈亟，而內嫌盡釋，團結愈固。這是一個通例。世界上有過那種人，從來不同朋友有牙齒高低的麼？一點小嫌，大家說過就算了。況俗語說得好，上個當，教個乖。共產黨用手段把我們拆得紛紛散，我們畢竟除了少數的異類，目前竟是大團結。徒然壞了他們自己革命道路罷了。

然而理論且勿講，目前事實，到底怎麼辦呢？反正止是我一個人在這裏瞎說。對不對，聽不聽，我都不管，據我意思，簡單極了。在這個方面，黨內的糾紛，自然早已大家取互讓的精神。第四全會開了。黨務讓中央會完全支配。有一部分人以爲拿住了黨務，才算根本放心。說不定組織部呀，特派員呀，爭得要命，不肯放手。只真是受了共產黨迷信，才有此謬誤。例如今之特別委員會中人，就有這種誤想。於是南京在那裏堅持，湖北在那裏堅持，反惹得別人做反對的武器。有人對於黨，是掛羊頭，賣狗肉，拿來做宣戰武器的。例如共產黨幫國民黨爭黨紀，真是要整飭國民黨。

黨紀麼？若說擄在別人手裏，却不得了。老大哥呀，「不得了」何在呢？共產黨的組織，不嚴密麼？漢口容共時代的國民黨黨紀，不周密麼？然而兵力不夠了，海口封了，只好逼住了第三國際下反共倒蔣的命令了。黨的效力大不大呢？我不是說黨是不發生效力。然而什麼後盾也沒有，煩惱強出頭，婆婆勿歡喜。偏要在婆婆面前拖鼻涕，弄得不好，也夾在裏頭縱橫捭闔。豈知於事非但無補，而且有害。所以黨事可以完全讓步。好漢不吃眼前虧，不要贏在嘴上，輸在腿上。拿火車站西洋買票的態度出來。倘然張發奎得到了海參威的五萬枝槍，或者別處還有暗潮，那個要來辦你們的黨呀。

其次我們磕頭求拜，請汪先生即刻把賢明政府的經綸拿出來，在南京大放光彩，鞏固我們北伐南征的後防。

同時請蔣先生大禮告成，馬上把國事軍事，肩在肩上。現在一軍北伐去了，還請七軍在南京整理整理，商量或南或北。我想黃琪翔張發奎目前還是小醜跳梁。

李任潮先生自能合了各方面的力量，不日使他們消滅。他們若別無作用，止是地方衝突。李先生本會容留過他們，如何悔罪，再看情勢。我以為目前東西並進，或者現在已經打倒，亦未可定。却不可如三國演義上劉備張飛聽見關雲長有失，憤憤不平，上了別種惡當。頭腦自應冷靜，計畫儘可周密。

于是仍聚全力北伐，使馮閣兩軍得以舒展自如，完成破壞革命，便急急開始努力建設革命。我想現在必能津浦京漢分道並進，前面又有馮閣，力量甚不小也。若問李石曾先生的分治合作，究竟用得我來詳細猜測麼？我本有這個勇氣。現在又覺可以不必，所以順便寫了下面幾段，即并收束。其詳讓他自己講。

他的最大原則，就是勸人決不好企圖大清一色或小清一色。例如蘇俄的共產主義，有何高明？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又有何欠缺？他若真是朋友，真心為世界革命，就應配讓別友自己去按切環境，成就他朋友的一種革命。對中國要尊重中國人的意思。對印度埃及，什麼什麼，都要採納本地人意思。這就叫做分治合作。那

蘇俄野獸，猶太髒畜，他們止想清一色，行他們殺人放火的專制。拿了一瓶萬應靈藥，什麼病都硬灌下去，所以他一定失敗。

這種分治合作，豈能叫他分贓辦法。那就可以說到內政。例如最近在南京，有一個時代，外間謠言，每每討論到馮閻將來問題。我說那裏有什麼問題。民國以來，死了一個袁世凱，便剩一個張作霖。賊子賊孫，倒又出一個唐生智。皆有無限制的野心。連吳佩孚都不是有無限制野心的。馮閻兩人，愛國愛民，都是第一。所以才力雖雄，而野心剛剛爲所反對。我同毛以亨先生討論及此，我說，北方的世界，我們完全仰仗馮閻兩人去處辦。我相信人民必愈得安樂。那裏有這個瘋子，必要將中國統一了，於是馮玉祥坐鎮北京，派張之江節制兩廣，派李鳴鐘封建江浙，爲所識窮乏如此出力。到底那個是他的朋友呢？況且功高巍巍，張李先生等自有他的寄託，自有他的給人尸祝，何苦要清一色了，苦了人民，做這種騎馬尋馬的勾當呢？當時大家皆笑。我又說，在於本人，自應當叫他走走。而在對大局想的對面人，却應該

想念功勞，也是要的人地相宜，也是尤要的。有人把這一塊地方收服下來，不說勞力，就是借他現成的威望，整理一切，容易得多。只不是分贓辦法，只是順理成章。又是李先生切望有的分合精神。所謂分，便是應教有功者治理。所謂合，就不應該子孫萬世，拚命計畫清一色。

所以甯漢合作前，我們發出的齊電，登在各報的，曾有請孟瀟同志收拾上游。請任潮同志坐鎮南中。我們很盼望唐生智能做一個人，讓他去撫綏共產黨殺下之餘。不是給他地盤。我們對任潮同志，誠心申念他的功高。他在廣東，保得住海口不會叫共產黨拿去。這回葉挺賀龍，果然由他倚畀了黃季寬同志，把他們消滅。他不是佔廣東地盤，他也沒有陸榮廷等那種癡愚，至少還很有幾年需要他。若說張發奎黃琪翔會同他立功，一則這回大家看見，他是歡迎他們，自己放進一個敵人。若說黃張戰功甚大，而陳貞如同志還不比黃張的功尤大麼？何以一再在漢口受黃張壓迫，至今閒散。他一句沒有說呢？我這段道理，前天曾請教過汪先生，汪先

生亦動容。陳先生非但明白不可清一色，而且能退讓到極處。真是古之名將。（共產黨必笑這是英雄思想，可嘆。）

再拿一個道理講，常聞有以黨治國一語。雖再三聲明，以黨治國者，止是以黨義，並非以黨人。連担在中山先生的意思，黨義亦未嘗不可弛張。所以最大國本，要開國民會議。最後定有憲政時代。所以暫時就是多幾個黨人，駕輕就熟，把那反側時代支持出來，同胞亦沒有什麼不原諒。所以現在什麼端人正士，高才博學，都在那裏壁上觀。他們不是被我們征服，乃是他們顧全大局。也不是許我們分贓。我們若悍然的自以爲統治階級，要清一色起來。那就我們的末日到了。故我想我們的同志賢明的，儘可容納黨外賢明的同胞。倘國民會議開成了，我們同志把什麼政權，讓給賢明同胞，都可以的。我這張支票會兌現麼？我却不敢必。但我據着李石曾先生分治合作的精神，說良心話，是能兌現的，大吉大利。

至於牽連了這個問題，必有同志以爲現在容納黨外的腐化分子，也就不少。

是的，誠然多的。然黨內也不見得少。黃琪翔張發奎也正在那裏將共產惡化做陪襯，南京腐化做主要，竭力攻擊。此又不可不知。而且我的反共，既看清了他們的惡化，又恨極他們的腐化。所以不留情的要消滅他。江南之橘，逾淮為枳，猶太共產黨黨紀雖嚴，惟要中國共產黨不腐化，他又做不到。所以中國共產黨在宜興無錫起事，殺人放火之外，還要搶劫。清一色之難哉！腐化腐化，我們將如何善後？

就算完結。汪精衛先生亦海枯石爛。不會去幫助黃張為共產黨張目。我亦從此做啞子。

兩個更正的答復

當我到馬斯南路拜望何先生時，張靜江先生躺在沙發上不開口，我但聽見何先生說，「還有說張發奎到香港去接洽楊匏安的，真奇怪，楊匏安是

共產黨一個大頭目。」我就以爲何先生自己在那裏說。其實他聽了張先生的話，在那裏沉吟罷了。今天問過張先生，他說，這是李任潮先生告訴他的。李先生詰問張發奎，何以到香港要見楊匏安。張說：「沒有什麼，看看他們的動靜。」這是對何先生抱歉。

汪先生說共產黨頭上沒有字，自然，汪先生並不會舉出某人某人，他也不過慮着罷了。

汪先生第二節，同我意見一樣。他不過說得詳細點。我把消弭二字，包括了「不造機會」等，太簡括了，難免發生誤會。抱歉得很。但如汪先生之言，張發奎既知共產黨要乘勢入寇，他把一個有力反共的黃紹雄，反誣做新軍閥。把勢力不易侮的李濟琛，連夜推翻。剩他在那裏地方衝突，作無病而呻的護黨機會誰造，千秋自有公論。他若輾轉要想把罪名卸在別人身上，未免愈弄愈拙。汪先生當力阻之。我筆我舌，自有相當時間再用。我現在不同張先生尋打

筆墨官司也。敬復叩何汪兩先生道安。弟吳敬恆叩十一月二十九日。

讀了汪先生的兩件大事

這兩天我在報上看見汪精衛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等的電報，什麼共逆殺人放火，肆意行劫呀；什麼此事爲俄人主使呀；什麼務將共產黨徒一網殺絕，幷與蘇俄斷絕邦交呀；什麼更不容許有不忠實同志，勾通逆黨，謀危本黨之企圖呀；什麼迅掃逆蹤，爲之稍慰呀；什麼此次雖由共產賊徒，乘虛竊發，然亦由平日過示寬大呀。這類字眼雖然痛快，然搖筆卽來，却被祖宗以來八股先生，藐視慣了。儒林外史高翰林所謂已飢已溺，止是教養門的典故，認不得真的。故當誠信未孚時，自然領情是一定領情的。仍要等候遙遠事實的證明，也不算我們太苛。就是對方是個偉大人物，也可以忍辱負重，不必急求人見諒的。（忍辱負重四字，我早請曾仲鳴先生貢獻過汪先生。）

照汪先生那種跳來跳去，危險得很，至少非成了一隻鬥昏雞，造出錯誤又錯誤，進一層再進一層，到了愈弄巧愈拙的地步不止。所以從前在北京坐驟車，大家相戒，切不可左邊腦壳上着了一擊，馬上向右急偏。若偏過去，右邊腦壳上必更着了一大擊。頂要緊，冷靜起來，強着項端坐。讓高低不平的過去，或苦腰支頸項不着，多受點挺正的痛苦，免得腦壳吃虧。汪先生去年三月去了歐洲，冷靜了一年。我以為好像嘉富爾到山上住了一陣，當把從前那種悻悻然小丈夫的壞處，可以改盡。那真是我們建國三傑之一，新中國的運氣來了。那知提了皮包上岸，就不信任了。真真敬愛朋友的李石曾。定要趕到漢口去上當，（這就是小人物終上大人物的當。當時他或者以為鮑羅庭人物是更大）於是左邊腦壳上着了一擊，就豹跳如雷，左歪右歪，被擊到如今。中間雖行李也推墜地上了，車夫也被他腳踢了，他也莫名其妙地受打。

我敢於下這種比喻，就是因為汪先生兩件大事的文上，有幾句真心話。他說：

「但廣州人民，經此一番殺人放火，姦淫搶劫的慘禍，是我刻心刻骨，一世也不能忘的。我除了殺盡共產黨之外，還有什麼希望。」若是一個「人心肉做」的東西，不能說這種話也是假的。除了他是天人，或者是個魔鬼，就假了亦未可定。若是假的，我說他到漢口是上當，又說至今還莫名其妙的受打，豈非被他竊笑麼？然而我們自己既不是天人，又不是魔鬼，終要相信是真。也就不嫌唐突，僭加忠告，批評他上了無數當了。

他在覆張發奎的寒電上，更有一句「封建思想，昏庸老朽」的金玉良言。他說：「即浮薄少年，好爲偏激之論者，亦宜痛斥，不可錄用。」那裏知道，吳稚暉便是一個浮薄老年，汪精衛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等就是幾個浮薄中年。就是國民黨裏錄用了我們這班東西，引進了俄羅斯的猶太野獸，弄得浮薄少年徧於國中。我「老改志」了，四月裏才覺悟「亦宜痛斥，不可錄用。」汪先生到十一月，被殺人放火驚醒了，也說這話。倘然陳先生等收到電報，也居然贊同了，不說別的。我們四五

個月以來，承乏其間，被浮薄少年也罵得夠了。近今更是雪片的匿名信寫來，殺吳賊雅暉呀，老狗不如呀，遺臭萬年呀，公開的，又是口上生疽呀，褲子後穿呀，我們不配受這樣的重要責罵。最好以後連接不斷的匿名信，改送到較重要人物的宅上去。願他們寫着殺汪賊精衛，陳賊公博呀，汪精衛陳公博狗都不如，遺臭萬年，口上生疽，褲子後穿呀。說句笑話，我們把那顆印移交給各位罷。因為爲人不好有二重人格。既捨不得國民黨「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招牌。又貪圖無產階級專政。全世界聯合起來的榮耀。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就要弄到「革命的向左轉」剛剛說完，而「浮薄少年不可錄用」又喊了出來了。倘然左字不作總理的全民政策解。必要說是三大政策裏的工農政策，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那末殺人放火，是他革命正當的方法，浮薄少年，才是向上的青年。何以又要痛斥，又要不可錄用。平心而論，我們都是狗都不如。說句大逆不道的話，總理也有些「不如」。所以打倒國民黨，擁護共產黨的旗子，老實在各處不客氣的扯了。故爾汪先生的跳得起緊，除了

共產黨工具的批評外，李石曾說他是肝病。我說他是左手握魚，右手握熊掌。無錫俗語說：「眼淚滴滴落，兩頭掉弗落。」不肯担歷史上的錯誤，不肯將汪精衛三個字，就斷送在賢明政府身上。我贅言裏是力竭聲嘶的貢獻，他當時一榻刮子都當冷嘲熱罵，所以就毫不留意了。

況且李先生說國民黨比共產黨左，好像汪先生也贊同的罷。還是確信呢，還是應酬。左在那裏？李先生說，他們是皇帝式的。又說他們方法是陳舊的，所以是右。這都對了。但我終願讓一步的承認。他們那班猶太浮薄少年好爲激論，動輒把世界革命來做招牌，就算比國民黨說得左些。然而結果完全是騙人，最受欺騙的，就是無產階級。而做皇帝而專政的，盡是不生產寄生蠱蟲階級，這是汪先生分共以後也說明了。又俄羅斯本是一個壓迫別人的民族，並非如中國還是一個被壓迫民族，有兩重困難。所以他們背皮靠了北冰海，無憂無慮，儘管倒行逆施，居然還是強大。然他的強大，並非共產造成的。乃是彼得到尼古拉造成。止有到共產的今日，

彊字縮小，痛苦激增罷了。這反正淺陋如我，說也徒增訕笑。即如，總理眼睛既不綠，鼻子又未高，批評了馬格斯學說是病理，而掛國民黨藉的浮薄少年，口雖不言，尚敢竊笑之，至少亦深疑之。三年以前，止有皮宗石先生嘆曰：『中山先生讀書真勤，批評馬格斯的著作，各國最新出版者，中國人讀者無幾，中山先生已挾其精要，融入己說矣。』精衛先生等皆束書不觀，止聽浮薄少年瞎說可嘆也。』

我見陳璧君先生說：『共產黨所以痛恨陳公博陳樹人顧孟餘等，就是共產黨恨他們會作反共文章。』我說：汪先生靠住他手下有這班人才，所以覺得能治天下者，惟有我輩矣，並且敢於批評南京方面的反共，止是同張作霖陳廉伯一樣。其實據又一方面看他們，危險得很，所謂腐化的三種人，說不定還可評做小人。我是小人，我在法國面告過汪先生的。但我願勉為有忌憚。不敢無忌憚。陳樹人先生，我也不曾讀過他的文章，我又不曉得他的為人。酷辣點說，恐與多數粵委員一樣，是腐化庸人，準官僚而已。且置之不論。至於徐謙顧孟餘，文章不文章，可以不必

論。若無忌憚的做下去，一個將成大胆老面皮的小人。一個是成爲懶惰陰刁的小人。陳公博甘乃光，真是事理通達，見解明敏，確有可取之才。惟歪邪過去，一個是貪黷無厭的小人。一個是善伺人意的。小人。於是說到汪先生自身一個僞君子是八九分成功。恐非痛下一番工夫，不能變換。（這是我目前才觀察明白的。前年在北京演樂胡同，張溥泉先生批評了，我幾乎同他相打。）若是有忌憚的做去，儘可拔出來。若無忌憚的做去，就要成爲卑鄙小人。現在他忌嫉同僚，記憶仇恨，好弄把戲，多方掩蓋。加以貪嗜權勢，差不多病菌已四面侵入。（若被我毒罵極了，索性真去做共產黨的工具。那也不過小人上面，再兼一個要人罷了。宇宙之大，何所不容。）但各位被罵的先生們，既不必生氣，亦不要冷笑。這是我的學說，「凡最好的與最惡的是止隔一線。」不比那次好的與次惡的，却甚相懸殊。有能做小人之才，亦即有能做君子之才。然往往一個有爲之才，自以爲墮落下去，或者也不過降爲次等人物。其實大大不然，簡直正如小說所說「止因一着錯，滿盤都是空。」坐不知君

子小人是止隔着一線，所以古今來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物。因此我不避忌諱的把目前糾紛中緊要人物，批評他們一不小心，將成小人，並非我的不公平。其實他們的對方，亦何一不可走到了小人的地位。我先自認小人，並非今天才故意弔詭。我是一個酷刻小人，常叫對方難受。然截到現在，兢兢的守了有忌憚。僥倖還不曾做過虧心的卑鄙之事。如汪先生不相信，再苦胡展堂先生不着，漫罵給你看。胡先生根抵深厚，老實不如你。所以我不客氣的常稱汪爲張良。稱胡爲陳平。（蕭何是國民黨裏一向不會有過，至今也還不會有。）所以胡若一個不小心，亦將成爲剛愎小人。爲何他倒剛愎，你倒卑鄙呢？這就是更好與更壞尤密接。他是近真，你是近假。而且他的操養，由有忌憚而自然，年來進德不小。他無子不娶妾，蕭然若僧。勤治事，喜究研，厭棄爲所識窮乏者得我，皆是他進德不已之新生命。所以說不定汪先生一方的人，要想拿卑鄙的徽號贈與胡者，却恰恰贈與汪矣。惟微惟危，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不慎歟？（然我不贊同日內急催胡先生出山之提議。相當時期，自然

需要他，他也自然肯捨身。他不會好像如別人，既誓再出混鬧，狗都不如，有忌憚的，自然海枯石爛，應要踐約。就是這次他抱病不出與會，我是見過他一面，請他到會。他領之，未贊一詞。後來我猜到，若露面而不爭，有何意味。爭則必得排汪之嫌疑，且於事亦必無絲毫救正。所以近來不需要他。若政事黨事，真能進行，才需要他做一重要分子。可是他也是個弱者，我不許他能獨振乾綱。正如料汪先生之亦不能一樣。現在無可諱的，正如蔣總司令所說，止靠武裝同志有決心。我却不敢贊成他說「服從。」我望武裝同志。現在要擔當得起黨權，又要尊重黨權。就是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才是真正井欄上拋錢，從最狹的一條路上，得到最好的結果。最好的結果，從古都是如此得到，所以成功極少。若三揖三讓，做個形式的開會，止是醜醜的辦法。就是武裝同志，真正服從，忘了他也是委員，委曲聽命於七張八嘴。實則長衫同志，大半觀望。不是瞻，就是搗亂。視武裝同志，不是同志，直是異類。瞻者還當他強盜，以能順從爲妙。搗亂者視他爲軍閥，以能反對即得。這都是對軍

人爲非同志的辦法。軍人也不會想自己就是黨中柱石的辦法。所以反共以後，急需開重要會議，把如何是三民主義的方法，如何還是共產黨的方法，討論一個清楚，定了大政方針，蔣總司令所謂「尤重在討論政策制度的改正」，那一點不錯的。若開會而會開出權來，就是槍斃我，我也不承認。衆口一詞的胡說，真是大笑話。拿洪憲登極，三揖三讓的方法。會在權字上有增減。真最醜的作爲。此種作僞不除，便是第一步的失權或竊權的醜態。目前我有一個非常可駭的提議，就是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權也交給武裝同志。幸而有凱馬爾其人，國民黨就算成功。不幸而有張作霖其人，就再讓第二個國民黨來，或竟讓共產黨來。免得不死不活，無疾而終。權是築基於兩點：一是基於李先生分治合作的精神上（是精神，不是什麼政制）。就是所謂公平。權利上留心自己的清一色，也不許別人清一色。却不要沒了人的功能，（非但功必兼能）。一是基於甘先生的集權上。就是所謂擔當，功不必歸己，過不必歸人，而紀綱不可不整，所恃者便是一毫無私，專供黨用的武力。蘇俄的

黨權，集於一二人，亦即恃有武力。彼即恃暴民之武力，暴民之武力。如何而能成？即放任暴民殺人放火，養成其窮兇極惡而成。於是所謂長衫同志，恃有此後盾。而武裝同志即如脫落司基，逐之如一羊矣。鮑羅庭本以此法奉獻。而今日汪陳甘等等，終覺不能忘情者，即是此法。一般國中浮薄少年，心終不死，作匿名信來痛罵者，亦爲此法。即孫夫人邵力子先生等，雖反共到底，好像蘇俄自有辦法者，亦必定影響於此法。此所謂昏庸老朽決不能領略之方法是也。然而殺燒了一些，便會引起汪先生若喪考妣的憤慨，而且江南之橋，逾淮爲枳，殺燒亦必越鬧越糟。所以我也知他是一種方法，無如移到蘇俄以外，簡直此路不通。因此有人謂馮煥章先生反共，何以他與蘇俄還是若即若離。我說止有他才能與蘇俄若即若離。止有他的方法，亦能與蘇俄不必絕交。何也？他完全反對蘇俄的殺人放火，而自有集權之能力。能力何由而生？即以他的武力，整飭紀綱。紀綱如何會飭？就是艱苦，公平，愛民如子。故我八月十二憤對何李兩先生說，我看南方國民黨是沒有那種能力矣，還是去請

馮煥章來罷。因此，蘇俄要馮先生共產，方法便不能不改。若共產黨的方法，一定絲毫不能修正，不是馮嚴絕他，便是他倒了馮。否則馮把他愛民如子的招牌，丟在毛缸裏，去做他的工具，還是大殺大燒。以上不是說到別一問題上去。就是說，集權不用蘇俄革命方法，便要用軍隊武力。武力有兩種：一是帝國主義的武力，一是中山先生軍政時代，交給黨中忠實同志的武力。候黨權固了，還給長衫同志。換言之，自己也做長衫同志。過了訓政時代，到了憲政時代，而且不必集權。或者這個就叫做民主集權。若武裝了暴民，算民主集權，那種貪便宜方法，把責任放到苦惱人身上去，這不叫民主集權，乃是寄生蟲集權，利用苦惱人一下子。

閑話少說，所以十一月一號在武定路，我主張蔣先生既然出國了，歇歇也好。到了十一月十九，那就覺得斷不可歇。到了十二月十二，更覺得非馬上出來不可。而且從此非協同了個個忠實的武裝同志，把黨擔起來，把權振作起來，歸之於黨不可。我們可以貢獻的，就是艱苦，公平，愛民如子。（若嫌愛民如子有毛病，就改作

事民如父也好。拿了古人規而不頌之義，則要之曰：此篇正論着君子小人，止隔一線，勳業愈爛然者，而漆黑亦愈易。希臘時亞歷山大第一，所謂歷史上之頭等人物也。克波斯入印度，功烈之盛，古今無匹。然至埃及，爲諸侯王嗅足膝行，駐兵半年，兵皆無用，亞君亦顛倒錯亂，貽笑後世矣。此願汪先生所謂總司令，所謂幾個總指揮，朝夕念之。不然一個不小心，也進了討論小人問題之中矣。

說了許多旁文，把與汪先生討論的小人問題，沒有說完，對於目前汪先生的幾句良心話，到底又有什麼要求，也非一言能盡，再待明日續貢。

罵人將爲小人（請注意，我還不曾說已經是小人）豈不是極難受的話。然我以爲君子小人，止隔一線。過也人皆見之，君子也，掩使不見，則小人矣。更也人皆仰之，君子也，護而不更，則小人矣。所以我所舉汪先生之諸病菌，人皆見之矣。汪先生若必不承認，或竟是我之錯誤，汪先生止需不掩更且，其咎自皆歸我。例如汪先生實非共產黨工具，果事實證明，我亦必受罰。可是現在之事實，問諸路人，尙且懷

疑。如謂疑其非是，則有之矣。證明則尙早也。因爲汪先生若如反對特委，其事非常重大，竟可予共產以機會而不恤，儘管汪先生說主張不會死，我們終不懂主張者爲何物。我們終覺反對一個特委，乃極毛細之事。因特委之產生，汪先生自己即未嘗視之爲非常可怪之事。汪先生之忽然「氣極」，我們竟莫名其妙。倘這個特委，果然用得着現在的氣極，用得着不恤予共產以機會。可是當時漢方特委六個人名氏，不應反由汪先生親筆寫出。應該別人請你寫。你須頭可斷而筆不可下。卽此一端，不必再引當時汪先生許多附和之情形，已令人百思不能信其反對特委之嚴重，果出自衷曲矣。汪先生重視黨紀之理論，實密於我們。而實行之疎，往往反是。此又甚不幸之事也。故我忍不住的加以刻論，權說汪先生似乎不甚注重黨紀。每注重黨紀一次，止是上共產黨的當或予之以機會。

故若汪先生果不是共產黨之工具，這回廣州十一月十七之事，可說是汪先生受了政治上的壓迫，使的不平手段。看他一路袒護張黃，他兩件大事文裏，又有

「你們可以打敗唐生智，但是你們不能打敗我們的主張。」則情見乎辭，本來要靠唐生智出氣，無奈何再靠張黃來出氣，這並不瞎扯罷？於是十二月十一之共亂，乃由出氣產主出來的亂子。吾昨天所以一開口，便說急是急不得，恐怕愈弄愈錯，左腕腦上着了一擊，留意右腦壳，此言不但可供獻於汪先生且可貢獻於給你虧吃的人。貢獻於又受你虧的人。凡急急追復原狀，急急出氣，必既然無益於自己腦壳。而且亂子不止共產亂子，可以多端，必皆有礙於大局。然這還不過向尋常庸愚之人言。若對汪先生春秋責備賢者，我等久索汪先生於九仞之表，不知汪先生尙在樊籬之下，真失望甚矣。此所以不能不加小人之詛咒，以冀最後之來復。

蓋汪先生宜知自己之地位，不但虛榮已得了領袖，而在責任上，亦正羣相以領袖責之。必宜包涵一切，至公無私。遇必要時，尤需忍辱負重，過則歸己，善則歸人，使國紀黨紀，由破碎中以公道而得立。不應與憧憧私人較同計異。用臭政客之方法，弄條文，做宣言，欺人欺己，以求倖勝。於是紀其所謂紀，而權其所謂權，若甚可恃。

一不勝，則又用浮薄少年之行徑，跳來跳去，藉搗亂爲報復。此等行爲，今日無知之失意政客嗜權武人，固滔滔皆是。但是天下不太平，就是此輩太多。中國之平等自由，求而不可得，亦卽此輩太多。三民主義無從實行，亦卽此輩太多，黨之無紀與無權，完全亦因此輩太多。然用什麼法子去減少他的數目呢？用命令去勸告罷，用演講去哀求罷，用書報去宣導罷，好的。但下命令的，演講的，做書報的，却就是這個裏頭的一分子，你叫會有效麼？用法律去制裁罷，用嚴刑去懲治罷，更好的。但執法的，用刑的，又就是此輩中人，則效果又將何如？於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爲中下等人說法。若曰：袪兄之臂，姑且徐徐是亦教之以孝弟之道。乃所謂分治合作罷，火車站上買票法罷，言論中不恤曲媚以求全，學了楊雄之美新，韓愈之上宰相，好是不大好，姑且也算好的。但還是望此輩中人，去安排其同輩之人，必至徒託空言，甚至無益有害。這種情形，早已無人不知。大家所望的，必求有點超乎此輩之人，來用種種方法，與此輩磋磨。幸而得當，則中國得救，或救正一點，亦可苟延殘喘。戊戌望到辛亥，

五年望到十六年，袁世凱望到吳佩孚，甚而至於望到孫傳芳。幸而我等毛遂自薦，叫人得到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國民黨員。國民黨員裏又挑出來一個道德學問有點根基的汪精衛。應可以超此輩而不料還自己降格豔羨此輩。所以我「氣極」了，一定要「打倒」他。但實在我還是急極了，一定要罵醒他。態度不好，是落了我自己的人格。或於別人的私利有損，於別人的千秋無損，請恕我罷。

講到私利，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生盛明之國，享受此等俗福，不過做個俗物。也由他去招無產階級的不平罷了。若在衰亡之國，簡直是偷賣屋瓦，質當神像，易得醉飽，幫助亡國的敗類。回思國民黨員，大都由一臭叫化子的阿哥，得有赫赫的今日。口說建造新中國的人，坐在汽車裏，慾心炎炎，怨氣沖沖，做那拆中國的事。末日一到，還被人叫罵。不得不搖我們八股先生之頭，顛聲問之曰：則亦何爲也哉？則亦何爲也哉？且革命直發財耳，闊綽耳，巍巍然耳。我輩國民黨之浮薄少年，昔日斷截腿足，辛苦艱難，吃盡苦中苦，竟爲人上人，果得之矣。則安禁今日

共產黨之浮薄少年，不眼紅耳熱，捕殺不怕，再接再厲，求代之乎？所以當假寢以思，嫌地盤之不穩固，財權之不我專，私人尙未盡用，美差尙未到手，泰山未曾靠得，宿怨報未痛快，恐爲別人解決，或圖及早下手，因風可以使篷，乘隙可以下石，種種鄙陋，於心頭發動時，把國民黨期許人者何物，共產黨何爲該殺，帝國主義者何爲不當？我們是人類，一同想想，心氣或者和平點，人格說不定一天高一天了。送到棺材時節，也不會少了什麼。現在且閣起旁文，把我認爲汪先生所不當爲者，略用事實舉例如左：

今年以前，我止知汪先生爲一偉大有望人物。他的政治行爲，我未注意。今年四月，他從歐洲回來，不贊成我們反共。一跑上漢口，大發雷霆。我們雖也罵他思想錯誤，然不曾發見他有流氓政客之舉動。（他人或者早有所見，我則不知。）

他因爲特委會，被人束縛，他儘可以委曲求全，忍辱負重起來。否則亦可潔身而去。他所以跳東跳西，實實爲陳公博顧孟餘之徒，爲對方所排擠，自己又感聯手

無人，於是忿而亂跳。他却未能平其心悟陳顧之徒，與南京方面人物，正是一邱之貉。自己若是超乎此輩之人，儘可兼容幷包，用善意遇之，用明眼察之，用耐心持之，以冀萬一成就。必非用了順適吾意者，來排除異己，作清一色之好夢，託一班自己魔鬼，便能立成正果也。故我昨日答李石曾先生，既知精衛有政治領袖慾，當時由漢去甯，特委對彼，似實有些少束縛者，公等何不代爲免除之，藉以便其設施？李先生未及答。張靜江先生言：「這却我們錯了。但他必將陳顧之徒，倚如左右手。精衛即與共產無聯，而陳顧等亦就算不是共產黨工具。然陳顧等止有左派法寶，既爲汪之所取，又即爲彼等自己盲目的信仰。於是如蟻附羶，因甲乙而來丙丁，因丙丁而來戊己庚辛壬癸。顯明之共產黨，與暗中之共產黨，必大集南京，一如廣州之現在。使精衛不堪之痛苦，已早發於南京，或并延於上海。」張先生之言，亦極近情理。所以既爲政治領袖之人，不可像一個負氣書生，見了對面腐敗，忘了自己方面所託，又爲何如人，就馬上清一色，清一色，以爲必當有濟。

廣州的大錯誤，不用說了。就是知情而不告李任潮。這是何等心胸。還強辨說李幸而跑了，否則也如黃季寬。好像李還應該酬謝。這簡直是拆梢口氣。

又想把張黃做汪家的八千子弟兵。老實不客氣，還要唱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汪先生若也是一個無知識的中下等人物，自然這是李先生分治合作精神上所許。然此是總攬全局者，不得已遷就一時地位相當之人，勉其願全大局之權宜。如何總攬全局之人，反來幫並未相當者去鑿孔栽鬚，奪取地盤。這無異火車站長，反領了後至之客，硬擠到人叢裏去，向洞口伸手了。

我雖曾經與總司令總指揮周旋，然我的言論，登在報紙，似並不是要靠了他們，才能開口。我說我是絕對打抱不平，而且爲了大局，自然你必嗤之以鼻。我也並不敢以此自信。然就我靠了什麼總司令什麼總指揮，我們這種說說空話的人，靠了勢力逞威風，我們的無聊罷了。你是有望的領袖，什麼總司令總指揮，都該一視同仁。看見他們有不是，直可以教訓他們，不應該同我來吃醋，借了我去罵他們，借

了他們來罵我。好像小孩子輸了拳頭一般。此皆所謂失了領袖的態度的。

這不免降列於臭政客浮薄少年之列。并因此而下不了領袖牌子，又變爲僞君子。橫決出去，諸菌畢集，就直趨於卑鄙小人地位了。我言因果相倚必如此，是警言忠告，非罵人。

現在且不說共產問題，廣東那個亂子，是忿忿不平的躁急弄出來的，想也確實的了。不論原動力之目的如何正當，而「舉動輕率，釀成大亂」八個字的官樣攻語，任何一方面，也承認了。以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等，也已照例自劾了。汪精衛等，也已照例查辦了。這還並不會與共產問題什麼關聯。與第四次全會問題，更加風馬牛。汪先生曾嗟怨，以爲前則允許保護，後來又爲何查辦。豈知這是兩個問題。保護者，保護到會。在十二月十二出了廣州燒殺亂子，查辦者，查釀亂有關之人。查了沒有事，當開會時，依然保護。查了竟該辦。那就自己跑了，或者捉到廣東去了，這就他們人也不見了，說不到保護不保護。今天聽說汪先生已果然跑了。他卽不爲

要查辦，他見張黃等自劾，恥令張黃等獨爲君子，本也應自劾而去。用不着政府來查辦。吾個人貢獻汪先生等暫休一下，換些新空氣，政治生命，相當時節復活起來，還要健全呀。

至於廣州的善後，實在是一個難補償的損失。人民的無辜遭殃，終是全國民黨之恥。就是真殺幾個釀禍人來快快意，也不足止被災人的悲痛。所以如何懲前，姑且不言。請言茲後，則張黃的軍隊如何，必要離開廣東，調去相宜之地。免得他裏面惡化分子淘汰不盡，第三國際注意廣東海口，又耽耽不息，若再裏應外合。廣東人吃不住第二度的燒殺的呀。張黃能自動的走路，固僥天之幸，若決不肯走，那就不能不下強迫的決心。

然廣州亂子，不過慘事發動之一果。而追原其遠因近因。互相關聯，不易確指。然除了共黨問題外，而內部之縱橫捭闔，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爭先恐後，循環報復，乃是一大原因。故以小事爲論點。既有一個政府，出了如此大

亂子，或通緝幾個人，或查辦幾個人，以平人民之氣，如泣血稽顙，哀此計聞之例，維持一個面子，這原是極應該做的。但失政失刑，由來已久。每當東交民巷口照相掛起，人皆目笑存之。所以這種了世事的公事，或者就把幾個鼎鼎大名的上了爰書，聊以塞責。把幾個飯桶，明知被人裹脅者，不必替他揚名，也未嘗不可。且內部嫌疑重重，其知者知是公憤，其不知者難免不疑私怨。所以此次什麼請願等等，皆讓超然如廣肇公所等主持爲尤好。反正此種文告上的空戲，作爲羞辱之具，作爲執言之具，皆無絲毫價值。我之言此，非有所指斥。直以爲大刀闊斧的做去，以他人之小懲，作爲我們自己之大戒，及早給黨國以新生命，此其時，此其時。而淺淺之處，好像嘴唇上佔些便宜，益而有損也。

至於論到大處，我們西風，剛爲東風壓過。以我之意，不必定求其平。才說平，未免不知不覺又壓了過去。簡直要吃些虧，以爲大家自己上當的自罰。但我看四面八方，的空氣，叫做一個人也沒有覺悟。大家說不定還是要蛆鑽糞渣的亂攪。我是

對不言黨國的戒，已經逾越。所以今天忽然想到，愧汗無地，趕緊收斂。又有一小問題，當我仗着威風，肆口漫罵別人的時候，實在中心慚沮。然苦惱朋友，肚皮餓了，又以爲我將以口舌得官，不日要飛黃騰達。所以要介紹工作者，每天也頗有幾封信。但我漫罵了別人，怎麼還有面皮向別人開口呢？一定要求原諒的呀。因此一定從今日起，半句話也不說，一個人也不見，一封信也不復，躲到別處去，寫點物質文明的，小唱本出來，給小朋友看看，以贖吾罪。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弱者之結語

在七八年前，我在唐山教書。汪精衛寫信給我，問我時事怎麼辦呢？我絕不思索的回報他道：我買兩隻軍帽，一隻戴在你頭上，一隻戴在我頭上，就有辦法。到底都無能力實行，祇落得他懷了一腔孤憤，至今只好走狗般的去仰強者的鼻息，我也懷了一腔孤憤，也只好走狗般的去仰強者的鼻息。懷什麼孤憤？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也不是這裏有工夫分辨。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止能提提案，放放屁，終是一個弱者。弱者來打筆墨官司，真是一件沒廉恥的事。所以我今天再放這一次屁，把肚子瀉空了，就告完結。

今天我們登在報上，請求察看汪顧陳三人的事，蔡先生會罷遇見我，他說他與靜江德鄰兩位先生臨時主張慢慢再提，我說提也好，不提也好，實在還是一個

不澈底的辦法。蔡又告訴我，會終時戴季陶先生說：我看會議席上都是說假話，大家嚴陣相待，最好下次開會，先對總理靜默三分鐘，宣誓不說假話，然後開口。戴所說的意思很好，我是再不到會，亦不到什麼講到黨國的人家去，所以我止好宣了誓，在這裏說下面的幾條：

(一)現在到會的人，約有五條，一是止注意共產黨的；二是注意共產黨，還注意別的問題的；三是不注意共產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分別，止是却不了雙方的情面的；四是疑心共產黨終覺比國民黨強；五是額上不雕字的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工具。

(二)現在額上不雕字的共產黨，與共產黨的工具，又來借國民黨的招牌催眠，造成一種空氣，要叫他像從前總理三大政策一樣，便是假裝說共產黨是惡化，除了他們，以外皆是腐化。惡化要不得，腐化更要不得，其實各人宣了誓說，惡化也是公共的，腐化也是公共的。所分者，惡化是沒有俄羅斯人利害，腐化是

沒有中國人利害罷了。所以從共產黨或國民黨所謂左派眼睛裏看來，那非共產黨及國民黨右派，都是些腐化庸人，腐化愚人，腐化小人。我說對的，從非共產黨及國民黨右派眼睛裏看來，那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都是些腐化兇人，腐化惡人，腐化小人，我說他們自己也覺得到罷。

(三)然則從我個人主觀，腐化是一個會開不好的，若問如何而能不腐化，先從不說假話始，此是後話，現在不提。要這中國且放在國民黨手裏，可以少一點殺人放火的事，若不幸放到共產黨手裏，一定暢快的殺人放火，分別在此罷了。

(四)我反對殺人放火，所以反對共產黨到底，如果這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爲的是鞏固國民黨，而先決問題，終要把第四派第五派的人一起請他停止出席。我們中國人往往不明事理，有一種無端的恐慌，及無謂的敷衍。那麼，不澈底的辦法，也至少要把第五派的要人，請他不要到會，一個就是額上不雕字

的共產黨陳公博，兩個就是共產黨的小工具顧孟餘，同共產黨的大工具汪兆銘。

(五)什麼是無端的恐慌，就是不知那裏來的一句笑話，說此次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開不成，國民黨休矣。其實若照現在拉都路這樣的開成，國民黨便休矣。清黨清黨，清到現在，却開了大門，把整票的共產黨及共產黨的工具送進來，豈不可憐？國民黨開會，止應當同國民黨人開會，不應配拉要謀死國民黨的共產黨徒來湊數，假使照章定要過三分之二，倘一定不好變通，那不得不再請譚平山等來湊數麼？又假使天災流行，會員却死掉了三分之二，乃就從此不開會，聽國民黨休矣呢？還是定要到閻王那裏去拉死鬼來湊數呢！我們承認他是共產黨，簡直當他死了，便是譚平山等的除名，我們有理由疑信他是那個東西，也權且當他死了。便是徐謙等的察看，該除名，該察看，不管他多到什麼數目，剩下來，方是真正國民黨。不是三號第一次開會，有這個說法麼？剩下止有二

十八，那十五便是多數。那天雖取別一法，當日南京却會行過。漢口當日自以爲老牌國民黨，其實止賸一扇牌子，也只好這麼辦。所以賸了十個人，六個亦可開會。若說那麼別人廣州也可以去開會了。哈哈，這是一句極癡愚的話，難道共產黨的味道大家沒有嘗過麼？或者嘗了終於健忘麼？若聽憑他拿了金箍棒鑽進你的肚裏，如何能教他不攪，攪得難過，如何不請他出去，與其將來有請不出去的危險，何如不請進來。例如有了唐生智，如何會叫汪兆銘顧孟餘不開他的自由政治分會。沒有了唐，他就走咯。歡迎了張發奎黃琪翔進去，他便攪起來了。有了張發奎黃琪翔，汪兆銘陳公博顧孟餘之徒何等強硬。所以你若不好意思，他就拿了金箍棒直闖進來。你若覺悟了，他自然宣佈你的破壞罪狀，馬上回廣州開他幾個人的始創第一家真正老牌合法全體會議。會場門口亦許要掛隻烏龜出來，題曰「胃牌者」似此。幸而張黃也不日陪伴唐生智去了，那張真正老牌，便只好掛在善鐘路。不幸張黃到了南京，那我所提議的六個黨員的全體會議，也

只好永遠開在拉都路了。若我們以爲六個黨員方是真正國民黨，人數雖少，全體會議也有理由可開的呀。國民黨的休不休，那裏是廣州來了委員，才影響開不開呢。這是共產逼了我們不能不變通的呀！

什麼叫無謂的敷衍呢？因爲現在的委員，那個不會主張容共過；是呀，容共上了當，儘可反共。所以漢口的人反共了，我們喜極而涕的歡迎的呀！中國有許多古怪的行動，我們尙以爲止是「惟領袖是競，惟曲說自高」，這是人各有嗜好的一種小毛病，並且對方也未嘗不會弄着玄虛，止要開誠布告，在會議席上解釋了，以後大家不再做那「自殺」「殺黨」「殺國」的錯誤罷了，所以截至十一月十八，我們還是誠誠心心的盼望汪精衛帶了廣州委員來開會，開好會，誠誠心心的擁護他的賢明政府。那十八的晚上，尤聽見了古怪的消息，十九一天明報上宣傳張黃弄了把戲了，午間褚民誼先生來說，汪先生要來看你，我說不敢當，就同褚先生同到汪家，看見汪先生神采煥發。後來來了李任潮先生，倒也是

笑嘻嘻面不改色，我心中却老大不舒服，止在飯桌上罵了共產黨一頓。於是一天一天的周旋，無論磕頭求拜，汪先生好像張黃總是應該趕去黃李。然而聽他的反共言論，又是清清楚楚，我就知道說話太甘，手段太辣，這是我的共產黨徒定義，「談笑是溫溫和和，講到有關係處，說話是結結實實的不讓，做起來是惡惡辣辣，說鬼話是他們的聖經。」汪若不犯這個毛病，何以自相矛盾到如此！於是力竭聲嘶的對他喊救命，做了些贅言，他却以為我是靠了衛戍司令逞威風，他給我的信說道：『先生連日在民國日報上大登特登一切冷嘲熱罵之文字，最挖苦的，便用最大的字刻出來。我可怎麼樣呢？我要登一個字，都要經淞滬衛戍司令檢查，我那能有和先生有自由辨論之機會。林冲說得好，小人頸上有了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我幾乎想跑回廣州，去得一點點言論自由。但鑑於四月間覆轍，我只好戴着枷，捱先生罵便了。只是先生靠着淞滬衛戍司令的威風，來罵一個言論不自由的朋友，唉！』你想我的贅言上，明明說汪先生決不如此如

此，倘然如此，那就糟了，此純是力竭聲嘶的喊救命。他却以爲是冷嘲熱罵的逞威風。請問衛戍司令尙許張發奎教訓李任潮，如何會不許汪精衛教訓吳稚暉。什麼匿名信呀，洪鐘報呀，罵我遺臭萬年，罵我老狗，倒躲了罵，怎及陳公博借了章太炎的話，罵我生疽補襠，衛戍司令却許他明登報上，我整備遺臭，整備惡罵，才把真話傾筐倒篋而出的。我無廉恥，靠了租界。是不能賴的。靠衛戍司令說話，却不曾。因爲在北京警察總監被李彥青靠去了，我也不曾在報上逞威風。總而言之，你的神氣不對，料你要如此如此，乃是不可諱言的。倘你不如此，久後我是遺臭萬年，我是老狗，我是生了疽，我是補不了襠，都是忍受的。你若竟如此如此了，我是在一號蔣宋喜堂裏，對李德全先生講的，我罵你賣國的汪賊，狐狸精，現在我連倒不值得罵你，讓你去流芳百世。可是我斷定你的行爲，恐是一個共產黨的工具，盡我監察委員的職責，請求把你察看，不要張開了眼睛上你的當。你說我與你有私怨，請舉出來，是什麼私怨？你是大有恩德於我的，就是我這監

察委員，也是你把我抬成功的。我雖沒有託你我是知道的，我止知道以直爲直，我不管忘恩負義。如有人不顧到殺人放火的慘禍，就是上帝我也反對，我懂得有什麼保障，要敷衍。難道讓人開了會，拿着金箍棒鑽進了肚皮，才算國民黨穩固麼？

(五) 提高黨權，免造軍閥，那是黨裏黨外都跪起來求的事。然而怎麼樣提高，擺在那樣人手裏來提高。若說官話，就請中央黨部委員提高，這是委員裏共產黨工具聽了欣然贊同的呀！他們本來要如此，那末直截開了會議，取決多數，把大權都握在共產黨的工具手裏，又怎麼辦呢？若說不依，黨權何在？若說公意要共產，亦就只好共產，那我是造過反的人，不願意說這句話。三月裏他們開的第三次全體會議，就是這個頑意兒。四月汪精衛提開的第四次會議，也是這個頑意兒。這不是我們預先屈說他們的，那是汪公八日假反了共，自己認錯的，所以我們不接受他們三月的第三次會議，不盼望四月的第四次會議。他說我們

造反，歷史上證明了我們止是救黨。我們老實承認，黨的權是至今我們無力顧到，當時武漢大部分忠實同志，要顧黨又要顧權，却也上了共產黨的當了，武漢是共產黨有權，國民黨完全無權。

於是我來在權字上，敘彼此的醜歷史。一是八月南京的事。八月十一開了中央黨部會議，蔣介石先生要辭職，大家自然堅留，他先走，臨了他說：「我服從監察委員會，」我們還是不懂，到八月十二，聽見他走了，於是又開政治會議，武裝同志都說蔣先生要歇歇，照唐生智那種其勢洶洶，我們兩面受敵不了，蔣先生暫且歇一歇也好，我雖然大不高興，那末唐生智要什麼便什麼，還有什麼正義呢？我主張大家到上海去挽留蔣先生，留不到，大家一了百了的滾蛋。我在車上告訴伍梯雲先生，說是兵變兵變。到上海，蔣先生跑回奉化了，我們也這索躲起來罷了，就不想到我們有黨權，我們是監察委員，理應出來詰問武裝同志，有什麼充分理由，可輕易臨時易帥？果然孫傳芳幾幾乎渡江，並且唐生智後來打

得掉。何不早打，我們坐在權上，允許我們自由質問。我們不言，我止在八月十二會議席上，羞得了不得，覺汪精衛先生說我們靠了督軍團逞威風者，今日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家面孔沈了下來，我們止好滾蛋了。我雖車上毒罵，廣西人實在是不見十面的，他們忘了已是歷史上偉大人物，他到底有部落思想，把督撫看成巍巍，又認不清大人物，還震駭大人物。（當時我預先有湖南蔡君之言，我早知他們上了汪精衛的惡當，以上的話，不是今天才發表，從前聽見的，有胡展堂鈕惕生諸先生，可以爲證。前天不避冒犯，曾在南園親告白李諸位。）然畢竟忘了黨權，拋棄了我們的職權。然而我要請武裝同志分擔責任，當時我們說了，會有效麼？所以我們另外敬佩一個武裝同志蔣先生，我們通電說，比我們尤高了，若武裝同志個個像他要歇便歇，服從我們監察委員會，黨是定會有權的。這借過去以望將來，結語是武裝同志服從黨權，黨權卽生。

又說一方面的醜歷史，不說別有包含，就是簡單說汪先生的促開第四次

會議，長衫同志允許了不算，必要叫武裝的張發奎黃琪翔動兵，倒了催開會的李同志，作爲保障。汪先生口口聲聲。他們是正當，簡單是爲反對特別委員會，促成第四次會議。然則現在的會議，依舊是武裝的出來開成，這個黨權，有價值沒有價值呢？所以蔣先生今日對於軍人，愷切言之，長衫朋友無論共產黨的工具，搗亂者，政客，想植自己勢力的，報私怨的，終之還是一個趙孟能貴，趙孟能賤的弱者，共做走狗於強者，乃洗不淨的污點呀！止有軍人自己覺悟，蔣先生飄然引去過了，他給大家一個好模範。所以他在國民黨三字，已允做許最後的文天祥。不要在黨權，也正好讓他一個人做文天祥。

(六)但是我們堅決相信廣西諸位，通張作霖是不通的，附和共產黨是永遠不會的，唐生智那種無限制的野心，是決決沒有的，一個不留神，形成了一個小新軍閥，阻礙黨權，是要諸位於上了惡當後，大大留意的。所以這回會議，若居然會議出來，議決不應當代他們討伐張黃，乃是簡直無黨，豈但無權，是中了共

產黨先消桂後消其他的計劃了。對於張黃，如有法證明他不是共產，無利用廣東海岸，與海參威通波之意，必應離去廣東，他把軍人來干涉開會，也須得一個相當處分。

(七)什麼且不管共產不共產，開成會要緊。什麼附張黃通電的委員，皆當由監察委員否認其有出席權，以後可以否認議案。這種筆墨的無意識官司，打儘管打，那都是人防虎虎防人的辦法罷了。猶之乎汪先生得意洋洋，說監察委員會都被特別委員會取消了，還行使什麼職權？那末執行委員會也早被特別委員會取消了，開什麼第四次會議呢？終之口舌那裏爭得明白，反正後來的事實，他會出而證明。我終可以再不說話，順便登一個廣告，我以後親友的應酬信，亦恐沒有日子不間慢，倘失了答復，恕我罷！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勸大家相安一時

任潮，德鄰，健生，哲生，梯雲，組菴，協和，子民，石曾，靜江諸先生大鑒：目前如能以黨國爲重，互相合作，實已到了進行順利，馬上可以成功之時代。倘猜嫌不泯，各有見解，互相暗鬥，馬上分崩離析。不僅私人必到陸榮廷、陳炯明等地位，即國民黨亦恐因之遂亡。語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又云：行百里半九十。每到登峯造極之時，亦即一敗塗地之日。此最好與最壞止隔一線之理也。所謂以黨國爲重，互相合作者，非謂私人恩怨必當淡忘，如有仇隙，儘可見面不交談，然遇黨國之事，是者雖仇必合作，非者雖恩必反對。此種黨國爲重之觀念，吾想黨內重要諸公，必均能如吾所期。惟當誠信未孚之時，彼此懷疑，則在所難免。你恐被我解決，我恐被你搗亂，是小組設防，互相猜嫌，在所難免。然若僅僅互相猜嫌，各求自保，這可以互相契約，想出

無可猜嫌之法，相安一時。至誠信一孚，大家疑雲盡捐，自然合作甚固，即太平之局以成。最怕者：並非各求自保，實有進一步之野心。處心積慮，必欲置人於死地，或拚命爲所識窮乏者盡力欲成清一色，不許異己者存在。那末或如抽繭剝蕉之淘汰，今日聯甲倒乙，明日聯乙倒丙，自以爲將大成者，實則到底盡成冤仇。又自以爲交了好朋友，實則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終是大上其當。倘黨內同人已到這個地位，那是死症，無可醫治。這種人非但騎馬尋馬，自棄其巍然歷史偉人之資格，且無有不功敗垂成，爲世戮笑者。我做這芻議，是對誠信未孚者，貢獻相安一時之法，非謂必欲置人於死地，必欲成清一色之人，尙有可諫之望也。因爲那種野心家與自私自利之人物，實不知黨國爲何物。上借之以遂其私圖，彼於功烈昭著後之尊榮，與多方攫來之虛榮，實亦辨別不清。彼自以爲得便宜，實大吃虧。又可憐他自己亦弄不懂。他既喜醉生夢死，自然亦無話可說。我所以先着重相安一時者，相安一時才有黨權；相安一時，黨務才可以整理。整理了，黨權才可以漸起，而至於有力。否則開會

開了二天，亦等於虛設。再若開時即互相利用，亦即互相抵制，非徒無益，且加重糾紛。所以開會，如即量商相安一時之法，並非利用與抵制。這種會自應當急開與多開，相安一時才有賢相政府，相安一時，中央才可以籌畫建設賢明政府，各地方可以進行賢明政治；相安一時，才可根本消弭共禍；相安一時，消弭共禍，才可以從根本做工夫。即一面增進無產階級之生計，一面以賢明政治化導劣紳土豪於善良，更一面改良教育與實業，使青年有社會進步之希望。否則被領袖人物嚴陣相持，想防惡化，即搜殺一點共產黨，使土豪劣紳伸張。想防腐化，又濫辦一些土豪劣紳，使共產黨活躍。於不得相安之時即無治本可言。相安一時，如何才可進行？如何才有餘力？如何人民才有餘力？如何人民才有希望？若瑣屑言之，百簡亦不能盡，空話亦可以不必煩言。依我一人愚昧之見，貢獻於大衆者，反正盡係箇人無知之狂論，儘可不避忌諱，着了邊際言之。自然錯誤甚多，讀之能採擇者採擇，不能者付諸一笑可矣。

一黨部問題

取消特委會，甯漢是第二代表會之產物，滬是第一代表會之產物。甯漢的官司，可以打於中央全會，甯漢滬之官司，應打於代表大會。現在中央全會尙開得極煩難，何況要開代表大會。所以求相安一時，在情誼上言，此次滬已結束特委。自廿八結束，實係滬同志以黨國爲重，表示讓步之大度。於將來黨史上言有公道之好評。又滬方合作，以待代表大會，在自己法律上亦覺站得高一點。然所謂讓步者，絕對不是排斥。此必請滬方同志不可懷疑。雖特委取消，而精神已完全合作，不過中央黨部，在滬方同志以第一代表會之產物，不屑參加第二代表會產物之中央會而已。其餘一切黨部政界，儘管以相當人物出來幫助相當位置，無所謂滬甯漢也。至於誰是買票到得後了一點，相當的候一候，此則滬甯漢三方人物皆當貢獻。

之要言。決不是專以此法對待滬方同志。

恢復中央黨部 恢復中央黨部與中央全體會是兩件事。中央黨部本在特委時亦未取消，不過用特委來代行執監會員職權，仍用中央執行會名義行之。如此特委已結束，而中央之執權已仍還諸執監委員，執監委員自然即又至中央黨部行使職權，此無待第四次全會之開也。中央全會乃中央黨部內一個重要會議，又一件事。惟甯漢合作以前，執監會之秘書處有二，而執監委員則未嘗有二，惟常務委員亦有二而已。此兩個秘書處，兩個常務委員，有待於第四全會解決。然未解決前，當然先把兩個秘書處合起來，兩個常務委員合起來，支持十天八天，以待全會解決。此乃順理成章之事。陳果夫先生等欲以上海預備會之臨時秘書處作為過渡之秘書處，亦未嘗不可。此皆十天八天之權宜事，但設或十天八天裏，有事必經中央黨部全議者，以我論之，常務會儘可開。因甯漢兩方之常務員亦可通通出席，不必開什麼全會之預備會。

恢復政治會議。政治會議之存廢，大家已不以特委之取消爲然。那末，他之存廢，當然要候第四次全會。我爲什麼貢獻諸位要先復中央常務會與政治會議呢？當以全會略有僵局，而又各人忙得不堪，四散奔走，果然大家體諒全會，於正月十五以前開成，乃我所急盼。然萬一人數不齊，又須延長一月半月，若有常務會與政治會，固不能將最重要之事決定，而次要者均可決定。則政象似乎安定，人心亦減去恐慌。且熱心全會之人，決無有不努力於常務會及政治會議者。次要大事，儘可先去葛藤。且既有於黨部，亦不至紛紛四散，委蛇於旅館客棧矣。政治會議亦合甯漢兩會之人而開。是否有當，反正未經全會解決，終無從否認。全會在正月十五以前開成，乃我們所急盼。

中央各部，中央各部，若也將甯漢合併，糾紛太多。全會未開前，暫時停頓亦好。否則常務會可以處置，任臨時主任。

二政府

政府，全會未開前，暫維現狀，將來常務員依愚見，願貢獻於全會，應命七人。胡譚李蔡仍舊。添蔣本係常務員，孫哲生，部務外交其責任，然該方應添一林子超。此先生不惟也是中樞坐鎮人物，且表示正要滬方幫助。其餘委員人數，本應減少。然其待革命成後，立永久制度時再說。此時特委取消，即如北方馮閣諸同志等，正當請彼等多與政府接觸，則事事不扞格，而且多助。所以一時員數亦不必減少。但此後政府應當有三人常川住府。若如今日之往來如穿梭，僅有李先生一人偏勞，似太辛苦。各部長官亦宜多住甯。

三軍委會

軍委會在未開會以前，亦可暫支現局。其人選似本亦無甚可議，即員數在目前亦不能減少。政府與軍委會倘全會必需延長日期者，儘可由政治會議先加小改動，加以任命。如全會再有所改動，亦不妨再改也。

四總司令

總司令若忌之之人以爲將成軍閥之皇帝，本極可笑。蓋不知總司令僅僅居於軍委會之一職。所以略重其禮節者，無非託以前敵征伐之命，不得不稍鄭重也。然禮則重而職固卑。然當此北伐尙未完成之際，一共三集團，乃第二第三集團尙有總司令，獨第一集團無之，這似乎也不相當。所以有人說請蔣先生出來做軍事委員會主席，豈不一樣。這止爲蔣先生個人計，自然他也無可無不可，都視爲一樣。統不過爲國服務，可是爲行軍體制論，則覺不合。假定另定一總指揮名義，請馮閣

先生亦改爲總指揮，十六兩本是一斤。然現在把許多總指揮又加以若何名詞呢？假若總司令改爲統制，或什麼什麼，實際終要有一個打總。名目雖改，豈非一般。況總司令之名目并不同一元帥，本不過軍中一質樸之名稱。雖北伐完成以後，軍制必當澈底改定。無論總司令總指揮皆有改定相當名稱之必要。然現在軍事未已之際，似不必馬上討論到一定制度。如倉卒爲之，必不妥當，徒多紛更。但總司令原不過爲前敵戰事而設。現在與廣東出發時情形大異。從前軍隊甚少，省分更止兩廣。自然由前敵總司令將軍隊一齊支配，當然不生困難。到後來軍隊甚多，省分亦有十許，又要支配一切軍隊，未免太勞苦，亦太複雜。所以蔣先生五月時注重軍委會，本月宣言亦有軍政軍令應當劃分之提議。軍政軍令，我所不懂。我外行說話，似乎以後的總司令有減輕責任的必要。好像預備開往前敵的軍隊，則讓總司令完全支配。因爲我們書生理想，是重在令，故歸總司令支配。若暫時不往前方之軍隊，乃重在政，可歸軍委會指揮。如前敵需之者，可由總司令請軍委會撥往前敵，則改

由總司令支配，這不是總司令也輕了責任。而軍委亦可側重政的方面，與後方之軍隊討論軍政之整理一得兩便。所以必請蔣先生與任總司令，乃第一集團軍應有之任務，庶可有專一之號令，與第二第三集團聯同了速速完成北伐，減輕了總司令的責任。不必兼顧到十許省後方之軍隊，亦可省總司令之精神，且輕省設置。

五雜事

政府各部 政府各部，現在配搭似亦完善，倘可以不必更動，則政象亦見安定。國民黨既取委員制，亦無一人久据之理。互相更迭，到相當時期，使各人皆試其長才，乃當然之事。應當切記車站買票法，愈相當於時候愈好。

廣東

廣東張黃軍隊，終不可任其橫決。然能避免戰爭之大破裂尤善。現

在黃先生已達廣州，陳先生等亦由汕將到，應請李任潮先生返粵，爲最公平之支

配。似乎李登同之師不可有所變更。我所致意於黃陳諸先生者，大家當以廣東之安寧繁榮爲前提，萬不可有絲毫把持之迹，徒造雙方之機會。此必請任潮先主殷殷忠告於諸先生也。今後在中央者，求中央有賢明政治，在地方者，求地方有賢明政治，方不負國民黨革命一番。而中國亦可以由太平而隆盛。所以目前大家仰望之人物，都是歷史上有名人物，死後銅像巍巍之人物，必不可以宮室子女玉帛所識窮乏者自貶史格。如我們這次以後，還是你不平，我不平，鬧得烏煙瘴氣，陳公博之徒，方引爲口實，躍躍而動，輿論將歸之矣。

粵委員粵中此次慘變，自然取釀亂者而甘心之，亦不爲過。然追到大原，而見我輩崇拜新學說上了別人作僞之過。蘇俄之論局，若中山先生尙在，必早發見。而且定有真道路指示與我們，大家亦不敢不從。何至如現在之參差：一票覺悟了一票還糊塗，又一票覺悟了，又一票還糊塗。大約受左派之毒愈深者，覺悟愈遲。若論罪惡，我等誰則無之。從黨外一般人民看來，今日我們殺共產黨，人家方笑我們自

造之而自殺之。我們比之於汪先生等，不過以五十步笑百步而矣。當其發病之時，禍在目前，我們自應有強烈之反對，若事已過去，殺之亦無補，則當略迹原心，不過能引起共禍則同，所以原情定罪，如汪精衛，如陳公博，如顧孟餘，如甘乃光，不惟此時在手頭，即把他們辦罪也好，也只好關起來。就是逃了，也應當請他們過了一個常時間再說。因爲目前他們起來，又會引起共產黨的興。即使他們絕對反對共產，終認爲有隙可乘之人物也。但賊出關門，既捉不到他，又加甚麼通緝，殊可不必。且如汪先生等，他若能自己不落小樣，不做那悻悻小丈夫，好弄玄虛，自是一個有望人物。他今在海外，我等能優容之，彼必悔悟，若羞辱之徒，促其橫決，此非君子成人之美也。所以程先生等請求通緝一電，詞嚴義正，不過從又一方面着想，暫且相恕，亦未嘗不於人才有益。綜之短時之間，吾亦不主張汪先生等即行再出，這就是他們的買票，最好再待下次火車罷。

除此以外，如何香凝女士等，似乎連查辦亦可以不必。古人有云：脅從罔治。且

何女士一人乃女子慈悲不知大體而已。彼於四月時漢口開除甯方諸人，彼亦下淚不贊同，並不能作爲袒甯叛漢。這亦是程白諸先生所必贊同，吾說可以不問。卽或廣東諸同志或因特別受其奚落，有所不甘心，此尤小子所必當獻言者。我想凡同地之人，又屬同志，最要十分寬恕，互相退讓。否則鄰里親族仇寇一結，往往至於累世。廣東堂派已貽譏於海外，故深望吾黨之內，速速除此惡根。敬恆無似，已在報章自供爲小人。然兢兢於有忌憚，決不敢自快恩仇，或有所阿諛，不無稍有遷就之處。若蒙先生細細見原，必於黨國不能不加曲折，決不願替人主張分贓，或便人私圖。我對汪先生至今視爲摯友人。我之所以痛詬之而且登報者，不過減少其利用價值，欲救暴起之禍。我議論其人格者，實望其磨去白璧之瑕，知其必爲寶器。所以彼若終身加恨於我，我亦只咎我之態度不好，我決不敢一毫加害於他。卽如目前諸先生或到相當時，我亦加以謾罵，亦必出於不得已。知我必無一人與我有私憾也。

胡說亂道，真罪該萬死。所以嘵嘵，因心有所謂危，不敢不言。我覺前途十分可樂觀，只要各位先生讓步。前途亦大可悲觀，只要各位先生稍稍疏忽也。

湖南軍事

湖南殘餘之唐軍，彼等既願由間道北伐，正宜使之效命前驅，斷不必再動干戈，成立互相殘殺之局。若恐其北伐以後兵力強盛，將終爲湘省之敵，我想這是過慮。北伐完成以後，整理分配，正有餘地。且到放牛歸馬之時，本各宜依國家政策，兵工歸農，才能長治久安。否則各擁重兵，本人既受罵無窮，人民亦負擔無休，國家亦諸事停頓，野心家亦揚竿篝火，倒亂不息。這又欲求李德鄰先生白健生先生程頌雲先生等坦然大度，目前力求湘鄂之繁榮，與民休息，似最重要。而程先生等此次豐功偉烈，亦百世令人思慕，萬不可不注意糾紛之減少，亦即便全局之速定。此次李白兩先生受小小頓挫，無人不爲之憤慨，然亦無人不欽敬。小子有癡言，以爲此時最能讓步，卽爲後人最致仰慕，亦人民國家所最受其賜。

一九二八年元日。

請求更正一個字

上月二十九我送墓銘篆額到張靜江先生處。他責我，要把從前許他說的幾句話，寫給許多朋友。我允他還了那個債。三十日就把所謂勸大家相安一時的信送去了。不料他又把這信送給貴報采登。（民國日報按此信登載本月一日民國日報）承蒙登出，感謝感謝。但這是朋友送出的私人信稿，不是又敢來說話。中間因抄寫不明頗有若干誤字，反正無價值，不必改正了。惟有一字，伏求將此啓采登，以當更正。不勝企禱。

「政府條下願貢獻於全會。應任命七人。胡譚李蔡仍舊。添蔣。本係舊常務員。」

原文如此，元旦日貴報據誤稿，「添蔣」二字變了「添汪」，與全書語氣不合。

矣。汪先生我勸他暫息海外，到相當時間，再望他出來當國，展布他的大經綸。我所以希冀全會仍任蔣先生以重責者，即望武裝同志能兼盡他黨員領袖的責任。於是欲黨有權，黨乃真正有權。否則武裝同志，口說服從，而不心實服從，雖表面避嫌，贊成了許多好看條文，還是刀劍森然，取一猛虎在山之勢。欲黨員執筆議其後，難矣。我前月嘵嘵煩言，刺刺不休時，曾有云「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把權也交給武裝同志。」有些老實同志看了，恨極了，罵我放狗屁，這坐他並不會將前後語氣看清楚，又沒把當時許多篇的說話參考過，就單文隻義，批評起來的緣故。若明眼人，早知只是對武裝同志作絕望而猶有餘痛之呼聲。若正言之，便是蔣總司令所謂「武裝同志不能確實認識中央威權之必要與最高性……始為國民革命之致命傷」假如武裝同志若的確是個忠實黨員，不是異類。聽見我要把黨與權一齊交給他，他就早悟黨已早沒有了。權更不必說。什麼緣故？就是武裝同志作梗，把黨要算私黨。把權要算私權，別人又止有條文，沒有力量同他爭。他若天良發現，趕緊

幫着黨，拚命造權。那比長衫同志有望得多。因為長衫同志做點條文，是搖筆可成的。就是斟酌到最盡善，也是不難的。可惜被鎗炮形格勢禁住了。條文盡係空文。則奈何？

呢？有時且委蛇槍炮，條文且盡是舞文。乃更大糟其糕。所以正言反言，若非武裝同志拿出良心來，終是致命傷。決不會另有續命湯的。假如別人要把黨亦交他，權亦交他，並且惡毒的說到「不幸而有張作霖其人，就再讓第二個國民黨來，或竟讓共產黨來。」若我們的武裝同志，竟老實不客氣，黨也受了，權也受了，笑罵由人笑罵，張作霖我自爲之。那麼只好怪我們總理收的黨員不好。否則說中國人本來出不出好人。儘管我們再放人屁。拿正義來謾罵，也有何用呢？我贅了這許多話，並非辯正我的話不是放狗屁。因為我止放狗屁，還是我的榮幸。不會做到放屁狗地位，就算僥倖了。我趁便再附幾句者，我還望以後我們有黨無黨，與有權無權，全望武裝同志各拿出良心，忍耐，公道，種種的辛苦來造成。若武裝同志，口說尊重黨權，服從黨權，說得最好聽，而實在不知不覺，阻撓着黨權，那就蔣先生所謂致命傷。

覆謝國馨書

不佞於去歲年底發表與吳稚暉先生商榷黨務書，頗爲國人所怪異，吾師熊子真先生尤不直其說，謂引起之流弊良深。吾亦以中多意氣之詞，事後甚自爲愧！惟區區此心，在促成本黨忠實同志之大團結，完成四次全體會議，集中黨的力量，提高黨的威權，以救目前黨國之艱危，而無墮本黨歷史的使命，則差堪自信者。近日中央諸委聯袂來京，稚暉先生亦惠然命駕，會議前途當能順利。吾於慶幸之暇，更思走訪吳先生一傾積悃，遂於三日下午二時冒昧往謁，適值公出，留函而歸。乃頃奉覆書，不以狂妄見罪，且誘掖有加。於此，不能不服先生之胸懷坦率，確能鑒野人獻曝之忱，廣先聖芻蕘之採。我除了敬服慚悚而外，尙有何言！三民導報記者以先生曾於讀了汪先生的兩件大事

中，聲明以後半句話也不說，一封信也不復而獨於不佞殷殷致答，所言又極關重要，不可不予以公開；且先生平日好爲談諧，吾人讀其嘻笑怒罵的滑稽文章，容易發生誤會，而如此函之莊重簡要，實爲不可多得之文。遂將原書不遺一字鈔登，以光吳先生之盛德。惟其中要旨有須注意者凡三：（一）先生對於汪精衛先生的攻擊，係彼時有所激而然，然其心實認汪爲黨中不可多得之才，猶望他日回來當國。故前此之貶辭實有過當之處，非腐化份子所能藉口！（二）提高黨權一事，先生極表贊同，所謂以黨權交給武裝同志一語，特一時憤極沉痛之滑稽詞，欲以深愧不認識黨權之武人，而喚醒一般同志之覺悟！如是則吾泥首頂禮之不暇，何敢再有批評！（三）對於分治合作問題，先生持論亦甚平正。所謂「我們中國人以專制頭腦與自由精神相反的兩性結合而成之民族，用中山先生之民主集權剛剛恰合」實爲一語中的，更無待於贅辭總之，對於先生覆函所示，我都誠意贊同，而先生有此一書，則前此對

汪先生之心亦已大白，此甚有發表之價值也。惟先生稱此行爲私事而來，決非赴會，殊令不佞惶恐不已！四次會議之重要，夫人知之，以先生之高潔剛直，忠誠黨國，正宜鼎力參加討論，從速建立黨的中樞，緊張黨的工作，使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得以圓滿的召集，而後國黨的糾紛始有解決之一日，卽先生的責任亦始有交卸之一天！若於此時高蹈遠引，實非愛護黨國之至意。編書固爲重要，然會議亦只數天，緩急重輕，尙祈裁奪，是則本黨之幸，亦不佞所馨香禱祝者也！

國馨謹誌十七年一月四日

謝先生賜鑒：奉賜書，知枉臨，失迓，至嫌！先生在三民導報上之大著，早已有友人見寄，循讀甚佩！先生所責之言至當。惟弟之執筆，過於拉雜，且太不拘束，所以往

來曲折，形似矛盾；其實舉責之處，弟已早同尊旨，自己懺及。而且弟與汪先生交誼至深，彼自粵臨滬，弟與李君石曾，懇說達數晝夜，彼亦未嘗不原諒，惟形勢已成，不能迅速變更，於是弟等救目前之急，不得不狂吠醜詆，俾失其信用，庶近禍可免。否則不惟廣州慘事急成，即上海方面亦必躍躍欲動，欲救燃眉之火，不能計及一切，明知黨之失汪先生，喪失亦大，然汪先生以近日之態度，出而當國，一方面固防腐有力，而又一方面則引禍亦大，弟亦已在報上說過。弟曾答李先生，何以當漢口初到時，不力關特委之成，使汪先生得安於位。張靜江先生即言，『我等當時不爲之地，實有錯誤，然亦知今日廣州之禍，不早發於南京。』此言亦非曲解，則李先生又在報上言之矣。汪先生之反共，彼深信之，然其前後左右足以引共，至於與親爲共黨工具引起之禍，結果必同。故若汪先生能去海外一年，澈底攻慮，欲方法必左，而又必不引共，能得兩美之策，然後當國，豈非今日小挫，他日且將大成，於黨國未始無大益也。

列甯共黨之主義，可采甚多，政策亦尙有可取。（或卽汪先生與先生等所稱善）至於方法，已十有六七皆不可取，而手段則更不善。只有背倚北冰洋，左據萬里之睽隔，右處拿破崙喪師六十萬之形式，才能一試。然而成立十年，尙終日如戒嚴世界，若欲推行他國，或止有外蒙可成，餘則西試六七國，東來中土，皆至凶終隙末，蓋可知矣。彼之惡勢力，十有八九，尙能爲流寇式之情狀，演浩劫於中國，延長三五年；此由於人心腐敗，民窮財盡，一部二十四史，已演過數十百回，然弟敢斷言，彼必無成。（弟將就木，先生則必親見）徒爲人驅除。幸則中國一莫索里尼出，不幸則瓜分！若謂世界將由彼之法術，社會革命可成，則必無其事！弟非言帝國主義之國家，永有能瓜分我之力量，彼亦必遭自己人民之革命。然其方式，必較蘇俄改良千萬倍。現在他們亦日日革命，然當彼內憂未成之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彼之遊魂餘毒，尙足瓜分我，使我屈服。或數十年，或至百年，斷有其事也。所以我們若能不左不右，嚴格止用中山先生主義行之，共禍可免，瓜分之禍亦愈可免。故先生高論，

弟欲與商者有二：

(一)弟欲以黨權交給武裝同志，先生罵我放狗屁，我覺若去上下文而言，自應俯首無詞，然弟乃沉痛之滑稽詞，欲以愧武人耳！此條已在明日(三日)民國日報上略有辨正，然此不過解先生之疑，弟意若單純的果欲託黨權於武人，真是放狗屁。吾兩人之意正同也。

(二)先生所謂民主集權，與李先生所謂分治合作，弟止皆贊其精神，而不全贊其方法。言民主集權者，甘乃光先生最力，然甘先生所贊成者乃俄國法，正即梁啓超理想之開明專制而已，與誤用了李先生之分治合作，與聯省自治相同，同一有病。世上真正民主集權，惟有一英國，真正分治合作，惟有一美國，此皆盎格魯撒遜民族天生一「民族」(即所謂台先生)之根性，故各由歷史演成兩局，初若相反，其實相等。其餘民族，大都有極深演之專制頭腦，例如德國一種鳩頓血系，便遺傳了專制頭腦，然專制不深，故演成了正宗之開明專制，即梁啓超所夢想者。若蘇俄，

則世界第一專制頭腦之國，彼倡民主集權，直以民主爲招牌，與從前帝皇以保民爲招牌，同得一願與心違，事與願違之結果。所以蘇俄之民主集權，實則集權而已；民主之氣味，絲毫不存在也！我們中國人以專制頭腦與自由精神相反的兩性結合而成之民族，用中山先生之民主集權，剛剛恰合，若學英學德學俄，皆必爲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故不幸而共產黨亦有新人物之招牌，中山先生不得已而容納之，有他之手面，當可矯正；在其徒黨，則止有爲彼利用。彼又必欲整個輸入，絕不容有一毫修正，削足適履，履雖穿上，足已不能行矣！所以無論甘乃光式之民主集權，是蘇俄的，不是孫文的；就使不管孫文，甘乃光亦必最後不容於共產黨。何也？甘尙不肯整個容納，而欲以甘法修正之也。所以甘乃光等之法，自以爲左，實則徒然引共，必無成就而已。此所以民主集權之說，弟末嘗不表贊同。恐目前新流行之所謂民主集權，若極恭維之，亦不過開明專制而已！除了德國，而欲使他民族爲之，必徒有其名，其結果必甚可笑也。

在報上聞令兄之喪，甚爲惻愴！當此亂世，往往哲人易亡，惡人獨壽，望勿過悲！弟已宣言不到黨部，此來止爲個人有未了之私事，與蔡子民先生亦有關，故坐其便車同來，決非赴會也。非六號即七號，寒舍有事，必回上海。已與人訂有編書之事，必無暇過問己所不能而且防害別人之事。本擬走候，而明早又需赴近鄉探親，先生又扶柩西上，恐不獲晤談，亦不及脩禮致唁，歉極！蒙獎飭之處，愧悚萬分！復叩道安！

弟吳敬恆頓首 十七年一月三日夜

關 謠

大記者執事：我本不說話了，但關涉到我自己的，不能不回答別人幾句，免得對方說如何一句不答，無異默認。故寫呈以下幾行，請求采登，不勝感激。

今天得到陳公博先生從廣州打來一個無線電，其文曰——

「：報載先生謂此次廣州共逆突變，爲汪先生之苦肉計。瘡痍如此，先生尙復以共產誣汪先生犧牲千萬財產，及千百人之生命，出此苦肉計，昏瞽如先生，或優爲之。凡屬國民黨真正黨員，不獨不忍爲，抑不忍言。滬上來人謂先生陰受任潮萬元，故亂發謔語。先生春秋已高，何苦爲萬元說話，弟等深惜之。公博口口印（二字電碼不明）

前因他說我生疽補禰，彼時他正強有力，所以他把對罵的態度，出來硬抗。現

在他自知錯了。於是把萬元的臭糞來穢了。要使我的說話無價值，利他們的進行。這位陳先生，真是個門角裏諸葛亮。但來人何人，何不舉姓名出來。既稱陰受，何以數目又清清楚楚。這真是陳公博的亂發謔語。什麼任潮不任潮，雖然由汪夫人介紹他的女兒，做過我的學生。但我與他家，慶弔也不會通過，這回到了上海，止在善鍾路拉都路當衆見過幾面。又本月四號，我與張李兩先生，同去南園，尋他及李宗仁先生，說明外間挑撥的法子甚多，此次正好痛勸張黃，以外都應讓步。五號李濟琛何應欽白崇禧楊樹莊陳銘樞李宗仁方聲濤七位先生具名，約有十許人商議。我因張黃變後白先生還沒有見過，也要把昨日對兩李的話，同樣的去致意他。又好久未見陳先生，聞說他將去討伐張黃，也要勸他速行，所以也就到場。剛剛李石曾先生來說：他們要延會兩天，商量一切，我自然也屢說了許多話。六日又有帖來，我函復不去。七日是譚延闓何應欽伍朝樞吳鐵城李石曾朱培德孫科李濟琛張人傑蔡元培李宗仁十一位先生出名，請在南園吃晚餐。我是午後到張靜江先生

家，與李石曾、蔡子民兩先生商定檢舉汪兆銘、陳公博、顧孟餘三人，不任出席。李石曾先生簽名時，聲明：『我信汪先生尚不是共產黨工具，不過他喜歡的甲乙丙丁，一個利害過一個，共產黨即連鎖的存在，引到共產黨猖獗，則必有之結果。故諸君所料結果，我亦料之。』適陳果夫先生亦來，他說：『我心上贊同，不必簽名。』檢舉之稿既定，因我說過八日不到會，知七日晚上赴宴者甚多，擬去席上發表意見，遂附李石曾先生車子而去。此宴之後，九日李宗仁、孫哲生、蔡子民先生曾來我家。李先生定要叫甘乃光諸人亦不到會。當時以爲十二月十五將正式開會，粵委多數必將政府討伐張黃令議銷。我說，讓他到會好了。果然將政府討伐令議銷，反正這回蔣總司令主張用兵，亦甚堅決，我們止管我們去打好了。李亦就首肯了。自此以後，直到今天十八，沒有見過半個廣西人的面孔。前天晚上在張靜江先生家，約了蔣先生、李石曾先生、李任潮先生談話，任潮先生已經上了赴甯火車，沒有到。十七我也登過報，不見一人。所以那筆萬元的款子，沒有機會在他的袖子管裏陰授過。

來，我也無從陰受。或者我春秋已高，他有冥洋萬元，到陰間給我受罷。老實說我們江蘇人還沒有如此卑劣。罵了他們廣西人不見半面，肯受他區區萬元，替別人做文章，賣朋友，被他廣西人笑麼？那就敢回覆你，小子春秋已高，從一個刻酷小人，兢兢於忌憚，修鍊到還沒有做過鄙陋的事。我們的生活簡單，用不到許多臭銅錢來維持。我不願給廣西人倒來穿破了袴子。我來開一筆賬給你，報告與黨中的銀錢交涉。

民元前一年冬間，中山先生在倫敦動身回國，囑我同石瑛先生隨後就走，各給船費六十磅，是受了。

元年中山先生辭退總統後，請胡展堂先生函贈我一千元，也受了。

十三年由謝惠生先生傳中山先生的命，給我監察委員薪水三百元，公費八十元。我因未監未察，退交謝先生。

十四年春間，在北京幫什麼政治會議，二三四的三個月，由汪精衛先生每月

給我二百元，說是總理給的，也受了。

十五年冬間，充什麼特派委員，跟鈕惕生先生活動，却因湊款到法巡捕房贖一個姓梅的共產黨，我反貼出二百元。

十六年四月反共後，蔣總司令因我與李石曾先生不就何職，無錢使用，借我們各二千元，使慢慢零用。李先生即將這四千元，給幾個人辦報去了。好在我們坐白車，白吃丁園招待處的茶飯，沒有什麼零用。

五月因我掛名總政治部主任，（實在我至今也不會曉得總政治部在戶部街何段，大門南向抑北向。）送來月薪五百元馬，上退還了。

蔣先生知道了，從五月起，仍叫人借給我家中三百元一月，直借到十月，我家中都受了。

十一月底，又送這借款三百元來，我因已得一個書局的校閱錢，不敢再累朋友，就作書壁謝了。

六七兩個月，我到中央黨部去開會，會計處邀住了，每月交給我三百元的監察委員公費，一共六百元。我想這是榮任了三年監察委員，不可沒黨中的恩典，也就受了。

如此，反共以來，實得到二千四百元，家中七個月房錢家用，用去了一大半。八月回家後，我又買頭等照相鏡四百元，剩下五六百元，正計劃開一個貧民便宜放大照相舖。不料廣州事起，忙打筆墨官司，又與共產黨結下大仇，匿名信紛來，只好躲到別處，希望編點書出來騙幾文罷。（順便聲明一句，我要編的，是物質文明的小孩書，不是寫以前那種狗屁東西。三四年內會有什麼吳稚暉近著文集等，也來災梨禍棗，我是一概不知。目前竟有朋友來問我乞取什麼文集，這是一件吳稚暉難受的事。因為每遇一個風潮，就有曹錕呀，吳佩孚呀，一種投機的刊物，紛紛出來。現在的情形相同。叫我去謝別人罷，我也不配謝，叫我去罵別人罷，別人總算抬舉你，怎麼好去罵。只索別人有紙張糟塌，由他去罷了。）

我若早要萬元，莊言之，三月裏共產黨不是舉我做江蘇省務委員主席，登報揚名過的麼，我委蛇伴食，每月薪水六百元，公費八百元，八個月來，早萬元矣。陽受不好，却要陰受麼？諧言之，陳公博是什麼麼魔，不是做了什麼地方的財政官，被人傳說吞款幾十萬，也登報揚名過的麼？好像就是同現在鎗斃的詹大悲，先後發見的賊罪，當共產黨盛時，沒有人追究罷了。我吳稚暉「春秋已高」，飯也要比你多吃過兩碗。難道我願雞偷狗竊，止希罕萬元。所以有位住在長浜路的常州同鄉，他告訴我的親戚，我在南京得到二三十萬元，才算看得起我。萬元萬元，輪得到你來小覷我們窮措大。算正「叫化無棒，受了狗的氣」。

以上是我的答復。以下是他們的事實。

他說我的萬元，是說了汪先生把共亂做苦肉計得來的。這真是陳公博造謠也不會會造。我極攻汪先生是受了共產黨指使，乃是在共亂以前。共亂後，要我完全相信他們沒有陰謀，至今是不敢說。因為民國元年，袁世凱就在北京弄過這種

把戲，是汪先生親身受過的。有人說袁的初心，也不過借來駭駭汪精衛蔡子民鈕惕生一班請他下南京的人。不料焚燒市場，槍殺通城，鬧得那末大。所以你們自己明明知道共產黨是危險的，將起事了，爲什麼小題大做，爲了反對特委要弄兵，還急急乎要北江西江，削平廣東，致廣州空虛。難道趕了李任潮，還不夠示威，來要挾特委麼？又爲什麼，把許多有名人物，如鄧演達等，函召的函召，放進的放進？你們起初，也不料要「犧牲千萬財產，及千百人生命」，無意識的放任放任，是終批評得公道罷？苦肉計三個字，乃是我『兩個舊電報』文裏引的李任潮語，我自然不能否認李先生的話，我却不會十分肯定。旋因汪先生說了『殺盡共產黨』的良心話，我們就把苦肉計姑且閣過，把你們輕舉妄動，定你們的罪名，你們也早已自効，政府也不過照此查辦。李任潮要趕走汪精衛，不已趕得正正當當，汪亦只好跑了。難道還出萬元，來買吳稚暉贊同苦肉計，才有力量趕汪麼？就是你們算在那裏平亂，然自己犧牲了別人千萬財產，千百生命，還有面皮留在廣州麼？你看上海總商會詰

問你們的疑點三個，你們有面皮回答麼？難道也是李任潮又出萬元去買出來的麼？你打電誣我萬元的意思，無非以為坐定了苦肉計，你們就不得不滾蛋。若不是苦肉計，就將功贖罪，儼然可以論功封建廣州。李任潮無奈你們何矣。殊不知你們平空弄兵，釀亂殃民，儘管事後把禍亂平下，若是不要有國法，就可以讓你們仍在廣州。然那個敢開這口，那個就與你們同謀。因為千萬財產千百生命，並不是損失汪精衛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的，止損失無辜的廣州人，無名的共產黨。難道你從前沒有聽見汪先生說過，共產黨把什麼人都可以做他們的工具。黨中最重要的，用得着把他做工具時，也就把他犧牲了。曾有這種的駭人說話，留在心裏，我們會馬上放心麼？我們即使暫把你們不算共產黨，李任潮也已有十足理由，趕你們出去。他要白化什麼萬元，再來買成你們苦肉計呢。況我得了他萬元，為什麼共亂以後，反因為汪先生說了幾句良心話，就權認他不是共產黨工具呢。豈不失了萬元的預約代價麼？你若說他一到上海，已給我萬元，那麼我們上了你們的當了。狠

狠罵你們與共產黨勾結，警覺了你們，必能促你們加緊防共，若至今廣州晏然，我就是你們一個曲突徙薪的功臣。在李任潮方面，是個一無價值的幫忙了。萬元恐還要索回八千罷。可憐你們自己不爭氣，竟被我如神仙般的料着，據你幻想，也是我萬元的財運亨通了。我知道汪先生包庇了你們這班小人，也夠他一生受用，尤其是你陳公博，一個貪黷無厭的小人。什麼惡主意，什麼無賴口吻，都使得出。所以張向華已服從了蔣總司令命令，願出北伐，惟有你，還想盡方法，維持延捱。圖在廣東刮地皮，施陰謀。但恐你愈弄愈拙，共產黨恐怕也少不了你。你有面皮的，今後也立志如汪先生，殺盡了共產黨。我吳稚暉便任你千刀萬剮，出你的氣。你若急急乎想盡無賴方法，要掉鎗花的進行，你腦壳就會撞破的。我同你拆過字了，比小糊塗終要靈驗百倍。

相當時期的話

廣州事件，不是意外，不過那些急色兒早點發展。到底有利無利，他們的詭計，淺陋如我們，無從測知。我們一方面說，應付得好，也可以叫他不利，應付得昏庸幼稚，就造成他們的全利罷了。我二十天以來，憂心忡忡的設想，恐怕他們天羅地網，已經布得很密，止要叫我們張開了眼睛，多進幾隻陷阱，四面一收籠來，三個月工夫，國民黨就可以完全沒有，十幾省的百姓慘遭大燒殺，也就實行了。

蔣總司令近來的話，句句都對的。惟有他們有力量的人，安慰人心的一句話。據我們書生的見解，略有討論的餘地。他說，「共產黨亦不成問題，共產黨聲勢從前何等浩大，其陰謀鬼蜮何等毒辣，但吾人一言清黨，青天白日旗下各領域，或遲或早，一致起而剷除，彼等終於無尺寸立足地。」這過去的事實，是對的。而將來的

希望有蔣總司令調度，大家也相信定能照舊剷除，使彼等無尺寸立足地的。但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我們迂謬書生，不能不作無病的呻吟，就是據我們的淺見，現在的局勢，似有異乎從前的，約有下之數點：（一）從前是他們驕傲，吃我們一個冷不防，現在他們是清楚了，如是如是，對付的周密，已布置了三四個月了。（二）從前是被我們冷不防的封鎖在長江上游，庫倫那條路亦不能通，海參威是更不用說了，簡直毫無接濟，加以湘鄂的貧瘠，現在是我們被他冷不防的，佔了與海參威自由通波的粵港，就在財政上，他們佔了一個十倍於湘鄂的富饒地域，我們比較四五月，却失了一半的款項。（三）從前是他們自以為將要成功，所以連我親眼目觀的共產黨，都充滿了腐化，止爭位置，現在他們都動心忍性，知更有槍殺的大利在後，決鬥非常努力，我們的同志正昏昏盹盹，各做功勞浩大的夢，你妬我，我忌你，全失了四月間，求生不得的精神，文武都是如此。（四）從前雖有些跑不了的反動分子，他們也都忍氣吞聲，求免了災禍，已算僥倖，因為他們的朋友，正在那

裏公開敵對，止有來拖累他，無從來掩護他，現在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躲，在積極反共的旗幟下，弄得五鼠鬧東京，夜半捉賊，賊亦喊捉賊，賊却放了，把捉賊的倒打了一頓，甚至利用人的弱點，真個可以誘導捉賊的乘勢報復，捉賊的借賊自打起來。（近來有一個新聞，大家沒有注意，就是胡謙妻呈控胡謙是被黃琪翔的師長李漢魂所殺，想來胡謙不甚見悅於各方面，事或有之，但他的確也是一個捉賊的，被人打了，人家如無其事，恐亦實在的。）（五）從前共產黨是存心要躲在國民黨後頭，叫國民黨掩護，乃是做給一般人民看的，現在他是止叫一部分人到國民黨裏來，專騙國民黨，使之貽誤，他們對一般人民，簡直赤裸裸的打出共產黨旗幟，用不着什麼國民黨，因為一則國民黨的招牌，也不是金字的了，二則習慣了他的名詞也就不算希奇了，三則燒殺的味道，實在是老祖宗一路講的，到反亂時節本來不能免的，革命革命之聲，充滿的不息，止知道革命就是反亂，反亂就是殺人放火，共產黨罷，長毛罷，白蓮教罷，料想是一樣東西，現在這種觀念的程度，被盜

匪充斥綁票紛紜漲得更高了，是不可諱的，這也是替共產黨激增的保護色。諸如此類的今昔不同，不必盡述，這都可以貢獻給蔣總司令作參考。我望他劍及履及的起來，行使總司令職權，刻日先把廣州蕩平他。

中山先生最偉大之處有三，公私分得清，責任拿得專，仇恨忘得快。什麼公私分得清呢，什麼飲食男女，都是個人的私事，文王的則百斯男，孔子的狐貉以居，並無關於社會國家。中山先生民國二年娶宋夫人的時節，胡展堂先生曾要進言商量，總理馬上對他說，展堂，我請你同我計畫國事的，不會請你來處分我的家事，胡先生到止好無意而退。什麼責任拿得專呢，他把國事算做一個人的事，是黨人沒有不知道的，他從來不曾說一句，黨裏要我幹就幹，不要我幹就歇，止是幹到底，剩了他一個人，也是幹，他於位置相當的，應做什麼，就做什麼。民國十一年，他要做總統，我同汪精衛陳獨秀陳炯明等都莫名其妙，後來只索五月五日做了總統了，他叫張溥泉先生喊我去，對我說『當時外交非用總統名目不可』而且做了總統，反

比大元帥時代輕車減從，與南京時代做總統一樣，還要簡單些，弄得捧總統的人名位都沒有，反而失望，方知他並不希罕什麼名目，止是爲對外的相當。什麼仇恨，忘得快呢，無論什麼人，割他皮包罷，撒他爛污罷，過後再去見他，他一樣的信任他，如無其事，這又是黨裏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他生平吃了陳競存的虧最大，因爲幾乎喪了性命，然而十三年他在韶關，我去求和，他止要陳寫張悔過書，就無條件的把廣州讓給陳，他自己去北伐了，可惜陳是決不肯寫悔過書。

因此閒話少說，到了如此的南北皆需應付，那裏好沒有一個總司令，今天報上見李協和先生的說法，止要有實在，不必有名目，那是把名目看輕了，不曾顧着相當了。總司令本值得幾個錢一斤，乃是蔣李兩先生見解相同的。然而發號施令的專不專，分別就大了。講到我們黨人，本把名目看得甚輕，誰做什麼，不過如扮戲一般，誰扮小姐，誰扮丫頭，止求相當罷了，在後台還是彼此相同，微微一笑。然而在前台，終要扮一個像樣才好。蔣總司令辭職，本來自始至終，不曾有一個機關允

許他，現在又經多數執監委員催他復權，他本也誼不容辭。我望特別委員會，既然發見了不相當，也好像總理既不需總統，便辭却總統，到死止是一個大元帥，趕快即日解散，把黨的職權交還中央黨部，中央黨部止是一個機關，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同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個機關，本來好好的在南京從前的省議會裏，文卷印信，完全在內，秘書處一向存在，各部也召集就到，執行委員監察委員本有少數出入其間，不過九月裏經了一個調停，將職權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代行罷了。若特別委員會把職權還了來，而執監委員到得少，就叫秘書處把公文可收起整理，請常務委員先到，便可日日先開常務會。倘拉都路的一齊到了，就開全體會議。至於常務會，既是甯漢合作，那麼甯漢從前的常務委員，既未經第四全會否認，又決不聽特別委員會否認，他如何會沒有資格去開常務會呢？就是政治會議，也未經第四全會否認，也不聽特別委員會否認，如何甯漢的政治會議，不能暫行職權呢。所以黨的職權，乃是借題發揮的在那裏起闕，其實絲毫無什麼缺失。這都是目前的

要圖。至於廣州這回事變，歸過在那一個，却止看見新聞報上張發奎說，「廣東弄至如此，我對廣東人不住，」却還不聽見汪精衛說過。汪止在前天報上說，他夫人言廣州共燄甚熾，似乎便是逼張發奎逼起來的，李任潮先生獨置此條而不辯，蓋張黃軍內有共黨，共黨日日伺隙，都是汪所自言的。既然如此，一不應聽憑偽爲特別委員會唾手可改的小事弄兵，予共黨以機會，二則共黨的趨勢，既如此利害，不應把一個有力反共的李同志反騙走了，乃交在無力反共的張黃手裏，這都是怪不得不可思議的事實，那裏能把標語上有些打倒汪精衛字樣，就算事實證明呢。所以就無共產黨的嫌疑，這回汪精衛的輕視黨權的證據，及釀成共禍的罪名也，恐難逃罷，候慢慢的再說。

中山先生黨國存亡問題序言

人類的理性同感情，時而好像相反，時而好像相成。雖往古來今，已經過了不
少講哲理的，談心理的，多方的證論，似乎還不會有什麼滿意的答復。這也可說是
一個宇宙的小神秘。今把他拉到一個普通問題上來講，我常以爲輿論同史評，都
是慈母，不是嚴父。非純然據着道理來說的，他還贊賞着能力。所以何時的輿論，那
一家的史評，終是理性同感情攙和而成的東西。例如中國因爲國勢低落，國民就
藐小自己的能力。無論政術學理，都看舶來的價值較高。雖中間不無幾分真確，但
熱情所趨至於不問理由，爲盲目的崇拜，亦往往可駭。

我們總理的主義，經他四十年的精研，他繞行了地球三五遍，又參考了名著
數千卷，并仗着他的天才，方纔斟酌盡善的定了出來。前年因列甯的幼稚病主義，

不無略有參考之處，就容許他的徒黨來顧問。不料這麼樣一個新進的粗暴主義，一經從海參威用船子裝了來，就有人懷疑到三民主義，恐怕或者及不過他。幸虧近來把他的西洋景，一層一層的拆穿出來，再把總理的遺言，按切了真理，細細來比較，才有大部分的人自咎盲目的妄自菲薄，至爲可笑。但還有些人，舍了主義，或稱贊他的政策稱贊他的方法。到後他的政策方法，又被他自己暴露了兇惡不可救藥的弱點，也受了吐棄。然而畢竟還有贊賞他手段的強硬，追想到香港連年的罷工，漢口的收回租界，以爲外交手段的不弱，國民黨人及不到他。然而憑着實際看，四月反共以來，因爲內部相持之故，對外失了專注的力量，自然沒有進步。可是隸屬國民黨區域內，初克南京傷害外人的交涉，不肯作讓步的，結束至今外人亦不敢催逼。隸屬非國民黨區域內向，信他們有不弱的外交手段者，却因漢口停了四十幾條外國兵船，便宣布用不抵抗主義，事事可以讓步。那麼一個到底不讓步，一個可以讓步，照此看來，從論到前的外交，到底還是因爲國民黨未生內憂，可以

一鼓作氣，所以得到的勝利呢。還是有了可以用不抵抗主義的分子在內，方才有效的呢。所以把三月以前一筆的外交帳，都劃在舶來品的能力上。已十分的不確當。何況大家忘了我們自有外交最強硬的歷史，止有我們總理具此魄力。列甯止躲在北冰海前面講話，找不出同樣事件，能驚天動地到如此。什麼一回事呢？就是民國六年反抗對德參戰。駭得當時所謂勃烈顛怪傑洛愛喬治，伸起舌頭來，敢恨而不敢怒。否則雖強大如美利堅，尙敷衍委蛇，游移兩可。因為除了困在核心的德奧外，全世界都是協約國的世界。虎狼的日本，已踏上了山東。苟非總理的諄諄有詞，理直氣壯，將中國敢作異議，可以立成齋粉。即無論如何，而個人亦必受重大壓迫，乃以總理涵蓋一世的態度，竟纖毫不敢有所觸犯。我們有如此光榮的歷史，何以總理之骨未寒，便把目前一點小抵抗的成功，還推崇到外國人身上去，一若我國民黨改組以前，真毫無能力者，這是厚誣了總理，並亦自己矚視了自己的國出性。好像我們止有受外人卵翼，才能有爲也者，那就讓外人來包辦着好了，我們

還革什麼命呢？

所以中國存亡問題刻成了，這本小冊就是總理反抗對德參戰的宏論。震驚過中外，留在帝國主義重要人的腦子裏者。總理篇末結語是『以獨立不撓的精神』『嚴正』的幹下去。苟其我們不失了那種精神，用罷工式的斷絕幾時往來，收回一兩個小小租借地，算得什麼一回事。幸而我們純正國民黨，倒還不會宣布過不抵抗主義。縱然『不撓』還有些愧對總理，而『嚴正』尙終算不敢不嚴正罷。

展堂先生校閱竟，囑我附說幾句於卷首，故我指出總理能力，願已信其理之勝者，急讀此書，並知其力之偉，曾十倍大過於北冰海邊之強梁。我雖不敏，當時亦曾在中華新報，隨總理後決過死戰。其醜詆漫罵，恐爲無禮，張東蓀先生嘗規之。非此次有所反對，始高其聲也。民國十六年歲尾吳敬恆。

中國存亡問題一書，是民智書局搜集總理遺著，爲最新將出版的一種。情願增加外交魄力者，不可不急讀。且最近時事新報，亦深惜對德參戰之無

意義，足見當時不用總理之言爲甚失策。我所以將此序文請求附刊報尾者，前日讀汪文贅言中，曾謂反共後何以外交無進步，未下注語，將要別論。今以不敢發言之故，不復別論，卽以此序當之，以答曾詰難者。

中央日報創刊祝詞

世界人類，前乎今日，至少已有數十萬年。後乎今日，可以大膽的假定，亦至少尚有數十萬年。歷史至今，乃不足萬年。在此不足萬年中，由茹毛飲血，以至於汽車洋房，形形色色，似乎已無奇不有，無美不備。於是理想烏託邦之人物，皆欲及身而試其萬年有道之主義。一若一經彼之主義，支配人類，人類將數十萬年而往，可永無變更。於是世界入於二十世紀，方期完全廢除死刑，乃有人焉，欲造烏託邦，至不恤殺人放火以求之。以爲整個的殺却人類一半，於是數十萬年，可以永遠封刀。其爲說簡單如此。而世之所謂左派者，皆烏託邦之狂信家，樂其如此簡單，乃亦尊之爲主義，強者發爲行爲，懦者造作言論，雖陽不承而陰則信之。此無他，煩悶之世，欲前不得，不能不激而爲此狂蕩。但所以欲前不得者，則在一個時世中，自有其相當

之主義，而革命中心人物，已知其相當，猶遲回不能實行，於是欲前不得之情見，而異想乃因之紛起。

以中山先生之產生於中國，洞達中外，究知古今，整理中國之革命，而確立其主義，可謂於今日之中國，爲最相當。其徒黨亦莫不如是云云。但至於實行，則又遲回四顧。或以爲左爲而右之。或以爲右爲而左之。止是貌合神離。於是乘畏縮者之前，而狂蕩者反從而得勢。

最近李石曾先生倡分治合作之論，余以爲分治合作，本人類之通性，有時取其精神，用以戢無限專斷之野心，實爲良藥。然如定爲一種政制，亦往往拘形式而精神反隱。所以李先生止對專斷者而進以自由之劑。再三申明，並無取乎確立一種之政制。而其精神即爲中山先生所富有。于右任先生疑其將提議若何之政制，乃起而正之。其爲言曰：「總理之三民主義，富於革命性而不失其和平中正，富於實際性而不流空闊玄虛。現代世界最優良之主義，爲孫文主義。」其意凡總理主

義所無之改制，其徒黨不應議增。于先生此意，爲我所絕對贊同。今之左總理而右之，右總理而左之者，皆令中國欲前不得，屢入歧途者也。卽李先生亦未嘗欲立政制，未嘗欲以蒲魯東介紹入國民黨。所以貴報誕生之初，許我附一言，我亦敢以于先生之意進。非總理之改制，不必自造政制。非總理之主張，不必自作主張。可是，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于先生又有言，若曰：『再分縣自治，爲達到憲政時期之產物，爲總理遺訓國民黨政綱之一部分。如不願建設程序，抹煞其他政綱，而一味主張分縣自治，支離割裂，亦未見其可也。』這類議論，未免有些遲回審顧，欲前而却，貌合之而神離之矣。否則在建國大綱第七條，

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而爲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

其第八條曰，

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備辦理妥善，四境縱橫

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

其第九條曰：

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直接複決法案之權。

又自第十條至於第十五條，皆有分縣自治之事。卽以上兩條所云，人口調查清楚，土地測量完竣，警備辦理妥善，四境縱橫道路修築成功等等，乃無一非今日最要之急務。如是而言革命，方不負主義。有何其他政綱，將爲抹煞？如何便是支離割裂？請于先生自第七條讀至第十五條，曾無絲毫不顧建設程序可言。皆閻錫山曾小試之，馮玉祥所優爲之者。惟有我曹高坐中央，動輒三大政策，世界革命，說起下層工作，便鼓動流氓青皮，藉口工運農運，若有所切持，而決不敢實行總理「和平中立」之主張。故欲前不得，遂使「空闊玄虛之論」日騰而不自知也。此其病，誠

如近來朱翼之李德鄰兩先生之言曰：『惟以思想落伍爲慮，置總理遺訓於腦後。』所以當徐州會議之日，馮煥章先生急勸我等清查人口，丈量土地，完善警備，修治道路。我乃再三請益曰：如此而已乎？得無有封建思想，英雄主義之謂乎？渠強毅不奪曰：這才有革命意義。其實我等亦明知載在建國大綱也。然亦不免疑慮數十萬年之世界，必有左派先生笑其後，以爲尙有萬年有道之主義，非區區孫文所能知也。幸而尙有于右任先生敢言世界最優良之主義，爲孫文主義。願貴報主張而實行之，爲總理吐氣。三民主義萬歲，中央日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一九二八年二月。

學總代表大會中之訓詞

今天我們中國學生在南京開代表大會，中國學生也像我們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是有歷史的演進的。

我國民黨以前都茫茫然，不能照總理主義的真義去做。以前授給共產黨以把持搗亂之縫，我們又因為想感化與避免共黨操縱與壓迫，所以把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由粵移滬，由滬移漢，最後看得武漢實在不行了，所以毅然的移到南京來避免他。我想我中國學生的情形，所以由漢移甯，也是因此。

我中央黨部須設在國民政府所在地，所以我中央黨部移甯國民政府也移甯，我們看了武漢一般人對於錯認了我黨主義走錯了路，所以非把中央黨部移到南京不可。且南京是總理平生最歡喜最夢想的地方。此次幸有武漢派之搗亂

發生，所以毅然的乘機移到南京來。我想中國學生會以時之需，得着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之翼護與指導，一方面又爲避免共產黨竊據與操縱，所以移到南京來的原因，和國民黨是相同的。

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移到南京以後，把我們國民黨是怎麼一個國民黨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國學總會移到南京之後，也同是表明整個的中國學生思想與信仰的一種好方法。

其次說學生運動。有人嫌中國學生運動名目太新，其實不新。從歷史上看來，有所謂學生運動是最早最老的了。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政治，在黑暗時期中，常有極熱烈偉大的所謂『鳴鼓而攻之』的清議的學生運動發生。這是秦漢以還，無代無之。縱清朝那麼專政，那麼箝制士口，但遇到歲攻那般政客（學生）的勢力，也很是驚人。所以我說學生運動，在中國並不是現在才有，並不見得新奇。

但有人說：我們中國學生每易被人利用，每一次的學生運動發生，總有一般

人疑神疑鬼地說，這是某某先生在後面主使。在他們眼裏看來，學生運動好像全是木人戲，必有一人扯線的人站在後面。這些臆測，其實是不然的。我記得我在唐山教書的時候，有一次唐山學校學生作有五要求運動來請我援助。我一想我不敢應允。我說我不是不願援助，我一加於這次唐山學生運動，就變作吳稚暉運動了。但我雖如此，怕還有人再說我吳稚暉。所以我說人說每次學生運動，必有人抽線是錯的。要知道學生當青年血氣方剛之際，遇事易於興奮與感動。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其當然的事。但世人見學生運動之靈，而疑其後有人，而惜其爲人利用。其實學生是智識階級，是不易給人利用的。縱受騙於一時，亦必容易覺悟。覺悟之後，憤已受欺而反應亦必甚強。這回學總會遷甯要打倒武漢僞學總會，就是一個鐵證。這一來武漢共產黨也早看清楚。他並不重借學生運動作他基本工具。他唯一工具是利用無智識的農工界。至多他假學總會去號召信仰學生的農工，以爲學生是有智識的，他們都來跟着，可見我們主義是不錯了。你們何不趕快來。其實

共產黨早知道學生靠不住。所以不要學生。

現在我要說我們所以要反對共產黨。我總理所以要駁論馬克斯的主義了。

我且拉雜說說馬克思，他着眼的是勞動階級。但他所指的勞動是限於勞力者，用腦力工作者不與焉。不錯，勞力者是很苦，用腦力者難道不苦。我要問學生都是用腦力工作者，諸位用功吃緊時多作了幾篇文字，或多看了幾本書，腦裏昏不昏？他說諸位是在很舒服，心裏服不服？馬克思又說世界科學與資本主義發達以後，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我想富者愈富固已。若說窮者愈窮，我不信他是合事實的。譬如二百年前的倫敦（那時科學與資本主義都沒有發達）有一次發生大疫，死的人很多很多。無力買棺材。大家只好在地上畫一紅十字把屍體用土埋了。現在科學與資本主義已經發達的倫敦，是怎麼樣？試問那無棺土埋的事實有沒有？又歐洲某先生著六十年之回憶，證六十年前派勒斯敦地方兩黨用石子爭鬥，現在那地方已變為極富麗的市場。無論石子是找不到，就是要想保留一座六十年前

很矮小房子做古跡，也須納五十萬保險費。即如上海幾十年前是一片荒灘，石子也是很多，現在變爲繁富市場，草也難見一根，那裏去找石子。我有一次在上海因爲要一塊石頭磨扞脚刀，跑了不少路也沒有找到。你看科學與資本發達以後，事實是如此。總之無論中國現在科學與資本還未發達，不適用共產。就是中國科學與資本發達像現在歐洲，也不適用共產。

共產黨徒所鼓吹的是階級爭鬥和勞動專政。但這僅僅是他們一口號。想利用無產者是真的，若說專政恐一時輪不到。想我有一個姓馮的朋友到過莫斯科，他說他親眼看見那般無所過的生活，苦到十二萬分。他們有何能力出來專政呢？至於專政的那般執行委員看是怎樣？我據馮同志說，有位委員是他朋友，請馮同志看了一本戲，差不多花去四五十元。還看見那位執行委員的夫人項飾，據說價十多萬。執政者鬧到這樣，而無產者却在地獄之地獄。這樣的所謂共產，這樣的所謂無產專政。總之共產黨無所謂主義，他們有的取巧方法。而他們最大的錯誤，是

當什麼都是工具。他們要革命，他們才誘農工人店員，這都是他們取巧的好法子。所以聽共產黨指揮的一般武漢派，他永久都不會成功，即使成功，也是流氓拆白的成功。他們罵我們老朽昏庸，罵我們不懂得革命方法，要曉得他們才是真正革命。他們的革命，是天天計算，怎樣做上算，怎樣做取巧。譬如我黨因革命才養軍隊，但我們養軍隊而得罪同胞，是無可諱言的。我們現在收入千萬，至少九百萬用在軍隊身上。但我們沒有辦法，因為要實現總理的主義，眼前不能不出此。我們不能學共產黨討便宜取巧，哄騙不花一錢的農工店員作他們的工具。

上面拉雜說得多了，我就此住了。

書汪先生最近宣言後

好久聽不到汪精衛先生的言論了，有位朋友寄我香港工商日報，載着三月七日他寄給陳樹人先生的一封信，又接到法國寄來的國民雜誌，載有四月七日他覆駐法國民黨總支部的一封長信，最近五月裏又有兩個打給中央黨部的電報，載在各種報紙。他三四月裏兩封信，還是憤憤不平，後來兩個電報，是在濟南事件以後拍發的，詞氣是和緩了。並且望「國民團結自救」盼望全國民且要團結，那末向來的同志，是更不消說得，大家再不可怨望。汪先生的正論，我們自然願意接受。我做這篇書後，是注重兩點：一是黨紀，乃是汪先生四月七日的信裏最注重的；二是修明政治，整飭庶務，是汪先生三月七日所盼望的。若把這兩個問題，討論得大家接近，那是不團結，也自然團結了。若這兩點的辦法，還是參差，恐怕口裏說團結，

止是徒然的。既然要論這種大問題，就不應當還把汪先生的忿激話，一定要反詰幾句，以傷感情。但是關涉政治歷史的事實，自有多方面的記載，不是汪先生做一篇匠心適意的復信，就可以算信史的。所以，如他所說：

「最痛心的，是特別委員會的產生。」那就七月裏正由馮煥章先生調停甯漢，汪先生不應於其時反寓書許汝為先生，要滬漢合作，共同制甯，造出特委會的惡因，這種密函，也可以發表麼？

汪先生明知「蔣同志真能為黨盡力」，並說到「李白李黃輩較楊劉實有過之」，那末八月初甯漢正備合作，何以汪先生又送密書與李白，一面八月八日又讓唐生智本了反共倒蔣的大政策，把蔣同志罵得狗血噴頭，李白諸位就因之而請蔣先生歇歇，這種密函，也可以發表麼？

諸如此類的怪舉動，自有後人去春秋責備賢者，不必此時來臆論。可是關涉我個人私事，自己不能辦白幾句，那就再也沒有人來毛細的過問。吳稚暉的浪漫，

「昏庸老朽」四字，止有對了昏字，尙力自掙扎。其餘又庸又老又朽，已成不可逃之天演。若汪先生再橫把無中生有的事實砌上去，那就面目更難堪了。如何仰首伸眉，尙敢與汪先生討論黨紀，商榷修明呢？所以不得已於未入正文以前，辯明兩件事實：

一是汪先生告陳先生云：「吳稚暉平日謂黨軍可愛，黨人可殺，推情送媚，可謂極其能事，其結果黨人固盡，黨亦俱亡，所存者惟軍而已。」又告駐法總支部云：「其對於武人，阿諛逢迎，一至於此，宜其謂黨軍可愛，黨人可殺。弟嘗痛心疾首，謂辛亥革命將告成功之際，章太炎以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一語了之。去年國民革命將告成功之際，吳稚暉以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一語了之。」汪先生把黨軍可愛，黨人可殺的一語，在十五十六年冬春間，流行於東南各省，無人不知道的，乃算做吳稚暉的發明，已是可怪。吳稚暉把這兩句話，引在彈劾書裏，總算把可殺的黨人，暫時殺却一點，趕快出黨。幸虧汪先生四月裏尙以爲可愛者，到七月裏也以爲可殺，

到十二月裏，索性頓腳搥胸，要殺盡他們了。於是到了如今，雖無繼續行流語，而空氣裏終算保住了黨軍也未必可愛，黨人也未必可殺，得到了這一個不死不活的態度。倘當時逞了汪先生的心，替鮑羅庭嚴守黨的鐵律，恐怕現時共產黨已把國民黨人殺盡，國民黨早已亡了，所存者那裏還有國民軍，惟殺人放火軍而已。汪先生到了這種狀況，雖然要對吳稚暉來痛心疾首，首且不存，心還何有呢？這或者是吳稚暉事後說現成話，學了汪先生小吹小吹罷了。但那兩句黨軍可愛，黨人可殺的話，不是吳稚暉的話，是要辯明的。黨人並不指明白純粹的國民黨人，也有公論的。

二是汪先生四月七日信裏：「當十二年間孫先生與陳炯明在東江作戰之際，吳稚暉曾以調人自任，倡爲陳炯明沒有孫文，便成爲軍閥，孫文沒有陳炯明，便成爲草頭革命黨之怪論矣。彼輩心目中，知有武人，不知有黨。」吳稚暉做調人是有的，却不是自任，正是汪先生所任。他叫人任了，又存作後來攻訐人的資料，汪先

生太滑稽罷。今且把小說般的故事，附載於後，候朋友們批評。

x

x

x

吳稚暉住在上海二馬路永安公司後面，一天有一位女貴客降臨，乃是汪精衛先生的夫人陳璧君先生。邀我上廣東去調和孫陳。自然，吳稚暉不是不妥洽的共產黨員，乃是富於調和性的，便馬上答應了。

兩個人同上一隻英國郵船，皆在頭等艙。我與一個英國人同住。坐頭等艙，乃是吳稚暉破題兒第一遭。雖然買了一件嶄新的畢幾長衫，穿在身上，然在頭等飯間裏吃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真是活受罪。幸虧船行極快，不到四十八個鐘頭，已經到了香港。

住到大東飯店，鄒海濱先生也遵汪夫人之約，從廣州到來。他們替我打聽

到了陳炯明的駐港辦事處，便一個人逕到那裏去接洽。遇見了曹亞伯黃莫京莫紀彭諸位。留我住了兩晚，他們去電問明。第三天早上，乃由莫紀彭陪了我，乘着定期的小火輪，逕赴汕尾。我們方要起岸向海豐進行，陳有電來，他已起程，下午可到汕尾，就在他的子彈廠裏相會，傍晚果然到來，談了一個深夜，明早又談半天，大都是一面光的廢話，空氣未見大佳。飯後送到碼頭分別，我與莫先生，仍坐客小輪，行了二十多鐘頭，回返香港。

汪夫人早回廣州，鄒先生還在守候，便同鄒先生連夜上省，拜見汪先生夫婦。承他們留住在家。還看見來客伍梯雲先生，與大蘇俄國的大賓鮑羅庭先生，討論什麼宣言，相持不決，至兩點鐘之久。汪精衛先生止笑笑迷迷的看他們抬槓。

過了一夜，清早隨鄒先生上了粵漢鐵路火車。北江山水，清美如瑞士，一路無話，夕陽在山時到了韶州。投到中山先生的大本營，其時院落裏方有一桌的

俄國朋友，在那裏談笑飲荷蘭水。我們走到樓上。中山先生在一小客座裏。正與樊鍾秀先生，及一個楊希閔的參謀談話。我與鄒先生也各占一椅，慢慢講到陳炯明的事情。中山先生說：「我儘可把廣東全交與他，叫他寫一張悔過書來，便算了事。」我回想在汕尾的情景，悔過書未必肯寫。或者口頭服罪可以做到。便向中山先生再三懇說從寬，並且最後就下跪了。他扶我起來道：「不要這樣，不要這樣，悔過書是一定要寫的。」我想距離終是不能接近了。我受了汪先生夫婦的任使，叫我做調人，我下了跪，也不算偷懶，可以復命了。不要再給中山先生麻煩罷。便也靜默了。時光到十點了，晚飯是我們下車後在浮橋上吃過的，中山先生便留我們在他房對面房內歇了。最難受的是樓上樓下，警衛重重，只好忍到天明，不敢中宿起溺，脹得眼也不會合。

明早辭別了老人家，仍與鄒先生乘着火車，過山越水，傍晚又到了西華二巷汪先生家。晚上許汝爲、廖仲愷、蔣介石各位先生都來談話。還見蔣先生向廖

先生催取黃埔校款，催得緊緊。蔣先生還約我明午到黃埔去演講。汪先生並要留我在粵，代他當什麼政治部。一夜無話，仍宿汪家。

又明早，我去長堤閒走，先到黃埔辦事處留言。却被衛兵呵斥。我就再去海珠廣泰來客棧，訪問上海船期。遇見丁鼎丞、王勵齋兩位先生，他們正預備上船回滬。我就也向櫃上買了一票。趕到汪家，瞞了汪先生夫婦，向管家騙了我的皮包出來，急急又到河干，便乘小划子，與丁王兩位同上白鵝潭的招商輪船。浩浩蕩蕩，三日三夜，仍回到永安公司後面露沙醫院，卸却調人之任，依舊過我的浪漫生活。

諸位讀者先生們，這個調人，到底是我自任，還是有人來特任或簡任的呢。至

於說陳沒有孫便成軍閥，這便是說有軍無黨的不可。吳稚暉雖浪漫，大意也不會與汪先生有什麼異同。又說孫沒有陳，乃草頭革命黨，便是說黨沒有軍，也成了蟹沒有脚。只便是歷來與汪先生討論過，本篇還要極詳細的討論，在這辯白個人故事的楔子裏，不必多說。至於把陳算做軍，那是當時還有此悔過希望。至於說到無軍便算草頭，乃是吳稚暉的粗俗文調，要說得生辣可喜，就故弄此狡獪，語雖不敏，意實平常，素來自中山先生以次的朋友，無不原諒的。辯明了個人的幾句，明天再在「黨紀」及「政治脩明」的正文上，向汪先生切實貢獻罷。

汪先生近年來弄得焦頭爛額，東奔西走，總結帳起來，據他所說，祇爲了「黨紀」兩個字。換言之，他尤其着重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產生的「法統」。不但爭黨紀，而且爭得更緊的就是那個法統。所以去年四月裏跑回來，不問事實，

(這句是褚民誼先生最近在巴黎國民雜誌上說的。)但聞廣州中央黨部同國民政府的招牌，搬在武漢，不管那招牌把持在什麼黨人手裏，就以爲法統所在，應該是黨紀所自出。汪先生那種簡單的專誠，我們也十分原諒。就是一定鬧着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不能竟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們也以爲維持這個法統，在大多數贊成的事實上來解決糾紛，未嘗不能算做惟一的方法。但法統自法統，黨紀自黨紀。自總理逝世以後國民黨的黨紀漸漸被人盜竊，自喪失喪失，以至於無。至去年四月，汪先生以爲法統尚在武漢，黨紀亦在那裏。其實此時已止有共產黨施行的黨紀，來逼迫着喪失黨紀的國民黨，日即滅亡。到如今國民黨僅僅對了自己同志，保持一個撐面子的法統。等到要想施行黨紀，直抄舊帳出來，幾幾乎仍要便利着「篡黨」一人的捲土重來。因爲若照舊帳，強制黨部來執行，便有許多抵觸着三民主義，不得不直換性質。到一時期，依然造就了別人的黨紀。可憐！那一個黨不要紀？沒有紀，如何能令黨會長壽？紀者乃是說嚴格的確守他的主義之謂。國

民黨到總理逝世後，被人用着出把戲的手段，造成非三民主義的黨紀，叫他來遵守。並叫他黨裏互相督促，互相埋怨，來神聖那個紀，從而移他的黨。這真是癡患到一百二十分的笑談！所以汪先生若問現在國民黨是否黨紀鬆懈，我敢應之曰唯。然國民黨是最適宜於中國的一種東西，所以二三十年來，不曾有很嚴整的紀律。還是年年寢大寢盛。三年來打了一針藥不對病的嗎啡針，更出落得他的精神。但也幾乎發狂，危害了他的壽命。若果然按切了他自身主義，立起一個很謹嚴的黨紀來，就是總理十三年被撻迫于共產黨，改組國民黨的初意了。但是這個工作，最好要把十四年來共產黨注射毒素的黨紀拋棄了，大家心平氣和，開一個黨紀大會出來，沒有一點抵觸三民主義，定個新黨紀，於是嚴格的強制執行。這種「黨紀先生」我也肯服從的呀。這個會，莫好的是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了。

有人問，你說總理被迫於共產黨，十三年才改組國民黨，這種奇談，是誰告訴你的呢？我說，就是總理自己告訴我們的。他批鄧澤如先生等請願書上道：

俄國革命之初，不過行民權民生二主義而已。及後與列強奮鬥六年，乃始知其用力之最大者，實爲對於民族主義。此乃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爲是，及用崇拜俄國革命過當之態度，共所以竭力排擠而疵毀吾黨者，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爲此等少年所愚。且窺破彼等伎倆，于是大不以彼爲然，故爲我糾正之。且要彼等爲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且又爲我曉諭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並非過去之遺物，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于吾黨。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陳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

所謂「竭力排擠而疵毀吾黨者」，非揶迫而何？民國十一年木司科開東方民族大會，共產黨的張國燾大出鋒頭，幾把國民黨所派的代表，不當人看待。後來越飛等到中國來調查真相，才知道中國人的荒唐程度，與列甯的共產黨主義，尙

離開十萬八千里。不如寄生在國民黨裏，可以徐圖發展。遂甘言媚語，奉承中山先生，所謂民族主義正適時之良藥云云，皆一味爲共產黨的鬼話。中山先生氣魄甚大，以爲那班露布少年，經他的一感化，就可以消弭共禍。且樂得接受點物質上的接濟。尤其是覺得共產黨那種水滴不漏的搗亂紀律，恐怕我們寬大的國民黨吃他不住，決意引入他們來幫同改組。這是當時容共的真相，也是改組國民黨的動機，誰也不能否認。那裏是鼓吹三大政策的人們所設想，國民黨少不了共產黨，才去容進來，一定俄國是來幫國民黨革命，才接濟中山先生的呢？所以中山先生在生時節，他不敢顯出狐狸尾巴來。到中山先生過了世，賸下我們好似一班馴羊的同志，并加上感恩知己的好國民性，於是認賊作父，把他的黨紀，算做我們的黨紀，箍在自己頭上，還向覺悟的同志奮鬪了。現在還好像小孩忘不了謊子的迷魂糖，在嘴裏挖了出來，號哭的要他。把挖的人恨個不了。中國人這種忠厚老成的品性，無論與白色帝國主義人，或赤色帝國主義人交涉，終無不吃虧。止有望如中山先

生所期，行「王道」的人種，有最後之勝利罷了。

警告騙子放迷魂糖到嘴裏的，有很多的人。就是汪先生知道金箍棒到了肚子裏，必定會攪，也可以算做一個。而挖這塊糖的第一個，却就是三月二十的蔣先生。新近譚組安先生對人在那裏談說開元天寶間的故事，以為「三月二十以前，那黨代表挾了鐵似的黨紀，對着那些軍官，那些軍官們誰敢哼個不字。」這就是汪先生念念不忘的黨紀。許多黨紀先生們以為這就是改組出來的成績，目想成周三代之隆，也感喟不置。但是萬一這種鐵律，當時竟把蔣先生謀害了，那汪先生左手捨不得黨紀，右手捨不得國民黨的忠僕，不知要如何的為難呢？故甯可辜負黨紀一點，在下意識朦朧中，且為國民黨留一線生機，自己不管黨紀，翩然的出國了，而且他這番告訴駐法同志云。

三月二十日以後，弟為保存革命勢力計，對於蔣介石同志，採極端退讓態度……無論在法在德，皆閉門修學，絕未嘗對於黨務有所活動。此消極

態度所應爾，非僅原因於疾病也。

汪先生退讓的是什麼？是退讓到不于黨務有所活動。他深恐一活動，便第一忘情不了三月二十以前的黨紀。就無異說暫且把黨也交給蔣同志，把紀也交給蔣同志。這種通權達變的辦法，乃是天經地義。不然，把鮑羅庭的黨紀，若也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起來，豈不貽笑千古麼？然而當時汪先生只以為消極抵制所應爾，故尙種四月六日絕裾而上武漢之惡因。到十二月讀了蔣先生的告同志書，始深信「蔣同志真能爲黨盡力」。但我說了幾句憤言，謂「就是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云云」，便大罵我阿諛逢迎。汪先生只許他自己採極端的退讓態度，却不許他人採滑稽的退讓態度。而且他人退讓了，還是勉人爲凱馬爾，勿爲張作霖，積極得十二分。決不學汪先生消極應爾。我今並不是受了汪先生的奚落，還敢反唇相稽。只是借他點醒黨與紀衝突時，黨爲重，紀且退讓，汪先生前亦自行之矣。又苟其有「真能爲黨盡力」的，黨亦無妨交給與他，紀亦無妨交給與他，他自然會將其正老牌

的黨紀交付出來。總理在民權主義裏再三致意，要人相信先知先覺，或後知後覺的人們，一切付託與他，他能把權來交到不知不覺的阿斗手裏，這才算我們王道的三民主義。到了一定要領導了不知不覺的革命阿斗，來把如蔣如馮如閻如楊如李如白，都防他「爲段爲馮爲曹爲張爲孫爲吳」說着軍疑其必成閹，那末打到一枝槍沒有了，黨紀才能鞏固，我不敢十分贊同。我們明天再細細討論罷。

昨日討論黨紀，言自總理逝世以後，所謂紀者，已非國民黨之物，如國民黨而不可無紀，當各方面心平氣和，坐在一處，議出新黨紀。曰各方面，曰坐在一處，曰心平氣和，驟然設想，當此私怨重重，各自憤憤不平之秋，似乎爲滑稽之希望。但人類一方面爲私欲動物，一方面又爲正義動物。故無論何國，皆有政敵。欲盡去各人之私，必要全國心平氣和到長枕大被，共釋前嫌，斷斷可以不必，而且也不能。但祇須

如濟南問題發生，討論抗日，所向無不一致，是束於愛國大義，或束於抵抗強權之正道，自然深仇宿怨的，都可以坐在一處，互相目視，也要強制的，心平氣和。即此看來，「愛國者，共信者也；抵抗強權者，共信者也。」從前戴季陶先生說過，「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乃是說祇要有了共信，就不怕不生互信。換言之，就是說儘管私欲動物，對了正義，自然能心平氣和的一致。但是正義這樣東西，解說就毫不一致。公開的範圍愈大，即共信的範圍愈小。例如愛國，比較是鄙陋，不如抵抗強權，尤其理直氣壯，可以公開。但愛國的共信，我們相信，日本人也相信。至於抵抗強權，我們就是不屑愛國的高明朋友，也可與愛國的一同共信，而日本人便自愛其國，不與我們共信，那強權必要抵抗了。那末，說到革命二字，乃是負了改造宇宙，造福萬世的重任，自然題目愈加重大，若佔得理論更高一點，自覺愈可公開。因此各自本了自己的見解，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各信其信，於是共信便不易確立。近來施存統先生指說對於三民主義，各有解說，「只有很少的幾個人，保持不甚相差的態度，」

「在過去的革命戰線中，可以說沒有共信。」他的批評，指出各種人的態度，我皆以爲很對。我還可代他總括的說出兩極端的人的態度：一極端以爲三民主義太高遠了，恐怕做不到；一極端又以爲三民主義太平凡了，恐怕思想要落後。由此兩極端，分爲兩方面。程度雖各各不同，終之湊不到有大部分人確信三民主義，乃是已成的現象。沒有這確信三民主義的共信，乃是互信必不能生。就是勉強貓哭老鼠的心平氣和，坐在一處，議了黨紀出來，那黨紀也不會生效力的。去年我說「若三揖三讓，做個形式的開會，止是醜醜醜的辦法。」若開會能開出權來，就是槍斃我，也不承認。」就是據了當時共信的距離太遠的緣故。信仰是靠着差不多盲目似的服從的。未信仰之先，自然當本了各個的自信，自由選擇。既然信仰了某主義，與萬千同人來共肩一責任，就不容再參了更高的理論，立出與主義抵觸的自信，去歧誤一般人的共信。

三月二十以前的國民黨黨紀，是靠了施羅庭得到大多數的共信。相信蘇俄

的幫助國民黨成功國民革命，是毫無惡意的。於是國民黨的要人強烈的做他的後盾。鮑羅庭又當然得蘇俄要人的共信，知道他的手段，拿得住國民黨的。自然一千二百分的做他的後盾。他更一萬分的得到中國共產黨的共信，把他看做是孤兒的奶媽一般，不但敢不做他後盾，且心悅誠服的做他後盾。他所手握的黨紀，有如許有力的後盾，安得不叫汪先生等至今記憶着他的嚴整呢。說起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那就可憐到如何呢。說到西山會議派罷，不幸而有少數搶飯碗的急色分子，（其實那一派都有）就全體蒙了腐化的惡名。他們若舉出三民主義的黨紀來，幾乎好像吃狗肉和尚念經，人家笑他是靠山吃山。說到三月二十以後的武裝及長衫派罷，在江西到武漢，貼出了打倒軍閥，打倒昏庸老朽的標語，便成了不革命的右傾分子，幾乎連累到中山先生也黯然無光。他們若舉出三民主義的黨紀來，又好像小老婆的兒子，要搶了木主來奪嫡。說到老牌的中央同志罷，共產黨是認定了他們做盾牌，他們也不好意思不留點老交情，那當然準共產黨的嫌

疑，很不容易洗除了。他們若舉出三民主義的黨紀來，自然不消說得，被人看做金箍棒，誰願意讓他送進肚子裏去攪呢？三民主義的黨紀，完全沒有後盾到如此，那裏會沒有再造的共信，能一開會就開出了黨紀來呢？

然而這都是國民黨以往的倒楣歷史，似乎現在空氣裏很有點新覺悟，說不定會商酌一個共信出來。共信生了出來，本着心平氣和的互信，黨紀自然立得出來。一切有力量的人，對於嚴格的個人私怨，還儘管可以不握手，不同棹吃飯；却拿着共信來，共做黨紀的後盾。黨的紀，一定會從爛棉條似的變成了純鋼般的有力起來的呀！

這個共信，莫有好於恰正三民主義，不高不低，不左不右，不增不減，大家差不多盲目似的信仰起來。

至若說黨內右傾分子，及一般國民，嫌三民主義高遠的，就要知道，如果我們中國要免掉流寇式的殺人慘禍，要免掉瓜分共管，要站得起來，不像現在濟南一

般的終於屈服，不稀罕孫聯帥吳玉帥給我們的一時苟安，而要在世界上站得起來，有個中國，那就張作霖是畫長州符的，不敢請教，康梁的湯頭散，去不了寒熱，陳獨秀的大黃硝朴，又瀉不起。要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乃是君臣相配得最道地，藥價也不能再便宜，效力也不能再穩當的一張方子了。照吃就是活，遲疑就是死！也不容我們再商量，再討論的呀！如果不相信，請回憶兩湖的騷亂，廣州海陸豐的慘屠，江陰無錫嘉定等處的燒殺。又試想誰在那裏引進了敵人，表面幫誰爭山東直隸東三省的地盤？骨子裏看做朝鮮一樣。這種殺燒，誰來收拾？有什麼主義，可去抵當？誰還能有些臥薪嘗胆的希望，可以希望着他，那就惟有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能完全實現罷了。

於是又要同黨內左傾分子討論，黨內左傾分子的新覺悟，就是堅言共產黨的不適宜於中國，惟有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一可喜的是陳公博先生批評工運農商運學運都有錯誤。他解說的透澈，

非我們草包所能夢見。但他被人指出一句狠危險的話，他說：「今日我們談話……以純粹革命黨的資格來談話，因我很相信我們爲革命，並且爲羣衆的需要而革命，斷非站在黨的立場而革命。」人家嫌他沒有中心信仰。他却祇承認「我話雖不大對，」還說了一篇大道理，要希望同志們接納他的意見。我以爲如陳先生那種頭腦銳敏，無幽不燭，無微不至的人物，敢說一句大不敬的話亦許子貢賢於仲尼，發起妙理來，會比中山先生青出於藍的呀！借問陳先生，革命在今後的宇宙還有若干個羣衆的需要，是不是層出不窮？人類的理論，是否能澈底？陳先生見到中國目前適宜三民革命，是從革命最高理論上判斷的麼？否在陳生先手裏，有朝一日，還覺着錯誤應當推倒了三民革命，拿出施存統先生所要求的自信來呢？我這種根間，決不是惡意的窘迫，乃是善意的商榷。便是施先生的自信，也是極有價值的名言。明天我們再來從長的討論。假使經先生們採納芻蕘，有一個共信出來，黨紀是先生們所致嚴的，或者也有個着落。

昨天因陳公博先生曾經說過，可不需要站在黨的立場，專對羣衆的而革命，我就覺得最感困難的，便是觀察需要。儒管如陳先生的見解超卓，彼所察觀，能突過尋常人。但他已經經過了許多錯誤，要後來自己糾正。最大的轉變，曾經進過共產黨，後來覺得中國不需要，就退了出來，仍舊贊成祇要國民黨。然陳先生能相信瞿秋白一類人的見解，能承認你的觀察需要，是對的麼？汪先生是國民黨相依爲命的人，他的觀察，偶爾拿不定，被我們毒罵他是共產黨的工具。豈知共產黨又如何稱呼他呢？第十四期「布爾塞維克」雜誌裏，瞿秋白乃有一句道：「契弟娼妓式的汪精衛已經滾蛋。」因爲汪先生見不到瞿秋白的需要，瞿乃站在革命立場上，如此刻毒的罵他。因此，我們自己一個人立在革命立場上，覺察出來的需要，有什麼再不錯誤的標準呢？那末別人就要問我，難道要把自己的自信力剷除了，才可

以入黨麼？我敢回對道：這是什麼話呢？自信力應當分一個應用的大小。入黨不入黨，那是一件大事。革命是隨着宇宙，將有千千萬萬次的東西，革命的方式，革命的需要，乃是千變萬化。我們未入黨之先，應該嚴格的商榷於自己的自信力。還是不黨呢？還是仗了自信，自己立一個匠心適意黨，叫人來屈從呢？還是省事一點，不要弄得世界上黨派紛歧，揀個黨來屈從他呢？揀甲黨呢？揀乙黨呢？仗了自信力，揀定了一個黨而且好像陳先生施先生問吳稚暉，不約而同相信現在的中國，祇有中山先生的國民黨爲需要。那末不及的如吳稚暉，便當仰而企之；高明的如二位先生，便當俯而就之。我們應該曉得中山先生組織這個黨，必定有他關連的一套，依了他的一套做，做出來才能如他的所定。若又要仗着我們自信力，把我們所見的需要，去更換他的需要，就很有斟酌的了。果然可以補充的，原也求之不得。若不站黨之立場來自信，那就很危險了！所以陳先生曾批評別人要另立第三黨，也慎重的以爲不可。並且我以爲改組的名目，也是說錯。只好說整理起來，恢復到剛剛

恰好的中山先生原物，乃是對了。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裏，有一段對汽車夫到虹口的譬喻。中山先生本想拿他熟悉上海路徑的觀察，以爲需要經過大馬路。豈知後來知道幸虧屈從了汽車夫，才不誤鐘點。我們既然相信三民主義最適宜于中國，我們有此大自信力，我們起碼用大不敬的態度，也應當看中山先生是我們老練的汽車夫，我們定應隨時抑制了我們的小自信力，立起一個差不多像盲目的共信來。有許多高明的人，如鐵一般的起了盲信總理的共信，就一定可以叫不知不覺的一般人，不來七嘴八舌，各有見解，鬧得施先生頭痛了。好多年前頭，聞得施先生還是一個無政府黨，他做了一篇「非孝」，駭得一般人當他怪物。我們立在無政府主義的立場上，就覺得三千年後一定需要，經過東沙灘的儉潔食堂，很注意這位小英雄。可是我們既然相信應在三千年以後，若對了現在，又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總理不菲薄孝字，知他也正是主張那相當的孝，並非主張不近人情的孝，那我們也就無疑無貳跟着主張了。所以此番施先生又要指定國民黨是農工

與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不是全民革命。並且說「從來沒有全民革命，否則於打倒軍閥，打倒買辦階級，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等等，都是無的放矢了。」國民黨偏重爲農工多謀利益，乃是一定的。但中山先生不贊成馬格斯的階級革命，革命不是專爲一二階級，是合智識階級，工人，農人，商人各階級，爲平民的全體，乃是載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軍閥，買辦，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是平民全體的障礙物，不止是一二階級的障礙物。就是無產階級裏，中山先生也相信他裏面有障礙物。故於民生主義裏說：「此等遊惰之流氓，就是國家人羣之蟊賊，政府必當執行法律以強迫之，必使此等流氓漸變爲神聖之勞工。」所以共產黨利用無產階級中之流氓，欺騙了農工，做成新軍閥，新土豪，新劣紳，新貪官污吏。現在斯丹林加拉罕鮑羅庭瞿秋白等，就是這種東西！我們口號應添個打倒流氓。打倒無產階級裏的流氓，就是除掉無產階級裏直接的害蟲。同除去「閥，辦，豪，劣，貪，污」爲「軍，買，土，紳，官，吏」裏除去直接害蟲，同一用意。這就是爲全體民衆除害物，就叫做全民革

命。不是拿四萬萬人合起來，做一個革命軍，一個也不缺，方算全民革命。若要一個不缺，方算全民革命，宜乎施先生要說從來沒有了。但說句傷心話，一個不缺，若對於中國國民革命，自然是做不到。倘然逼住了要同日本拚命，頂好是一個不缺的爲好。否則只要一個張作霖般的軍閥，做了奸細，就了不得了。施先生必忿然道，我們軍閥是要打倒他的，我們革命不要一個不缺。那末無產階級裏，也不是個個好的，中山先生就指出他裏面有流氓，如何可學共產黨，拿全階級來算做神聖，把革命全數交給他呢？但這個問題太複雜了，我的理由，是漫不充分的，況且施先生也並未主張階級革命。我對施先生瞎鬧這半天，只爲他要實地認識，有了自信，才有勇氣奮鬥。我說他認識的三條大前提，差不多是對的。至於結論，斷定沒有全民革命，乃是錯了。照了他的結論，有勇氣的奮鬥下去，又未免引到階級鬥爭，乃必定就有另一班人，又失了勇氣去奮鬥了，共信還是立不成功，所以我瞎辨幾句。我們是站在黨的立場來講，不止是站在宇宙間的無數革命的立場來講，不妨噲嚇點。爲

了黨有關連的一套，我們有勇氣的屈從了來講，「自信」雖不免抑制了一點，「共信」却容易確定了。

順便來批評馬格斯幾句：革命是道德上最高的東西，不是用欺騙手段，叫別人來盲從了，幫我們容易成功的。階級鬥爭，何消說得是歷史上的一件事實呢？這是歷史上的一件羞恥的事實，不是一件光榮的事實。因為到了沒有先知先覺去安排得各人有飯吃，就鹿死不擇音的騷動了。不必說「天下荒荒之際，正我輩得意之秋」，那種漢祖唐宗，是歷史上幸運的害物。便算馬格斯要達什麼共產革命的目的，譬之一家，有兄弟十餘房，貧富不均，馬格斯是個族長，你要苦心經營，安排到大家有飯吃，才算是有了一個好族長。否則若叫一半窮的，起來殺了一半富的，號於衆口，我叫大家有飯吃了，如此簡單容易，誰亦不會做。算是空前的大發明，真是無恥的暴徒。這種大發明家，隱在複雜的理論裏，被他居然把這種狗屁，放在學術界，已亘六七十年，真是宇宙歷史上的大污點！三十年前我們在巴黎，有人說起馬格

斯，便笑之以鼻。不料這一響，他交了賊運，又會大出風頭起來。宇宙進步之際，往往反先有小小退步，於是進一大步。決不是走直線，乃是走曲線的。交到二十世紀，一方面大倡廢止死刑的聲浪；一方面自從歐洲起了大戰爭，人類兇惡的性氣，一天暴露一天。不但馬格斯的狂徒，鼓吹殺人放火，便是帶了假面的帝國主義者，他斤斤於文明舉動，做欺騙世人的工具，現在却也不客氣的丟掉了，把真相揭示出來了。好像日本近來在濟南那種行爲，在歐戰前他肯做麼？但是總算帳起來，世界是進步，不是退步。馬格斯的病理學說，是一種進化時候的「發酵物」。他出來做陳涉吳廣李闖張獻忠，於是把新的組織，可以假試驗出來，如蘇俄一時之成功。（蘇俄一定快倒，比他好的出來代用，其說另詳。）把舊的假面，可令自己撕破，如今番田中不顧顏面的出醜。皆賴馬格斯的回光返照，使出他的「發酵」作用，做成進化的曲綫。朋友們努力一點呀！我們的東方的王道，恐怕就要登臺了，叫馬格斯做個掃台的前驅，好讓中山先生唱起一幕好戲，世界帝國主義者平和的都收到淨瓶

裏去，二十世紀不該我們文化最早的民族來盡義務麼？如何的一篇小道理，明日再貢獻。

人類已有了不少年數，總理亦斷定已有了二百萬年。人類的文化，用文字記載出來，中國止有五六千年。五六千年以前，就是所謂伏羲神農時代，差不多還沒脫了茹毛飲血的狀況。其時人民一小部落，一小部落，各自戴着一兩個强有力的酋長分居，名目叫做萬國。慢慢生出尤有大力的酋長，兼并了許多部落，遂形成出帝王及公侯伯子男。當時的大酋，智識止有他超過別人，借了原人時代的神話，自己往往兼了作君作師的兩大責任。五帝到三王，逐漸鞏固這個局面，這種世界，叫做貴族做皇帝。

自文字的使用，慢慢便利出來，由詩歌而哲理，到了春秋戰國，差不多相當於

西洋的希臘羅馬，東西思想文化的程度，大略相同。東方春秋有老子孔子等哲人，恰正希臘也有德黎恩貝圖克爾第的七賢。都不像古代人物，止有直覺，或最了不得是機警的狀態，他們却已有了彎曲的理想。所以政治之外，已要闡說政治原理。於是禮不下庶人呀，刑不上大夫呀，直到最近，又是秀才不能打板子呀，他們也自己爭得特權，向貴族分贓。但他們還不曉得自己來做皇帝，還是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把風險叫別人担了，止貪圖得些餘潤。因為做皇帝，說不定也要整備滅門。他們嚇制貴族的武器，就是保民而王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呀，暴君污吏，萬民離叛呀，一味拿多數民衆來做後盾。就是貴族的對待這班紳士，也是什麼天生民而立之君，什麼如保赤子，也引多數的人民來自固。中國自三代以來，想不出別的方法，所以有特權的士大夫，所謂「土豪劣紳」者，仍戴了貴族做皇帝，一直而至於宣統大阿哥。西洋的土豪劣紳，却想了法子出來。什麼大金牛章，什麼權利法典，竟頑一個「巴力門脫」出來，代用了太和寶殿。什麼皇帝總統，無非是祭則寡人，做

個寶塔上金葫蘆的裝飾品。土豪劣紳居然口稱代表國民，把貴族皇帝的世界，轉變爲紳士皇帝的世界。所以二百年來，叫做紳士做皇帝。

自從那隻瓦特的蒸汽機出世之後，海路也縮短了，陸路也縮短了，於是世界的門戶洞開。印字機用捲筒紙拚命的印刷，教科書呀報章呀雜誌呀，一天所出的言論，多過一千年所出的。於是土豪劣紳的權利法典，被措大流氓，一齊把西洋景拆穿，所以措大又向紳士革命。換言之，就是小資產階級向中流社會革命。他的後盾，還是被人借慣的蚩蚩之民，即中山先生所謂不識不知的阿斗，亦即馬格斯發明的無產階級。今日的無產階級，便是紳士時代的選民，也就是貴族時代的萬民，都還不過做人的傀儡，使人做皇帝的武器罷了。二十世紀是一定至少半個世紀，要措大做皇帝，亦可稱流氓做皇帝。

若真正要輪到無產階級的癩三做皇帝，以越飛之預料，還要候二百年。至於乞丐也起來做皇帝，恐怕要三千年。

所以共產黨教我們把一句打倒土豪劣紳做中心點，真是小資產階級眼睛裏一棒見血的痛快。因為土與紳是不見得我們就要打倒，而豪與劣却也非打不可。打慣了，自然聽見土與紳的名字，亦連帶生出厭惡，不知不覺會引到階級鬥爭的方面去了。他們要吹成無產階級的專政，而後措大的皇位好鞏固。也就像吹成民主政體的口號，而後紳士的皇位好鞏固一樣。於是共產黨自己固然多數是小資產階級，他對小資產階級的態度，果有好感否呢？正如徐謙所說，他對左派尤忌。陽面雖要利用他，實則忌他能努力，不若右派容易將腐化去打倒。因此共產黨的秘密文件，終說小資產分子易動搖，學生店員皆不得已而利用，均不可靠。連農民亦是小資產階級之一種，蘇俄初革命時即不擬加入。爲什麼小資產階級做皇帝的革命，倒疑忌小資產階級呢？這就是智識同等的，會拆穿他的西洋景。無產階級智識下於他，可供利用。也有如脫洛斯基則放逐矣，而一脚穿農鞋，一脚穿工鞋的卡列甯，便可以做他的終身總統，如英王之穩定。

蘇俄是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什麼共產黨？不過措大做了皇帝，流氓一齊富貴罷了。失業的工人，疊臥在車站的待車室，乞丐遍走城市，私娼每街都有。承加拉罕的情，請到北京俄使館裏吃飯。盛筵張設，大使呀，委員呀，衣裳整潔。細崽着藍甯綢袍，紅甯綢坎肩，伸臂託菜盤，謹慎小心，蹲身於貴客之側，仍安其無產階級之分。殺人放火得來的結果，如此如此，吾不欲言！

吾料其倒敗在即者，由其作僞太甚。不明白治權日移於多數，乃進化之自然，人智日進，自然治權由貴族而紳士，而措大。有先知先覺，或後知後覺之能力，自應對不知不覺之阿斗，奉以政權，而代肩其治權。既發見吹牛之共產爲不可能，實行新經濟政策，回復資本主義，近且獎勵富農，則奉卡列甯自做其英王，奉之如阿斗，斯丹林自爲鮑特溫，實做其諸葛亮可矣。即中山先生按切時世，實以政權奉之四百兆，使之有選舉，創制，罷官，複決四權，有如卡列甯。而以治權託之先知先覺，及後知後覺者，曰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有如斯丹林，則有何所異同，而不令鮑

羅庭誠心幫助中國國民革命？理應不誘一個中國人再入共產黨，待二百年後無產階級真有做皇帝的能力，蘇俄果然自己能行列甯之一套，中山先生已貫徹其遺囑所言，也未嘗不可相與再進一步。我十五年夏秋在廣州，惲代英、于樹德屢次引吾向大衆發言，吾爲此說，彼等皆笑面相迎。而不料一入兩湖後，要劇變如此。現在蘇俄自己國裏，已變到面目全非，据有位質樸先生說：『斯丹林在國內右傾，而存心要擾亂中國，却使專爲無意義的暴動，要鼓煽革命的狂潮。其用意是與日本的田中一樣，爲的是要時時有中國活動的報告，才可以維持史丹林在克連林宮的位置。』但這種活動，無非一天一天削盡他自己的面皮，要想活動，必至完全不活動。此賸到後面再來講。現在話太說得遠了，還回到把何以作僞太甚，要倒敗在即呢？什麼叫做作僞太甚。各位試想一個革命成功了十年的國，還是無論何人入境，必要經過最麻煩的手續，才能允許。在他國裏一舉一動，必要監視。這種日日戒嚴，禁人閑語的狀況，人爲的組織，你想會持久不懈到幾時？共產黨員止有六十萬

人他的兵隊，至少數十萬。六十萬的黨員派去監視軍隊者，至多十許萬。以一人監數人，目前組織不鬆懈，自然鎮制有餘。萬一偶爾疎忽，讓處心積慮，受其壓迫的多數，有商量的機會，而內變何能不起？一夫夜呼，亂者四應，乃是壓力甚大所必有之反應。所以料他不出五年，必有變動，決不會防範如此詭譎之人境，能長治久安的呀。

至於史丹林，下了惡毒決心，引誘中國共產黨為殺人放火之活動。他又要被中山先生說看錯了中國，他以為中國等於野蠻，能把威力制服。不曉得她是文化最古之國，儘管暫時衰弱，却最能消極抵制。而且愛好和平，深惡痛疾的是暴行，把暴行的人看做洪水猛獸，面目全失，決不能視之為英雄。所以黃巢朱溫，儘管或成或敗，一樣被人厭惡。至少亦須約法三章，假仁假義，才能勉強奉戴。尤其是最近共產黨得了史丹林之嗾使，其走極端的方法錯誤。他現在的主旨，不管有意義與無意義，能殺一個人，便殺一個；能燒一間屋，便燒一間。欲以千百個的小暴動，激起一

個大暴動。其同黨若有計算燒與殺有否效用者，卽斥爲機會派。此等盲目的胡行，凡稍有理性者，便少肯相從。所以有位學生問我，共產黨殺人，大約殺的是土豪劣紳，殺之是也；而放火又胡爲者？中國房子最少，何不把有產階級的房子，給無產階級住，燒了太無意識。我說君要作此討論，所以他們早說學生是小資產階級善搖動，不能靠他，只好偶爾利用。最要緊的是純粹工農分子，兵警則擇其愚蠢者，小官長便靠不住，決決不收。爲什麼一定要如此？却不是爲有無產階級的資格，乃是利用其愚。倘對一鄉農及粗工，說之曰，汝若如此，若輩豪劣，享受如彼，盍不取而代之？則百人百信。然動人以利，易信亦易敗。止須數次爲軍警所格殺，或捕繫纍纍，則又相戒曰，莫想吃好飯，連吃飯傢伙而失之，卽鳥獸散矣。如此作弄愚民，徒失有智識者之同情。卽或對方便其煽惑，果如目前官中之腐敗，止恃軍警剿壓，甚而株連冤誣，我儘能盡量應許，或能給今日共產黨以便利，使之成功流寇，足以擾亂數行省，連亘五六年，但不過還是有最後之末日。幸則自有變相的莫索里尼，能還中山先

生的故物。不幸則暫時瓜分。共產黨殺人放火的行爲，止是一「發酵物」，決不會成功。

所以有最後一忠告，外有史丹林之詭謀，內有中山先生之遺訓，內外相權，認識爲當審慎。農工之利益，應由先知先覺，及後知後覺者，奉而予之。所謂農工之組織，卽予之之機關。不當任憑政府無能，必欲促農工自向政府爭利益，所謂農工之組織，必爲爭之之機關。倘我輩不願向政府爭能，定欲爲農工組織爭利益之機關者，非但定爲共產黨利用，且立任何革命立場上，則爲需要，而立中山先生三民主義革命立場上，決不需要。若爲國民黨，而不設有能之政府，不行民生主義，而予農工以利益，猶待農工自爭之，則使中山先生之顏面，已掃地無餘矣！雖吾爲此言，吾甚愧由我爲之，必成不兌現之支票。然諸公毋妄自菲薄，中山先生屢言歐美止物質文明有進步，而政治學理，尙不及中國。彼所發明之三民主義，西人所未嘗夢見也。我等既忝爲其信徒，盍不鞠躬盡瘁，一試之乎？果於此而得共信，黨紀必無難確

立矣。

說到有能政府，則汪先生所謂修明政治，整飭庶務，果誰能之乎？則汗發於背矣，明日請繼此而論之。

汪先生致陳樹人先生的信，他結語說：

弟非肆口詆謾吳稚暉等，果彼等能修明政治，整飾庶務，則弟尙何言？不然則是非終有大白之日，國內同胞，黨中同志，必知所擇。未必總理畢生苦心，遂爲若輩毀壞以盡也。

阿唷唷唷！汪先生要想把一副重担，挑到幾個老朽昏庸的朋友肩上來，求同胞同志申念他，請他東山再起，這是汪先生大大的弄錯了。我老實在這裏再發一句狂言，若就汪先生的志行學識資格而言，實是一個惟一能修明政治整飭庶

務的人物，不必到是非大白，同胞同志，至今在這裏申念你，可是先生若還是跳來跳去，不能毫無偏倚的安鎮中樞，不問何派，止是進賢退不肖，那末，「刀加吾頸，槍指吾胸」，我還是敢說先生也修明不了政治，整飭不了庶務！先生也一定要担着毀壞總理苦心的責任的。先生所謂「吳蔡李之徒夙以君子被稱於世」，蔡李也

不敢替他們客氣，當然還不是小人。然而他們也自知止有庸德片長，當不了什麼大任。吳稚暉十許年前在法國土魯斯已經對你自供過，是個小人，去年又在報上聲明。不過蓋棺以前，經的願意自勉於有忌憚，所以也不敢担任什麼一官一職，去禍人家國。自從先生上了法國，我背誓到過南京黨部兩次。一次是爲漢口追求得粵委員狠緊，有人叫我去調解的。原也用不了我做這種事，我這富於妥洽性質的動物，任憑先生們嗤之以鼻可已。又一次是濟南出了事，五月五日開紀念總理就任總統會，我去看看，聲也不會出。又去過南京兩次，一次住在西花廳，我爲江蘇教育經費去的，措朋友的油，省却房飯錢，住在官中，偷占一點官氣罷了。一次是開

住在張靜江先生的新屋裏，譚張兩先生爲了濟南事件去前方接洽，我跟着去看日本人的紅眉毛綠眼睛，到底是什麼樣子。那裏知道鎮日介坐在車站上的車廂裏，止看見兗州一抹的城牆，在途中還看見不少鸚粟花。回到南京，胡裏胡塗，也算在出差的一個裏，曾到國府會議席去旁聽過一次，還屢說了幾句話，自以爲因濟南是件大事。所以問我坐在中央黨部去修明政治過麼？或坐到國民政府去整飭庶務過麼？通通不會。所有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裏，還大半都是汪先生第四次會議時站在左邊的人。現在政治是實在不大修明，庶務也實在不大整飭。他們裏頭，也自然終有少數，不算是好官，在修明整飭上，減少光彩。然而也決還算不上一定是他們的過失。一是到底還是軍事未定，免不了有些軍政時代不得已的狀態。二是跳的跳，罵的罵，到底那一個也有些錯誤。機關鬆懈了，或者說紀律廢弛了，還沒有恰當的回復。因此大家都說我是負責任，都是別人不肯如何如何，阻住了進行。所以止要拿汪先生一封信裏自己的兩段話，並載了出來，就曉得共信的必要才。

有紀律可言。

汪先生在答復駐法同志書中有云：「凡黨員中之稍欲保存本黨改組之精神，注重組織與紀律者，皆被吳張蔡李輩目爲共產黨，準共產黨，共產黨工具，假手李白李黃輩以捕殺之，惟恐不盡。其結果將使一般武人皆努力於跋扈，一般文人皆努力於無恥，以求免於共產嫌疑。於是本黨改組之精神，消失淨盡，而本黨亦隨以俱亡。」這段話汪先生心花怒放，罵得反共分子顏面盡失。幸虧現在跋扈之氣尙帶三分的，及「無恥」錢的，還多半不是反共分子。

汪先生函首又說道：「加以弟等當時專心致志，與此等反動分子爲敵，遂使共產分子得以乘間抵隙，漸成坐大。」

坐大的結果，不但精神消失淨盡，居然人家貼出標語，「打倒三民主義，打倒青天白日旗，蘇維埃政府萬歲。」汪先生的專心致志，畢竟可笑的。吳張蔡李也偶

然專心致志，就終歸罪大惡極了。幸而精神失了，還賸個軀壳在這裏，可以候別人再來打針。但却不要還是專心致志，專在精神上用功，那末人家不客氣還要坐大本黨的名目都隨以俱亡，我也太小氣的不敢不致意的。平心氣和了，想到坐大的危險，別人自然也不努力跋扈，努力無恥了。所以在夾縫中商酌一個共信出來，那是必要的一件事。若照汪先生三四月言論態度，終還欠點高明。但這是絕對已過的孤憤。近日的汪先生，早已回復了研究宋元學案時代的狀態了。（所以他還有屢次挑動別人的感情，說我們要用無政府主義來替代共產黨，那末也恕不詳答。他的夫人陳璧君先生也是無政府主義信徒的一個，我們有此密約麼？）偶然李先生說了一個分治合作，我們還慌忙解說，止是精神，毫非政制。乃觸了民主集權說的不愉快，想是用無政府來破壞總理的主張。其實總理主張在建國大綱裏，明說「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又把這句話載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那裏是一定要民主集權呢？分治合作的精神，倒確乎有點的。然而拿分治合

作的名目，定起改制來，李先生也無此策畫，我在中央日報發刊時，也應和于右任先生，批評不相。當終之汪先生居然認我們爲政敵，是他大大的錯誤。我們窘迫他得利害，自然有的。然無非阻止他引起共產黨坐大。他却有點中傷我們的人格，使我們說話沒有信用，這是他的錯誤得不可名狀。你想，我們去年四月十一日，兩次再三磕頭求拜，請他俯納忠諫。他毫不見納，把開會等等的廢話來延宕。那末牛皮要吹得大一點，天下後世，自有公評。四月上海的大燒殺，再遲兩天，必可起來，開會開得及制止的麼？十二月廣州的大燒殺，畢竟不會免了。否則其時江蘇方面的到處大燒殺，亦必引起。不恤得罪了汪先生個人，方算慢慢止在無錫江陰鬧點小把戲。汪先生兩次要開會來搪塞，簡直重一點取笑，與王莽的天生德於予，鄭元向黃巾講孝經，將毋同。且汪先生上了法國船，我們安心了，畢竟寫了許多原諒的說話，登在報上，深望汪先生同加富爾一樣，去山中住了一陣，省察他的缺失，再來肩起大任。汪先生理應明白你的資格，乃是國民政府的領袖。我們止是你的山中

朋友。你是應當受我們罵的，我們應當罵你。你若復諫違下，那裏還像一個領袖；我們若不於緩急時能破口罵你，那我們就是你門下的厮養了。能說我們借此出鋒頭，是我們自己清夜捫心時會羞愧。你止當容納芻蕘，不應配單單樂就厮養，那是一定的。只是修明政治，整飭庶務，領袖人物的第一要德。時勢固然變到馬格斯出鋒頭了，然這點跳不穿的原則，還恐怕在有效期內罷？中山先生不菲薄相當的舊道德，任他共產黨去笑阿木林，我們信徒，還是盲從的好罷？我屢屢貢獻先生，說一個忍辱負重的領袖，最要擔負得起歷史上的錯誤。黨的存亡，全靠堅定不搖的信仰。否則若講理論，叫呂祖謙來做東萊博議，把死人也可以說活，活人也可以說死。因此我同施先生討論非孝，差不多二千年前，蔡伯喈也知道物寄瓶中了。還說個故事給先生聽聽，那位李龍枝先生，所謂大名鼎鼎的共產黨巨頭李立三。

他拚了一位異性。那自然這是家常便飯，我雖還不敢必做，別人做了，也毫不願批評。那位異性，先有一兩歲的小孩，又被李先生賣了。這也毫不

足爲共產黨叫奇。那異性哭而追求，不忍割愛。李先生解說起來，却新穎極了。他說，我們的糞，是一種人窠裏撒出來的，小孩也是一種人窠裏撒出來的，糞捨得賣錢，難道小孩就捨不得賣錢？他有這種空前的理論，自然呂祖謙拜倒，宜乎他要坐共產黨首席。

這是沈玄廬先生的夫人聽見了，毅然決然同沈先生一同退出共產黨。理論是日新，又新，又日新，到一個相當時期，無論若何新奇的理論，也可變爲常言俗語。可惜倘若時世錯誤了，也會鬧笑話。止管思想不可落後，一個人，也會共產黨，無政府黨，無人道黨，無畜生黨，要幾萬年慢慢用千萬個人分担的，在幾天裏就做完了。那末什麼「總理苦心，毀滅殆盡，」消失淨盡，黨亦俱亡，」都會變貓哭老鼠，被人笑做門面語的。

以上反復推論，似乎也是追理舊怨，暢快報復的。或者不免夾雜一二分，慚疚得很！然主旨是望汪先生早點回來，倘然俯納芻蕘，減少點跳來跳去，要明白那裏

一派都有腐化小人在內，也都有優秀分子，領袖人物止知進賢退不肖。以汪先生的德望，不患政治不修明，庶務不整飭。我既絕對不負南京腐化之責任，則亦不必爲之曲恕。但在我心中的公道話，則不可不吐露。目前南京的官人，幾乎還不及軍閥時代，或是確的，或是責望太殷了，從而失望太過，也未可知。若說黨比兩湖時代還好，（其時對內幾沒有黨，但據對外之程度說，所謂黨人可敬是也，現在不過是黨人可憐罷了。）比廣州時代，確乎大不如。所以十五年五月科學社在廣州開會，大家聚而討論。公認黨是好的，軍是尤好，政府也還好。廣東還有不好的兩樣東西，一是官，二是匪。到了武漢，黨是盡變成匪，官是依舊不高明。某人賊款累累，某衙門是家庭縮影，還高明出若干來呢？南京的官，自然就是廣州的官，再搬些北京的過來。匪是共匪而外，綁匪搶匪，異常猖獗。政治的不修明，庶務的不整飭，還有一毫可以諱飾麼？所以蔣先生到開封去了回來，頭一句就說：「我們遠不及他。」他文日致你們一電，勸你們迅速回來。先商諸譚張諸位，我們贊成連夜拍發。不過不敢附

名於末，恐被好笑罷了。實在望先生回來，是極誠意。但始終願做諍友，不願做廝養，請你原諒！說了許多廢話，不曾討論修明與整飭一句，更待明天，再拉雜來貢獻。

什麼叫做修明政治，整飭庶務？未免太籠統了。我們必要先來問什麼叫做三民主義？請最淺顯的解說解說。

曰民有 中國的事情，必要中國人來做，就有民族主義。

曰民治 用怎麼樣方法做呢？就有民權主義。

曰民享 做的是什麼？就有民生主義。

三樣是一貫的，胡展堂先生亦稱他是連環的，不能止做一樣，舍了其他，亦不能做了一樣，能告段落。且是前一樣是後一樣的整備，後一樣是前一樣的條件。一齊做成功了，才叫做革命成功。否則止是「革命尙未成功，同志應當努力！」沒有

貫澈那一套，遺囑也終歸要讀。沒有貫澈那一套，就不應顧入別的需要。破壞的革命，便是打倒滿清，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建設的革命，廣義的包括得粗疏一點，也就可以叫做修明政治，整飭庶務。（狹義的講，原是汪先生卑之無甚高論，責望南京的小康，庶務不過說是官中細務，若講廣義，便包括了衣食住行直接民生的各務。）修明政治者積極方面，便指政權有效，治權有能，消極方面，便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皆置於法是也。整飭庶務者，衣食住行皆備，地權平均，資本節制，民生既遂，則國計自裕是也。既富且強，絕不願去侵略別人，而且還去幫助別個民族，所以民族主義，並非狹隘的國家主義。國家主義止知己國，不顧他國。無力則抗似相同於民族主義；有力則侵，便變成了帝國主義。而且國內民族一切平等，乃個個國民，自不消說得尤其個個平等，故民族主義的民權，是全民有權，所謂直接民權，並不偏於何一階級，使用了這個權出來修明整飭，完全為的是民生，不是從前號稱富強之國，止顧國計，把民生止做個口頭的裝飾品。把民生弄好了，衣食住行，莫不富

足，亦就莫敢或侮。富強乃是自然獲得之效果，並非預算。預期努力的，止在民生；因爲民生一解決，即無社會不平的發生。政治革命了，社會也包括了革了命了。豈不順理成章的恰好麼？若是共產黨的變法，把一切生產破壞了，把一階級向又一階級，革了一個政治的命，兩階級嚴陣相待，所以革命了十年，還天天戒嚴，沒有工夫去發達那衣食住行。沒法了，只好縮到仍用資本主義，盡多了一個防範別一階級反動的麻煩，衣食住行，止夠敷衍，毫無富足之可能且亦要保持無產階級的體面，不好意思富足，真正叫是吃了「砒霜藥老虎」的辦法。社會革命的成功，反輸英美帝國主義國家，止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容易；因爲正是有產可共。所以若還要不爲農工謀利益，止管領導了農工，使他們自己出來爭利益，爭到好像湖南，田也一齊荒了；好像廣州漢口，工也沒有做了；就是上海，廠都坍了，工也少了，罷工之後，本領也完全喪失了；竟同三十六個黨一樣，吃點打飯罷了。若存心欺騙，把他們來擁護自己，造成巍巍。那也不必再討論；若果然是愛他，如何擇術不慎，反害了他呢？

我爲什麼七零八落，講了這許多廢話呢？因爲若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自有建國大綱，總理開示我們的次序。果然共信了，容易着手了去修明，去整飭，若還會用別人迷惑過我們的紀律，正主張嘯聚了農工，來同政府革命，替共產黨造機會，那政府就焦頭爛額，防範且不暇。所謂專心致志，救亂不迭，腐化分子自然因而坐大，那裏來修明，那裏來整飭呢？若云利用工農，本止要推倒異己，然請君入甕，自作的，將來還是自受，終引成了打倒三民主義，打倒青天白日旗，蘇維埃政府萬歲之局面，國民黨何在？中國何辜，必欲造就澎湃瞿秋白之徒，高拱克連林宮？今日奉工農若帝天者，異却日使之疊臥車站，行丐於市，賣娼於牆隅，果失何心，忍而爲此總理太息病悼於法國山岳黨之暴民革命，卽當時不好意思斥言蘇俄，乃借以垂警耳。

但有人說，喂，朋友！你說了七天廢話，破碎支離，那裏有陳公博先生做的「國民黨危機及錯誤」一篇，說得多少整齊，多少透澈，差不得你說的話，他都說了，還

要比你說得透澈，說得周到。就是你舉出總理的建國大綱來，他正就要從大綱第二條「對於全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做起。故批評農運工運等錯誤，切實周至；又對了三條四條，軍政訓政等，做下去，要求黨部政府一貫，要有個專政政府。（按：這不如用總理的法子，叫做賦予全個治權的有能政府為好。）要統一政策，運用敏活，組織嚴密，成分有標準，紀律要嚴緊，黨員要訓練，工作要檢閱，這樣的做上去，自然國家亦有整備，可以有實力打倒帝國主義。（這尤其是陳先生帶了美國色彩，目光如炬的地方。否則濟案忍辱負重，口說臥薪嘗膽，實則止弄點兵式訓練等的虛槍花。手裏沒有毛瑟槍，只好拿毛竹槍，還是過了一陣，依然嘻嘻哈哈，到禍事臨頭，再憤憤不平罷了。所以要整備，就要整備實力。）那末你叫別人去讀陳先生的文章好了，又要你來說廢話做什麼呢？

我說，最近的「貢獻」雜誌我是沒有見過的，月初在南京花牌樓，買得全份。我想陳公博又搗什麼鬼，一定為第三黨張目了。剛剛要到徐州去，細細一看，他雖然

不滿意我們的地方還多，我却佩服得極了。但我要想把他誤會我們的地方，伸說幾句，把他還不免暗要上當的幾點，貢獻幾句。他的大段策畫，都願叫別人誠心去采用；會要想將他原文，逐句詮釋了，叫大衆注意，豈知沒有工夫。後來却又得到汪先生最近的言論，他誤會還是更多，要答復汪先生，所以就將我的支離見解，與陳先生有相合處的，儘了我的偏見，寫了出來。現在講到陳先生此後矯正的做法，很願請他們完全照做。汪先生儘可同了蔣先生所請的幾位，馬上回來，我們去年打倒那紀律，完全爲紀律愈緊，好比本不喜歡蒼蠅，却把引蒼蠅的腥膻塗在身上，必定愈造共產黨入侵之機會，所以忍痛的打翻他，這就是汪先生四月初三，反同陳獨秀共發宣言，把我們駭瘋的。實則我們那裏要來無糞占毛廁，想代大匠斲，失了我們的浪漫自由呢？我們很望你們有紀律的來做。回憶當相信共產黨真心助我們的時節，我們做了不少文章，在北京爲共產黨張目。去年三月二十四，我還特約上海著名的共產黨人物，聚到我的家裏，勸他們不要做出土耳其的分離來。他們

口是心非，完全一天利害似一天起來，這是爲什麼呢？要原諒他們，就是他們完全立在黨的立場上的緣故。而且共產黨是決不許別人來修正他一毫的，應許別人的完全是假話。所以我們望蘇俄來助成了國民革命，再共進一步云云，完全是我們的夢囈。因爲我們黨裏，除了中山先生一個，他也是用和平手段，不許別人修正他一毫。其餘右傾的罷，左傾的罷，無一不是好好先生，允許別人來修正。右傾的，應許立憲派，進步派，國家派，甚而軍閥派，都可以來修正。因此宋敦初先生言民生主義可以緩說等等，皆其適例。左傾的，止要在革命立場，能夠思想不落後，無政府罷，共產罷，社會主義罷，都可以來添補中山先生，作個調和。

不站在黨的立場上作危險，我已借陳先生的需要，及施先生的偏於小資產及工農階級，三重四複，討論得可厭了。但是結晶的還要向陳先生商量。先生所謂「國民黨是代表小資產及工農的利益」這句話，若就事實方面說，也是對的，恐怕在理論上就有毛病了，若說國民黨偏重了爲小資產階級及農工謀利益，是一

無毛病。猶之乎說一個人他對兩位兄弟，偏重爲弟弟謀利益，也就見得並不排斥哥哥，若說他是代表弟弟的利益，就顯然有止幫了弟弟與哥哥算賬之意。中山先生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他注重民生，要使人無甚富，無甚貧，大家有飯吃。那末，他的國民黨是代表全民的利益的。弟弟太貧，當然要想法子在哥哥身上去補助點與他；然而哥哥也得保護住他的不甚富之富。若光代表了弟弟，即使有時也饒赦哥哥。那末，哥哥不是被保護的，乃是被人刀下留命的了。所以毫釐之差，幾乎可以千里，代表任何一階級的，就會引到了階級鬥爭。代表全民的，才能以民生爲中心。本了這話，站在革命立場上來調停，陳先生與譚先生談話時，爲友誼的讓步，使非我非你，「三不管」了，（便是第三黨了。今雖未有其名目，勢必趨於其途。）可以彼此接近。但若不能嚴格的確守黨義，而竟容許革命的需要來修正，那末陳先生要「回到黨裏去」，回到那一個黨裏去呢。陳先生最不贊成的是理論矛盾，這不還算矛盾麼？

所以共產黨固然也是世界上一個革命黨，然他的手段既凶惡，又必不宜於今之中國。我們又共認中國止有國民黨相宜，他又刻刻要想進攻國民黨，取而代之。因此日本倒可以與蘇俄親善，我們倒必要趕出他的使領，豈非我們待世界革命黨，反無帝國主義者的寬容麼？似乎理性上說不過去，然事實不能不如此。那末我們還要嚴格的趕出階級鬥爭的理論！我們絕不許他們活動！儘管朋友，我們不能遷就了，同他作第三黨。不是我們的革命程度反低，亦事實不能不暫且如此。

老實說一句罷，左傾的朋友，若不絕對的絕了惡緣，那末決不會嚴律右傾的不腐化。陳先生的策畫儘管人人五體投地拜倒的，然而若被人疑心他是假的，便那裏會放心託胆，讓我們發軔去做呢？若必要排清了右傾分子才做，那就未做之先，人家早疑心一篇的道理，止是貓兒哭老鼠，不過要立個第三黨來，自達目的，有無驅除而已。那末，所謂北伐完成後，正將多事，混戰局面，必再演一套重亘數年，共產黨必出來兩面臭罵，以求其漁翁之利。否則左傾分子再與共產黨修好，結果共

產黨不許人修正，還是一則降服；二則混戰。

汪先生哪！陳先生哪！我們明白你們反共是真的，但你們無心引共，還是利害的呀！故若不能嚴格的立在黨的立場上，起一個共信，則黨紀是立不起來。黨紀立不起來，政治也不會修明；庶務也不會整飭。現在是很接近的時期，大家一心反共，一心反腐，不管朋友不朋友，不問冤家不冤家。凡是好的團結起來；凡是劣的管住了他。凡是法律要除的，除掉他；還有什麼共信不會立，政治不修明，庶務不整飭呢？姑止於此，有機會再來講講什麼人，應怎麼；什麼事，應怎麼辦罷。

一九二八年，五月。

國際語問題及其解決

陳兆瑛
于道泉譯
實價二角

此文係 Daniel 原著載在世界語基本文選一書裏，共分八章，對於國際語是否需要，國際語能否成立，何種語言方可作國際語；世界語 Esperanto，有否作國際語的價值，等等問題都依據邏輯一一分析並解答，一九〇〇年法蘭西科學促進會開會時曾在會場宣讀，因此文把國際語問題的各方面都詳細分析，不偏不倚，使反對者無可藉口，所以羣認爲此問題的名著。